

現代作家叢文

張天翼文集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套

張天翼文集

現代作家叢書第九集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關於刊行現代作家文叢

本文叢原來定名為新文學叢書的。這是比較大方的一種名稱。但書店方面因為刊行了今文學叢刊，恐怕混同，要求改為今名。考慮結果，覺得沒有什麼不方便，就決定下來。

關於本文叢的編選和刊行，其主要原因，不外爲了街坊間盜印作家的著作過多，損害了作家的版權，影響了作家的版稅。其次，那些盜印書又大抵非常不負責任，不得作家同意，隨意竊編，隨意闡割；而封面的庸俗，印刷的惡劣，尤其餘寬，但偏偏以「代表作」、「傑作選」欺騙讀者。爲消除這一唯利是圖的惡劣風氣，爲保障作家權益，以及爲使讀者不再受欺騙，本會乃於本年夏季代表作家向各盜印書商交涉，同時代表作家版權，在春明書店刊行了這一套文叢。

這是一樁頗爲艱辛的工作，盜印書商之所以敢於公然盜印作家著作，有其歷史的原因。但交涉結果卻相當圓滿。盜印書商知道盜印作家著作於情於理於法均有未合，是有背良知並且犯罪的行爲，大抵都在本會所提出的「最低條件」之下合情合理的解決了。自然，街坊間還有若干盜印書商在，但事實會告訴他們，肆無忌憚地吮吸作家的腦汁心血，在人情法理都不容許的情形之下會有怎樣的結果的。

作家與出版家是站在一條線上的友伴，他們的使命與目的是共同的，應該親密地合作。因此，現代作家文叢的刊行，算是本會作家與春明書店正式合作的開始。

目次

第一輯 小說

砥柱	一一
族途中	一九
中秋	三一
出走以後	四一
皮帶	五八
荊野先生	七六
報復	一一一

第二輯 劇本

時代的英雄	一二八
老少無欺	一五六

第三輯 通訊

創作經驗談	一八四
-------	-----



848.6

8973

第

一輯

小

說



國家圖書館



004038330

砥柱

黃宜庵老先生斜躺在他的鋪位上看書。右腿擱在左腿上，腳趾用勁梳開着——讓左手在那裏搓腳了。書上的字像水影子那麼晃動着。

「還不回輪裏來！——這死了頭！」

他視線移到老花眼鏡上面，狠命斜了輪門一眼。

外面官輪客廳裏嘈嘈雜雜的，還混着一些茶房與高彩烈的叫聲——「客人，身體！客人，身體！」

什麼地方有人在那裏大笑，談着女人的事。不時聽見吱吱吱的聲音，他這七號官輪裏就給漏進了大烟香，跟船上的魚腥臭混出一股怪味兒。

「該死，啵！」

他把左手送到鼻孔邊聞了聞，就套上了襪子，拖着他那雙雙標鞋跨到門口。

這回——他無論如何要把貞妹子喊回來！一個正派的人總不能讓自己的小姐那個——成什麼樣子！

於是他猛地把門一拉……

可是他祇開了半尺來闊，好像準備要跟人拼命似的——先湊出他那張長臉子去探探動靜。死魚樣的灰色眼珠斜出了眼鏡框——往官輪客廳掃了一轉。

他那死頭了還在跟那個胖女人談天，連臉都沒回過來一下。胖女人仍舊解開了衣扣，滿不在乎地露出那個肥泡泡的奶子喂着小把戲。她臉上還浮着微笑，彷彿她有那麼一對豐滿的奶子——就值得驕傲似的。

門口這位老先生知道她這回已經換了邊他先前張望了兩次——祇見過她在邊的那一隻原來兩隻都這麼白

有幾個男子漢在旁邊談話里咕嚕議論着，笑嘻嘻地睨她們幾眼。坐在鋪上的一個小夥子可一個勁兒盯着那邊，張得大大的，似乎要把女人的什麼東西吞下肚去。

祇有躺在炕牀上的那個中年人沒理會這些。他拿着一本小書在看着，翹着一條腿子，把一隻手在袴襠裏搔着什麼。

「這傢伙一定有『腎囊風』。」黃宜庵老先生想。「哼！該死的傢伙簡直要——簡直要——」
「叫官廳來捉那個胖女人……」

他開了門，挺着鐵硬的腰板子又回到自己鋪位上。

船身劈着水——嘩嘩地叫着。底下機房裏打樁似地發出一下下沈重的響聲，叫人覺得自己的心臟給誰槌着。有人在打哈哈聽來似乎就在隔壁輪裏笑完了又是一陣——吱，吱，吱……

他老先生忽然又想到了那個「腎囊風」。那傢伙到底看的是什麼書呢，那麼起勁法？
「一定是傷風化的東西！」看那書殼子就有點像。

他不放心地又去拉開了門。他皺着那雙濃重的眉毛等着，把臉子伸出到那扇張開一小半的口子外面，像上着夾板似的。

等到他的小姐偶然一看見了他——他馬上翹翹下巴叫她進輪裏來。

「你跟她談天的那個女人是哪個？」他拉長着臉問。

「一個同學的嫂嫂。」

「莫去跟她講話曉得吧？……一定不是什麼正派人……做人總要小心總要——總要——唔，曉得吧？」

貞妹子睨了他一眼，落聲沒息地噓了一口氣。

做父親的坐到鋪上，脫了鞋子。他用力突出了下唇——又慢條斯理地說：

「並不是我喜歡責備你……做爺的自然想要兒女做個好人，沒得閒話給人家講。你看，剛才那個女人要是個正派的——她怎樣會當着許多男人家的面解扣子？男女要沒得個防範，何以異於禽獸呢？……無論天下怎樣變，一個禮字是要講的——無論如何……」

這里他說下了襪子，拿右手中指在腳丫裏擦幾下，然後送到鼻子跟前聞着。

「莫講別的就是在自己的私室也隨便不得，更何況……」

隔壁有個響亮的嗓子打斷了他：

「……哦是的那個堂客是個三開門，嘴巴好……」

接着就有膩膩的笑聲透過板壁來。

黃宜庵老先生身子一震。可是他挺了挺腰，裝做沒聽見的樣子。乾咳了一聲，他又拉長着臉子談論起來。眼珠子斜在眼角上，看守着什麼似的盯着他女兒。

他認為那種傷風敗俗的傢伙該給鎖到牢裏。唔，他決計要上個條陳給省長——一定會採納。

那位小姐靜靜地坐着，右肘撐在腿上，下巴擱在手上。眼睛動也不動地看着那個圓窗子。她好像在老遠的想着些什麼，又像什麼都沒想。

岸上那片田地襯着炒米粉樣的江水——就更加顯得綠油油的好看。叫人恨不得倒到那裏去睡一覺。天上流着些白得發亮的浮雲，跟遠山聯成了一片，彷彿一伸手就可以摸得到。

裏面可祇滾着黃老先生那種沈重的嗓音。有時候還夾着吸鼻子的響聲。

他談到了他自己。他教訓兒女的時候老是拿自己來做榜樣的。於是他把擦得發了燙的左腳放下去，換上右腳來。把手指捻了會兒，他又背着他那那一套。他在地方上那麼有聲望——並不是因為他家裏每年有三白擔租穀，也不是爲了他當過秀才又學過法政，祇是因爲他做人不同些。

「哼，新派，新派……」他如今到底醒悟了——曉得齊家治國平天下還是要有根底的。你看，樂縣長也想請我去講經書，可見得——唔，曉得吧……我祇要你們學到我一小半，祇要你們不爲流俗所染，就足矣足矣了，我也並不想叫你們當聖人。我是……」

下面的話又給埋到了隔壁的笑聲裏。

他皺了皺眉，把要送到鼻邊去的手指停在半路上。

「真妹子，我講話你到底聽着沒有！」

真妹子驚醒了似地回過臉來，彷彿到現在她才知道她老子在跟她談話。

老頭兒歎了一口氣，搖搖腦袋——

「不開口了罷，橫豎沒人聽……近年來做官做府的倒也上了正軌——巴着要我講點至德要道，而親生兒反倒把我不當回事！」

這就送手指上來嗅着，閉着眼，打嘴裏哈着氣，似乎專心要讓自己在這裏面沈醉一下——免得去想到那些不快樂的事。

過會兒他可又忍不住要開口：

「唉，十六七歲的小孩子了——還不曉事……你祇要問問你孀媽就曉得：我跟你孀媽相處了三十多年，夫婦從

來涉說過一句玩笑話，唔……你媽媽一輩子沒在生男人面前拋頭露面過……禮也者，爲人之本，女子更其要那個，曉得吧？」

他噓了一口氣，把脊背往板壁上一靠，拿起那本書來。

「倒杯茶！」——眼睛都溼漉漉起，祇用手指蘸着唾沫，慢慢地一頁一頁翻着。

伸手接杯子的時候——他瞧一下貞妹子的臉色，他心窩裏忽然有癢一下似的感覺。這孩子到底算長得出色的。這回準可以把親事說好，從此以後易總辦就是他的親家了。

於是他用種品味的勁兒啜着茶，噉噉嘴巴，說話的聲調也和平了許多：

「貞妹子我告訴你：我並不想叫你繼承我的理學，然而做人總是——唔，要那個些，嚶，祇要……祇要……」
這麼躊躇了一下，他就把身子往前伸着點兒，挺有點把握地告訴他小姐：祇要修身功夫做得好，連將相公卿都會來就教，來攀親的。

說了就放心地移動一下身子——讓自己靠得舒服些。眼珠子端正地盯在書上，可是怎麼也看不下去。他念頭是在將來的好日子裏打轉，全身熱辣辣地發着燙。

女孩子又優坐着，看着窗子外面的天，彷彿要對外面的世界悟出點兒道理來。

「沒帶書啊，你？」她老子問。

她擡起那張做錯了事似的臉，嘴來搖搖頭，接着她似乎要表示她也有正經事可以做——打小網籃裏拿起滾打好的絨繩衣，動起手來。

不過她常常發愣，視線盯着前面，好像她在細聽着機器響，水響，並且關切到那些亂七八糟的人聲似的。

黃宜庵老先生嘆了一聲，嚥下一口痰，他兩手都在狠命地對付腳了，讓那本書躺在自己肚子上。他左腮巴上的皺

紋把嘴扯得歪着，一顆發亮的唾涎掛在下唇上。

隔壁仍舊在那里談呀笑的，嗓子越提越高，似乎故意叫這邊的人聽見。

「哈呀，那你还比小江平還厲害……」

「什麼？……呃，我說……」

一陣譏里咕嚕之後，又聽見他們大笑起來。

七號官船裏的這位老先生馬上拉長了臉，手指在腳了裏停止了動作。

「該死！他在肚子裏說，『那是些什麼人……』」

他伸着頸子，莊嚴得動都不動一下，祇打眼角裏瞟真妹子一眼。

還好，她不知道這一套。

什麼地方有蚊子哼着，似乎還帶着點顫動。這艘船的肚子裏一個勁兒——Gung, gung, gung, gung, 跟那哆索着的時

聲合着拍子。

正在這時候——隔着板壁透過來「噠！」的一聲：聽去活像是女人的尖喉嚨。跟手還吃吃地笑着，那聲音彷彿是

拼命壓制住的。

黃宜庵老先生全身發了一陣緊，感到有個鞭毛刷子在刷着他的心臟。他兩腿伸直一下又彎了起來。

「唉……」熱着兩片腮巴子抽了一口氣，斜了真妹子一眼。

那十六歲的女孩子專心在那里對付她的絨緞衣，兩手靈活地動着。她對那些離奇古怪的響聲沒一點興味：看來

她在學堂裏倒還沒聽到那些要不得的事。

「然而那個女人可就……」

他又想到那對肥泡泡奶子，還想像得到那個：要是用手去一碰，就怎麼有彈性地顛法。

現在他可打不定主意了：到底要不要叫官廳去干涉這些事——他有是有這種權力的。

雖然拿起了那本書，並且作股正經地一頁頁蘸着唾沫翻着，可是那些長條條的宋體字都糊着醜臉子——一個也打不到他腦子裏去。

身上什麼地方有股熱氣在流着，腳趾縫裏癢了起來。他偷看他女兒一眼，乾咳了一聲，又瞟過眼珠去。

這回爺兒倆的視線碰了一下。他於是發氣地喊：

「做針線就專心做針線！——東張西望做什麼！」

茶房在外面叫着些什麼，蓋過了所有的人聲。有誰溜着尖聲音在唱着小調，叫人想像得到他一面怎麼個扭法。可是這個銷魂的歌聲馬上就給一些粗喉嚨打斷了：顯然是有人吵架。

說不定是爲了爭風吃醋。唉，真該死，船上總是不安靜！

吵架的剛剛住了嘴，汽笛又吼了起來，拖得怪長，聽來牠似乎很煩悶：好像是忍住了好久好久的某種慾念——一下子給迸發了出來。於是這聲音鑽進了別人腦袋，打全身透過去，給攪得皮肉都打着顫。過去了許多時候——耳朵裏還嗡嗡的。

這位老先生半閉着眼，煩躁地嘟囔一句什麼，彷彿青蛙關在罐子裏的叫聲。他腦子裏亂七八糟，覺得船身在盪着。隔壁又吱吱地在那里抽大烟，一聲緊跟着一聲，叫人疑心是有誰給壓緊得喘不過氣來。

他用種很鎮靜的派頭對他的小姐瞥了一眼，漸漸睜開了眼。這小姑娘也許什麼都知道，祇是在老子跟前一點都不露出來。他胸脯給翻了一下似地發一下緊，於是拿眼珠守着他女兒，死盯着一直沒動。

板壁外面可越談越放肆了。那準是些飽經世故的男子，並且是有點身份的。他們還愛看點什麼書：剛才說到那個

能够變大變小的和尚，接着又扯到了一種貴金屬的「托子」。

於是有一個啞嗓子很豪放地嚷：

「這部書真有道理，這部書……經驗之談！不錯……我碰見的那個堂客就是「吹簫」的好手……」

另外一個很沈着的聲音把這個的術語校正了一下：「這不叫「吹簫」，接着就來了一場小小的爭論。

這邊黃宜庵老先生把下唇一披。

「哼，該死！他們看也沒看書就瞎吹！」他想。「然而——然而——唔，那所謂堂客怕就是「三開門」的那個。」

他眼睛往板壁上瞟了一下，又回到貞妹子身上。

她坐在窗子跟前，祇瞧見一個髻着的人身剪影。可是他覺得她臉子正發着紅，眼睛裏閃着亮——水汪汪的！

「嗚呼！」他大聲一嘆，拼命拉長了臉。

小姐嚇了一跳，連身子都抖動了一下。

一看就知道她心虛。這老頭兒就感到肚子裏有什麼塞住了，呼吸也調不勻稱。眼珠差點沒跳出了眼眶子，衝着貞妹子直冒火。他打定主意要好好教訓她一頓，罵她一頓，舌子可打着結！

「貞妹子……你……哼，該死，這這……我告訴你……曉得吧，一個人……一個人……那個那個——唔……」

嘴巴空動了幾動，稀稀朗朗的幾根鬍子便聳了幾下，他就咳了一聲，猛地爆出了「句——」

「非禮勿聽……」

那個對他睜大了眼睛，張大了嘴巴。

「莫光看着我！」他老人家打牙縫裏壓出了叫聲。「一個人總要時時刻刻自省——看做了什麼非禮之舉沒有。

一個人……——一個人……「非禮之言……聽了非禮之言——也就是自己非禮，曉得吧！」

貞妹子楞住了。

「怎麼——我聽了什麼呢？」

「聽了什麼？」隔壁……隔壁……我看你是……」

做老子的狠狠地瞪了她一會兒，失望地歎了一口長氣。他把眼珠子移到自己腳上，移到牆頂上，又忍不住嚮到他小姐那邊去。

她還在那裏盯着他，他就碰了釘子似的發了氣：

「沒有聽就沒有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做你自己的事呀！怎麼……」

等貞妹子垂下了眼睛，他這才安排要認真真看一回書。拿手指在舌尖上蘸了許多唾沫，擦擦擦——使勁地翻起來。

手指有點哆嗦，並且帶點兒鹹味。

可是那些非禮之言一直咕嚕咕嚕響着——挺結實地鑽過灰漆板壁來。一個唱大花臉似的嗓子正開始報告一個中年女人有什麼好身手，接着就給一些笑聲打斷了。

黃宜庵老先生皺了皺眉。

「可惡之至……那個堂客是什麼人呢？後來呢……」

這里他把那本書移下了點兒，騰出一條路來讓視線溜到她女兒臉上去。

窗子外面的光祇把她頭髮映得發亮，像銀絲似的。

談着女人的幾個男子漢更加膽大了些，什麼字眼也沒忌諱。不過到底還有點兒含蓄，跟田夸老那些村話不同。這

就像個什麼有力的東西搭着別人——不由你不去聽牠。

唉，該死！黃宜庵老先生把上唇掀動了一下。他們顯然都是讀書人，那種說話方法實在相當高明的。叫他感到一種所謂半推半就的特別誘惑力。

有時候他們說到斷斷續續，有時候他們纏綿綿綿搗着鬼，偶然迸出了一兩個字來——就更加來得驚心動魄。這邊這位老先生嘆着氣，纏着貞妹子。他身上發着熱，還覺得毛孔裏冒着汗。書捧得高高的擋着臉。他怕自己腮巴子紅得失了儀態。

剛才談到的那個中年女人——後來到底怎樣呢？竟沒有交代！這批傢伙——唉，該死！偏偏他這回帶着自己女兒出門！

他怕房箱太雜。可是官箱裏的脚色也一樣的混。他們說不定是在吹牛，要不然的話怎麼許多事沒有下文呢……書一頁也沒有翻，祇是發着抖。他咬着下唇，似乎拼命要關住一些什麼，不叫打嘴裏迸出來。他老實想跳起來跑幾步，翻幾下，到地下打個滾。

接着他又糊里糊塗地想：與其在地下打滾，還不如在舖位上的好，比起來到底……

「咳，即令朱夫子，程夫子復生，也不免——不免——唉，也要那個的。」

於是他用力把書一摔。左邊腮巴上的皺紋抽動着，嘴巴歪呀歪的。腿子沒命地屈了起來，兩手伸過去拼命擦着脚了，好像在趕做什麼工作——一下緊接着一下連嗅嗅的工夫都沒有了。

嘴脣下面滴着唾涎。眼睛防禦什麼似地盯着貞妹子。他怕她打這個舉動聯想到什麼非禮的事件上面去。

他嗓子不由自主地小聲兒哼着：那種疼辣辣的感覺使他很舒服。

那位小姐睜了他一眼，顯見得這種興奮的震動吸起了她的注意，然後似乎故意要避開他那嚴正的眼光——她移開了視線對板壁應了一下。

一下子黃宜庵老先生兩手停止了動作。

「豈有此理，簡直是……好看罷！」

他很快地取下眼鏡，套上了襪子，兩條腿掛下來，找着那雙襪鞋。

一拉了門——他就用種挺莊重挺方正的步子走出去，肚子往外挺着，跟他那駝着脊背變成個S形。

嘴緊緊閉着，顯得毅然決然的樣子。他決計要闖進隔壁的六號官船裏去。糊着臉禁止他們再談那些有礙名教的話該死的傢伙！

帶着一位十六七歲的小姐在七號裏哩！

假如那批東西是讀過書的，那一定知道「黃宜庵」這個名字——一位理學家，一位這個亂世裏的中流砥柱，一位易總辦的親家。

可是他走路來有點癱腳了，裏直辣辣地痛着。

「要是他們不理會——」他咬着牙計劃着，「嗯，不客氣，把他們捉將官裏——問他一個有傷風化的罪名……」

「這還了得！」

他把全身的力氣都運在右手上——要一下子拉開六號官船的門。眼睛閃着光，額頭上橫着深沈的皺紋，一看就知道他是直接繼承了南宋幾位夫子的道統的。

那邊一個茶房走過來，背着一大堆什麼——瞧去很有點斤兩，那傢伙身子給壓得彎着，嘴裏嚷着「呃，身體呃，客

人身體！」

站在六號官船門口的這位客人莊嚴地挺着，動也不動。於是茶房脊背上的東西碰了他一傢伙。他額頭猛地給撞

到了門板上——咚！那S形的身子一下子就給拉直了。

「呃，你你！」

「呃，你你！」

「呃，你你！」

他證着那個茶房的背影，忽然他打了個寒慄，他從那個粗人身上想到了那些下流坯子，就好像有個瘡口才結上了痂——一下子又給撕破了。

如今什麼都上了正軌，就祇這些傢伙沒辦法。他對着那些泥腿子，就一天到晚小心提防着計算着的。

「殺坯！殺坯！」他咬着牙叫。

他覺得對他們該用頂乾脆的方法：他們還不配叫他去開化哩。值得他教訓的——祇是那些士子。他瞧着那個茶房在前面轉了灣，他就又恢復了原來的姿勢——把個肚子挺着。

右手放到額上，斯斯文文地摸着，眉毛輕輕皺着，彷彿這回是要跑到他子弟們那里去，告訴他們他是怎樣喫了那些殺坯們的虧。

可是這扇門格勒地響了一下，他馬上把摸額頭的手放下來，用力地咳嗽了一聲。一面在肚子裏叫着——好像他認為那些士子容易對付得多，就把脾氣全都發到了他們身上：

「非嚴加申飭不可！非那個不可……送他們到縣衙門裏去打板子……哼，什麼東西……」

突然——那扇門自己開了開來。一個黑影子在開口縫裏衝着他看着。

黃宜庵老先生嚇了一大跳，伸出的左腿就縮了回來，兩隻腳擺成個「V」字。房裏一股大烟味兒直往他鼻孔裏滾，叫他做夢似地聯想到一些什麼——身子彷彿在空中飄了起來。跟着那些談笑聲也噲的一聲更放大了，等到他跨進了門，才飄過一陣風那麼平息下來。

圓窗口外面的亮光射進這烟霧霧的槍裏，顯出一道很分明的白條子，那些人的臉子都看不清，祇有站在門口的。那個當着光——對他睜着那雙紅眼睛。

那張桌上放着幾個酒杯。一大堆荷葉墊着的熱菜——黃老先生忽然有種不相干的念頭在腦子裏一閃：他覺得

那裏面一定有一樣是桂皮燒的牛鞭……

靠右邊舖位上躺着一個禿頭在燒煙，旁邊一個大個子巴巴地看守着。這裏他倆打濃霧裏死盯住這位客人，皺着眉，似乎嫌煙燈耀着他們的眼睛。

黃宜庵老先生仰着臉又掃了他們一眼，滿不在乎地抿抿嘴巴，咳了一聲清清嗓子，這就慢慢地把嘴張開……舖上那個大塊頭可坐了起來，皺着的眉毛一挺，忽然衝着他豪放地叫：

「啊呀，宜翁！」

沈默了會兒，門口那個悄悄地把門一關，竟匆地發出一大聲。

這位宜翁楞着好像一塊石頭，他對那舖位上迷着眼，接着用力睜大，一會又迷了起來。他感到五臟都往下一沈，皮肉也麻癢癢的，連自己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失望，還是得意。

「怎麼……怎麼……」他喃喃吟着。「噫，蕭會長……」

「哈哈，巧極巧極！」

蕭會長用種跳的姿勢把那坯又高又大的身子挪下了地，那烟燈裏的火心給攪得幌了一下。他帶着十分隨便的勁兒拱拱手，就大聲把所有的人介紹了一番。

原來這些傻應着的脚色——都是經學研究會的會員。

這裏蕭會長臉上放着光，彷彿是老闊對顧客誇他的貨色。隨後他又用頂適當的話對他會員介紹了宜翁：

「也是一位理學先生，在他們貴縣是很知名的。」

接着就捉摸不定地大笑起來。

宜翁聽了板壁一眼，聳一下嘴唇。他想要告訴他們樂縣長請他去講經的事，還不妨說——當地省長很佩服他。說

着這些的時候，嗓子該提高些，於是他又咳了一聲。

那個可拉着他坐下去，並且解釋地說：

「反正都是幾個志同道合的，就無語不談。哈哈哈哈哈！……但是——但是——呃，你怎麼曉得我在這裏呢？」

黃宜庵老先生看看所有的臉子，顫着兩片腮巴陪着笑。他坐着半個屁股，小心地對那高個子欠着身，嘴裏結結巴巴的：

「我我……我本來……噴，我不曉得蕭會長在這邊……我是……」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唔，唔，你我差不多——唔，一年多不見了……」

說了又響亮地打着哈哈，那聲音活像鴨子叫。

其餘幾個似乎已經知道這位客人沒什麼大來頭，就轉過臉去吸他們的酒——有一位大聲曬着嘴，彷彿故意要饒饒別人。他們又往下說他們的。看去他們沒把宜翁放在眼睛裏。

蕭會長可用種又關切可不失身分的聲調問着黃宜庵老先生——「近來可好，他們貴鄉怎麼樣。一面又老是關心着他的會員們談什麼，時時刻刻挿句把話進去，跟着就發出痛快的笑聲。」

「哦，不錯。」這里他眉毛一揚。「易老二告訴我，說你要跟易老五結親家……」

那個紅着臉：

「是，是……這回——這回——就是帶小女送過去看看的……在隔壁……」

「哦，那可謂巧極。什麼，那個堂堂客六十歲了還接客哈哈……」
「妙極妙極！你是聽見這裏說話——於是乎

曉得我在這裏，噯？」

「我是……我是……」黃宜庵老先生放低了嗓子，偷瞷了板壁一眼。「小女在那裏，怕她聽見這邊這些……這

些……那很那個的……嗚呼，嗚呼……有點不便……」

忽然蕭會長爆出了大笑。右手在別人背上一拍，宜翁差點兒沒摔下去。

「啊呀，宜翁你真是！」他笑得有點喘氣，手擦着眼睛。「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麼要緊……嗚，你老兄——大可不必。譬如罷：在戲台上玩魔術的——自然祇玩給別人看，難道對自己伙計還玩這一套麼？呃是不是哈哈哈哈哈！」

那位客人也笑着，嘴角抽動着，眼珠子忍不住又撞到板壁上去。她現在幹着什麼呢，那了頭？

他努力要叫自己裝得自然些，隨便些，可是——

「唉，該死！——剛巧帶了貞妹子出來……」

那位大個子轉過臉去——得了他那幾位會員們的贊許之後，就站在客面前，挺胸突肚的。

「我向來是個痛快人，我歡喜說老實話。那年我……」他又轉個臉去。「什麼，哦，不錯，大家叫她『小便池』的……」

「啊……哦，那一種！那一種是——」

他裝了個鬼臉，右手拍拍黃宜庵老先生的肩膀：

「嗯，那種是——這位宜翁頂有經驗了。哈哈……」

宜翁忸怩着，鼻尖上沁出了汗水：

「呃，呃，哪里……」

「嗚嗚，別客氣別客氣談談罷，談談罷：你是此中老手，我曉得你的，奇里古怪的貨色你都嚐過。哈哈！」

一經這位會長推薦，那幾個噪就都嚷了起來。他們要求黃老先生報告他自己那些頂出色的軼事，那些別人想都

想不到的秘密花頭。他們拖他過去喝一杯酒——算是訂交。還有一位就聲明着：大家都是同道中人，當然能够一見如

故的。

他們的會長就在旁邊打着哈哈，沒命地拍起手來。

黃宜庵老先生嘻嘻地笑着，好像有誰呵他的癢。眼睛眯成兩道線，臉子也短了許多。身子沒命地往前彎着，看去簡直是隻乾大蝦。

他謙讓了十來秒鐘，睨了蕭會長一眼，這才湊過臉去點幾點，小聲兒答允了他們。

「好的好的，我源源本本講出來……」

這里他四面瞧了一轉，用手抹一把下巴上的唾涎，上唇掀動了幾下，他顫着腳——用種跟他身分太不相稱的步法溜到了門口。

他回過頭來，聳聳肩膀，斜着眼笑着，小聲兒說：

「等一等，少安毋躁……」

一出門他就挺起了肚子。他身子直發軟，兩隻腳似乎踏在雲堆裏，像無意中揀到了一件寶物那麼興奮。臉子仰得高高的，祇拿眼珠子纏着官廳裏跑來跑去的茶房。他下唇一披，「哼」他隱隱覺得自己更加有辦法，更加有把握了些——要對付那些殺坏的話。

他用種很穩重的手腳推開七號官廳的門，拉長了臉子，眉毛緊緊地打着結：

「貞妹子！到你同學的……同學的……到那個女人那里談天去！」

那位小姐喫驚地瞧着他。她似乎在想着到底要不要把絨繩帶出去——躊躇了會兒。

末了她噓一口氣空着手出了門。

她老子瞪着一雙眼珠跟她移動着，還站在那里守了一會。他要吃人似地橫了一個茶房一眼，又盯到了那個坑上。

那個中年男人還在那里看書，手不停地在褲襠裏直搔。然後他又偷偷地把視線扭到那個胖女人胸脯上去。

這回她衣裳已經扣得端端正正，抱着小孩子逗他玩。一瞧見貞妹子就拿笑臉子迎着她，豐滿的腮巴上顯出一個酒窩。

黃宜庵老先生忽然有丟失了什麼似的感覺。可是馬上又鎮靜地對自己說：

「唔，這樣倒好些。不然——真那個。」

他臉上閃着微笑。覺得這位胖堂客一定愛喝酒。醉得臉紅紅的，眼睛也紅紅的——朦着像很醺睡的樣子……

有一個憲兵走過他身邊，他趕緊翻起臉來。接着咳了一聲，嚥嚥嘴，踏着很方正的步子走到六號門口。下巴翹得高高的，眼珠子直盯着路的盡頭。

船門輕輕推開——裏面衝出了一陣人聲——又給輕輕關上了。

兩分鐘一過去，那裏面就迸出膩膩的發抖的笑聲來。

旅途 中

「快車在藍莊出事，遲五小時到。」

八九個要搭車的人見了這幾個粉筆字，都唧噥着離開了車站。

車站裏冷清清的，祇有一列裝貨的灰色鐵蓬車停在月台邊。第三節那一輛是空車，鐵門打開一大半，像開着黑嘴在打呵欠。這列車當然不許客人搭上去。

可是到了一點三十幾分的時候，一個站警照拂着送兩個鄉下人爬上了這節空蓬車。

一個是個紅鼻子，厚嘴唇翻了上去，咬出那排大板牙。還有一個年青點兒，尖臉，眼睛裏老像有沙土飛了進去似的，變着。

那個站警是他倆的親戚，得了站長的允許，就把他們的熱水壺裝滿了茶，送他們上去，還塞了八九塊蔥油餅到他們灰色包袱裏。

「還有兩三分鐘就開車了，」那個站警說。「你們可以打開包袱來驗一驗。不過千萬不要把腿子伸到車門外面去——危險哩。」

紅鼻子的那個把包袱往車板上一放，噓了口氣，不放心地問：

「三點鐘一定到得了馬坡啊？」

要是遲一點那就趕不到家打馬坡還得爬三十里山路哩。

於是他們把腦袋伸出門外瞧着車頭——巴望牠快點開。可是馬上記起站警關照過的話，又不安地縮了進來。

正在這時候又有一個人上車了，還有個搬夫替他提着一個藤包。一瞧見那兩個鄉下老——就怕嚇地皺皺眉，嘴裏嚙着一些什麼。一面拿手拍着身上那件線春夾袍。

太陽正發狠地晒着，鐵板上有一陣陣的熱東西冒出來——彷彿竟能看得見，摸得到。

三位乘客額頭上都有點汗。先到的兩位還趴在門邊跟那當站警的親戚說着話，有時候紅鼻子還得吹着哨招風。站警瞧着那位穿長衫的先生忙着開藤包，就顛起脚尖來輕輕地問：

「你們認不認識他？」

尖險的掉過頭去瞧一眼，可沒看清楚。

接着那位親戚小聲兒告訴他們：那是馬坡地方上的一個脚色，除了鎮董就算他頂有聲望。他跟這裏的站長有點認識，並且據說有公事來的，趕緊要回馬坡去，就讓他搭上了這輛車。馬坡人都趕着他叫計三鑽子。

聽的人嚇了一跳。他們家鄉雖然跟馬坡隔着一條山嶺，可是計三鑽子的事常聽人說起的，不過想不到就是這麼一位先生。

尖險的眼睛變得厲害了些，還揚了揚眉毛。他跟他同伴眼對眼裝了個鬼臉，又掉過臉去看了一下。

那位脚色不過四十來歲。不論看起什麼東西來總仰着臉，視線浮過自己的腮巴上射出來，好像世界萬物都比他矮似的。其實他這位先生頂多不過四尺高。

紅鼻子也噉了他一眼，嚙嚙嘴自言自語地說：

「作孽，叫他老人家也坐這種車子！」

現在那位計三鑽子說下那件夾袍子，規規矩矩摺好裝進了藤包，然後掏出些草紙來揩着地板。嘴裏還一個勁兒嚙嚙着，等到在地上撐着手，把屁股安頓到舖好四張草紙的地方，嗓子就放大起來。臉子仰得幾乎跟車頂平行，下嘴突

出了半寸長像對那個站警發脾氣似地把視線往車門邊溜過來。

「真該死！出了錢坐這種火車……哼，辦鐵路——辦來辦去叫人家坐貨車！中國人做事最不講目的！最不講公德！真可惡……祇要賺錢……祇要賺錢……目的呢——一點不管……哼……」

這裏他抬起了屁股，扭歪了身子往後面臨臨騰了沒有，又坐了下去。

車頭嘶嘶地叫了起來。接着空隆一聲響，這灰色東西就震了一下。可是還沒有開。

計三鑽子鼻孔裏也響了一聲。又像是冷笑，又像是歎氣。一雙細緻的腿子伸得長長的，竟把脚尖擱到了那個灰包袱上面。過會兒又嫌不舒服似地聳動一下屁股，嘴角上皺紋扯了幾下，罵了一句什麼，於是帶着九成鼻音大聲說：

「喂，這包袱是不是你們的？」

並不等回答——他就用脚把包袱撥過來：

「借給我坐一坐。」

紅鼻子趕緊把包袱移開，一面不大順嘴地——

「這個……這個……呢，這裏面有一本黃曆的。」

那個想不到他會碰到這種人，這麼一個釘子。臉上熱了一陣，瞪了對方一眼，咕噥了一句「蠢傢伙！」

站在對面的紅鼻子分辯着，嘴唇翻呀翻的，露出那口大板牙。看來要跟人打架的樣子。可是尖臉在他肘上打了一

下，不耐煩地皺着眉：

「五哥，別說了，五哥！」

站警沒插嘴，祇緊瞧着計三鑽子。等別人停了口，他就用種很周到的勁兒叫他兩個親戚坐下來，別讓這涼快點的地方給別人佔了去。

於是尖臉臉了下來，拿左肘枕着後腦，紅鼻子靠門邊坐着，不敢伸直腿子，就曲着拿兩手抱着膝頭。他們輕鬆地透了一口氣，並且故意要表示自己的舒坦似的，拿水瓶裏的茶倒出來喝着，呷一口，嘖嘖嘴，彷彿在喝雞湯。

計三鑽子瞧瞧這個的嘴，又瞧瞧那個的嘴，用手絹揩揩額頭，噓了一口氣。

「噲，沒有帶水瓶，」一個人嘟囔着。「真該死！那個料得到會要坐貨車……」

他打開藤包找什麼，一會又發恨地蓋了蓋，手裏還是祇有一塊手絹。

這麼過了兩三分鐘，他舐舐嘴唇，到底忍不住又要跟那兩個人打交道了。可是還帶着十足的鼻音。臉子仰得高高的，下唇像掉下來似地邊着動着：

「借口茶喝喝，辦得到辦不到？」

茶太燙了點兒。可是他喝得很快，又倒上了第二杯。他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於是用種不失身分的口氣跟他們搭訕着，彷彿法官問案那麼個勁兒：

「哪里人……到哪里去……有什麼事，唔……」每個音都拉得很長，都吐得很清楚。

把空杯子還了他們之後，這位馬坡的大脚色又扮起一付難熬着肚子疼似的臉色，嘴角的皺紋凹了進去，下唇突了出來。

他漸漸感到受了侮辱。他瞪了對方一眼：這兩個蠢傢伙——憑着他們帶了一瓶茶，就叫別人低聲下氣敷衍他！

「真該死……坐了貨車還要受氣……」噲，中國人辦事——噲，真該死……」

撈一撈袖子，腿子伸了開去，可是又怕弄髒褲管似地馬上縮回來。

一陣風擠進了車門，捲來了一蓬涼氣，也捲來許多煤烟灰。車頭那里老是一聲一聲的——突，突，突！好像鐵鏟打着

鍋子響。

計三鑽子皺着眉，往站警這面轉過臉來，彷彿這列車是他包定了神氣。

「到底什麼時候開車呀？」

立刻他又轉過臉去，似乎並不要聽別人的回答。用手絹揮揮身上，嘴唇一開一合儘在說什麼。有時候聽那兩個一眼，好像要叫對方知道他看不起的正是他們倆。

車剛要開，他老先生忽然高興了一下，眼巴巴地釘着月台。

原來又是一個來搭貨車的。看來跟他差不多是同樣身份的脚色。有點灰白鬍子，頭上禿了頂，還帶了個跟班，提着一口皮箱。

眼珠子老跟着新來客人轉動，計三爺一面紙紙嘴唇，打算等別人一坐定就攀談。大概那兩個鄉下老粗還不知道他姓計的是個什麼來頭，他得借此介紹一下自己——叫別人嚇一跳。他還預備結結實實把現在的泥腿牛開銷一頓。那位鬍子先生大概會了解他的。他希望那一位對手跟他一樣，也是個靠天吃飯的爺們。不過頂好是——地位比他稍為低一點的。

於是他像碰見了一個親人似的，竟忍不住微笑了一下。接着他忽然把鬍子伸長起來，眼珠往別處轉了幾轉。

「這個什麼人呢？」他想。他覺得這臉子很熟，可想不起是誰。

車子開動了。兩個鄉下老跟站警互相說了許多吉利的話。顯見得他倆是不大出門的。

空隆一陣響，車子猛的往前推動了一下，鬍子先生差點兒沒暈倒，可給旁邊的尖臉一把扶住了。那禿腦頂點了點，笑一下表示謝意，然後很隨便地坐下，就帶着十分隨和的樣子跟紅鼻子他們談起來。

那個跟班呢——看來似乎十天十晚不睡覺，一上車就坐到角落裏打起盹來了。

誰也沒理會他計三鑽子。

他要弄出點響聲叫別人注意他。他咳了一下。他打個呵欠。他很用力地頓頓嘴。可是這些都給埋到了空隆隆的空隆隆的吵聲裏。

「哼！」他用鼻孔說。

這麼着他又來了原先的派頭——把臉孔沒命地仰着。他決計要做出一付滿不在乎的舒坦的樣子。就把腿子伸了出去。右腳踏到了那個包袱上。左腳挨近了鬍子先生的褲子。

這禿頂的老頭兒到底是誰呢？

計三爺見過的世面太大——誰記得這麼多！

撈了撈袖子，把自己突出的下唇抹了一下。肚子裏可惡意地推測着對方——叫自己痛快一會兒。

嗯，那傢伙準是從小就當花花公子的。所以要打家裏帶個把長工出來當跟班——擺擺架子。現在家產大概給他

浪光了，要不然他怎麼不穿得亮燙點兒，祇着上這麼一件陰丹士林長衫，既然他那麼愛撐場面？

「真該死！」他冷笑着。「這種傢伙就祇有個空殼子，一點範圍也沒有！」

輕鬆地噓了一口氣，他兩條腿子伸得更遠了些。

那位灰白鬍子的花花公子瞅了他一眼。可是什麼也沒說，祇拍拍褲子上的泥。

車子開得快了點兒，鏟門口兜進了一陣一陣的風。煤烟灰也往裏面捲，撲得人滿臉滿身都是小黑點子。機器的滾

命地響着，叫耳朵都脹疼起來。車箱簸得坐不住，那幾位客人的腦袋就浪似地盪着。打着盹的那個跟班老是不留神把

額頭撞到了鏟板上，張開眼睛矜持了會兒，又掛下了眼皮。讓腦袋碰上去。

大概是由於震動還不知道是怎麼，計三爺子的左腳又觸到了那鬍子的褲腿上，弄髒了一大塊。

這回花花公子可忍不住叫了起來：車子空隆隆空隆隆的太吵，就不得不把聲音提高，倒想不到他有大花臉那個粗的

「這位先生，喂！請你的脚移開點兒行不行？對不起，喂，先生！」

那位先生糊着臉，嚙動了幾動——誰也聽不出他說什麼，左脚挺，勉強地縮了點兒，脚尖翹了起來。

「什麼傢伙，哼！」

不服氣地這麼咕嚕了一句，就悻悻地一下子——把左脚歸併到右脚那里，於是這一對東西整個兒踏在包袱上。視線浮過自己的額骨往對方拋去：他準備別人跟他發作一下，那他就得使點兒權力給他們看看。譬如說——一到馬坡就叫民團逮起他們來：這是一點都不費力的事，尤其是對那兩個鄉下蠢傢伙。

紅鼻子瞧瞧計三鑽子又瞧瞧嚙子。他試着要拿開他們的包袱，可是祇用手去輕輕撥了一下，彷彿有點不好意思。末了他嚙了口唾涎，正式要求那雙脚的主人。

「老爺，請你老人家……請你老人家……這里有一本黃曆的。」

那個淺理會。

「呃，老爺，包袱露不得的。」

接着把這話說了三遍。

「啊？」那位老爺這才知道有人跟他打交道，皺着眉。

「這裏面有一本黃曆。」

「什麼？」

可是那事不干己的嚙子插嘴了：

「你這位先生——不明明是欺侮鄉下人麼……出門人大家客氣一點……」

他顯然發了脾氣，連禿頂都發了紅。

計三鑽子跳了起來，鬍子伸得挺硬，眼睛瞪得大大的：

「你貴姓？」

鑽子抗聲說：

「陳——耳東陳！陳季漁！」

陳季漁——這名字竟像一把槌子似的，叫計三爺鬍子短了兩寸多，軟軟的再也挺不起來。

真該死，竟記不起他就是陳季漁！怎麼這麼粗心——把這麼一位人物得罪了！別人在民國元年時候就是將軍府的將軍，以後就專門辦服務，黎大總統還頒給他過一塊金字匾哩。

「鬼摸了腦頂！」計三鑽子九死一生地埋怨自己。「真該死，真該死！怎麼猜他是個敗家子呢——少說說他家裏也有兩百多萬！」

祇是這位將軍待人不大講情面，什麼話都當面開銷。那年大水，到馬坡放賑，他計三鑽子在中間撈了點兒，這姓陳的就一定要拿辦他：要不是地方上的大紳士討保，還吐出了那二百來塊花邊，那他準得坐十年班房。

於是他全身都縮了起來。皮膚上像有什麼熱東西在刺着。手呀腳的都沒地方擺，且並覺得他們在那里抽瘋：彷彿他們很不願意留在他身上。

兩個鄉下人互相瞧一眼，那尖臉還狡猾地閃了一下笑容。然後這四隻眼珠又溜到了陳季漁臉上：瞧來他們已經看出了這是怎麼回事。

計三鑽子的眼睛可祇釘着他那個藤包，同時又不放心地要偷看鑽子一眼。

兩雙視線一碰到了一塊兒，他手腳忽然感到一陣麻。

那位陳將軍趁此就攝住了他不肯放鬆用種巡捕問小偷的口氣請教他貴姓窮光了的下巴還那麼翹一下嘴角旁邊帶着叫人捉摸不定的微笑。

對面的一個扭了一下身子似乎要站起來的樣子，可又不好意思。他熱着臉喫力地報了姓名，偷偷地歎了一口氣。他希望別人是個聾子，可是同時又希望別人聽明白了他的——免得再說第二遍。

「啊？」陳季漁學着他剛才對付紅鼻子的那付勁兒，皺着眉毛。

這時候他彷彿還看見尖臉鬼頭鬼腦在紅鼻子討上碰了一下。

計三鬚子打了個寒慄：大概那個已經聽明白他是馬坡的計三爺了，竟把身子往他移近了些。

「哦，你就是計……計那個。難怪你們這種人凌辱鄉民是凌辱慣了的！」

聲音提得很高，似乎打算要叫車頭上的司機都聽得見。嘴裏噴出了些唾沫星子，就拿手抹抹鬚子。

尖眼跟紅鼻子好像忍不住笑地掉過腦袋去，還譏諷咕咕搗着鬼，一面用了要看看把戲似的臉色。計三鬚子一眼。那個紅鼻子把嘴唇翻得更開，彷彿還滴了一滴唾涎。尖臉不停地蹙着眼睛：叫人摸不定他到底是在裝鬼臉，還是假正经。一等陳季漁開了口，他們馬上就閉了嘴，瞧着別處想什麼似的——其實是在用心聽着。

計三鬚子臉發了青，咬着牙不言語。

那位留着灰白鬚子的將軍越說越激動，齊鬚子到腦頂都發了紅，瞪着眼死釘住對手沒轉動過，聲音粗得震耳。末了他乾脆伸出個食指來指着別人的臉，發脾氣地嚷着，活像在那裏唱文明戲。

「你老兄的功績我都記得！」——唾沫星子直往對面的臉上冒着。「人家賑災——你也要措油中國就糟在你

這種人手裏！你簡直的是——簡單是——敗壞我的名譽！幸而那回我覺察了……我真不明白你這種人是何居心！

有一天——總有一天——嚶，國法人情都容不得你這種人看罷！」

這里他抽空看了兩個鄉下人一眼。

他的跟班嚇了一跳，張一張眼睛。可是這種事他看慣了的，就又低着腦袋——一栽一栽地打他的盹了。

陳季漁一點也沒歇手的意思，索性把屁股坐正些，似乎這才正式開始。鼻子上的皺紋扭在了一堆，說一句——身子用勁抖動一下，右手食指幾乎觸到了對方臉上，那張淌着汗水的青臉就痙攣地扯着抽着，眼皮像在抵禦什麼似地霎着。

「你們這些人！」他叫。「你們仗着自己有錢有勢，把地方上的事弄得不可收入……祇要你們有錢賺，就不顧人家死活——甚而至於賑災的時候也要揩油……」

這里他拍一下自己大腿，睜大了眼睛對在座的人說：

「這種害羣之馬——要不嚴辦一下，什麼事都會弄糟的！」

他腫腫四面，像要取得聽衆的同意。

可是尖臉輪着閉上了眼睛。紅鼻子在掀開襪子搔腳後跟。準是人家說得太多，祇當做是爺兒們起鬧，就引不起什麼興味了。

陳將軍有點覺得掃興。他把視線又注在計三鑽子臉上，嗓子滾剛才那麼有勁了：

「我懊悔我那回沒有辦你！今晚我到周廟鎮就攔一晚，明天就到馬坡來：要是你故態復萌，那我不客氣，那我就我就……聽見沒有，聽見沒有……」

聽了兩個鄉下人一下跟紅鼻子的眼睛對了一會兒，接着用力地回過臉去，聲音又放得很粗，咆哮着：

「聽見沒有！聽見沒有！」

計三鑽子喘着氣，哆嗦着嘴角陪着笑，裝着滾聽見似的臉色，用種很願意受教的客氣勁兒問道：

「你老人家是——」

那個又睡了一週，然後使勁捶着自己的大腿，竟罵起街來：

「混蛋簡直是混蛋！」

對方咬着牙，發白的咀嚼筋動呀動的，嘴角上可還挺喫力地掛着那一絲笑容，聲音打着顫。

「你老人家怎麼動這大的氣罵人呢……」

「罵你——你這混蛋混蛋連放屁的時候都要措油混蛋！」

姓計的喘定了會兒，低聲下氣地小聲兒說：

「辦賑務措油的不止我一個，我不過是……」

這一下子——彷彿陳季漁肚子有個炸彈爆裂了似的，他猛地翻了起來，袖子撈到了討灣上，連膀子都發了紫。

往前面逼緊一步，看來要跟別人拼命的樣子，憤怒得下氣不接上氣。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你指出那個人來！你指出那個人來……混蛋……你說誰！你說誰……你你你……」

混蛋混蛋……指出來……」

計三鑽子指尖發冷，小褂襟上全透着汗水。他用種很關切的口吻請別人生氣，一面顫着嘴唇結結巴巴辯着：他剛才並沒指誰，祇是想來一個地方上總有幾個這樣的人。爲了要叫別人更加放心點兒，他還加上了一句聲明：

「我不過是說——是說——馬坡這個小地方的事……」

「嗯！」陳季漁累了似地噓口長氣。「假如有——我是要查的！」

接着又扳起臉來開教訓：那些話都是背熟書那麼流利地瀉出來的：

「辦公益不比別的事，何況是賑務……寧可自己刻苦，這種錢可一點也不能措油！一個人可以喪盡天良麼，我問」

你……你摸摸心坎想想看，你……」

那兩個鄉下老可睡着了。

計三鑽子祇是縮着全身，給割下了二塊肉似地皺着臉。

一直到了周廟鎮那位將軍才住了嘴。瞧來他怒氣還沒消，煩躁地推醒了他的跟班，他又忿忿地警告計三鑽子：

「你留神！你假如再說那些捕風捉影的話——我就不客氣，我就——我就——」

車子祇停了三分鐘，就疲倦地叫了一聲，空際一下往前面拖起步子來。再過九分鐘就得到馬坡了。

計三鑽子咬着牙，塗着紅絲的眼睛瞪着車門。這麼過了好一會兒，他忽然瘋了似地叫了起來，聲音發了嘎，手呀脚

的都亂幌着。

「什麼傢伙……你兩百多萬的家財從那裏來的！真畜牲……老子怕了你！你————畜牲！總有一天我要……」

……這包袱是誰的！

他脚絆着了那個灰色包袱，於是狠命地把他一踢。

兩個鄉下人喫了一大驚，慌張地抬起臉來。

那位馬坡的大脚色衝到了他們跟前，兩個拳頭在空中甩着，叫得連臉都漲紫了：

「儘看着我做什麼！——要同我打架是不是……蠢傢伙！豬都不如的東西……」

他脾氣發得過了火，竟踢了尖臉一下，因為他的是一付八字脚，觸到別人肉上就祇脚的裏側的一面。

「罵人？」尖臉閃電似地霎着眼睛。

「罵了你，怎樣……你們剛才笑什麼？擠眉弄眼的搗什麼鬼！真該殺！你們是土匪！是畜牲……」

尖臉爬了起來，紅鼻子手抓着拳，咬着牙彷彿要喫人。他們兩張嘴同時動着，跟車子的響聲混成了一片，簡直不知

道在喫些什麼。

計三鑽子退了一步，掛下了下唇，嚙着眼睛打量他們一下。於是又往後面移動了一步，挨到自己那個藤包跟前。「畜牲！」他咬着牙，用了種挺有把握的聲調。「到了站非抓起你們來不可！」

別人可沒聽見，祇翻翻眼皮，嘩啦嘩啦沒住嘴。尖臉揚着手，幌着腦袋——又像是對計三鑽子說話，又像是跟紅鼻子說話。紅鼻子捧起包袱來揮着，說了幾句就得停一停，嚙一口唾涎。

可是車子越走越慢了，拖不動似地漸漸停下來，還嘶嘶地抽着氣。

那小車站的煤屑月台滑到了車門旁邊。

計三鑽子遲疑一下，讓那兩個先下了車。他打不定主意要怎麼對付：要是真的把他們抓到民團裏去——可會有麻煩惹出來的。他咬着嘴唇，一面拿出藤包裏的夾袍穿上身。

「混蛋！」他咬着牙叫。

他跟着他們出了站，輕輕踏着步子。突然——他把藤箱交給了左手，用種跟他身份很不相稱的姿勢跑了上去，伸出右手在那尖臉上打了個嘴巴——劈！接着趕緊退了四五步，仰起臉來瞧瞧路上的人，嘎聲嚷着：

「你兩個畜牲土匪！連豬都不如的蠢傢伙……！」

沒瞧見。瞧對手有什麼反響——就抽起柴棍似的腿子走開了。這才透了一口長氣，覺得輕鬆了點兒。於是又用了平素那種雍容大度的步子踏起來，那件淺藍色的線春夾袍往兩邊幌着，在太陽下面閃着光。

中 秋

酒菜已經在桌上擺得舒舒齊齊的。

葵大娘子把一張椅子稍爲移動一下，就殷勤地招呼那位客人。

「三舅舅，這里請坐罷。」

那位三舅舅把一張金黃的瘦臉笑得滿是皺紋，舌子在乾枯的嘴唇上舐了一舐。可是身子沒動，祇用着希望什麼似的眼色瞞着葵大爺。

葵大爺可沒就席的意思，一個勁兒在發議論：

「我真不懂，我真不懂！如今這個人心真古怪！早先佃戶還像個佃戶，對東家恭恭敬敬，屁也不放一個。一到過年過節就來送雞呀肉的，倒講究這個禮數。如今哪——你看你過你的節，他理都不理。送禮的就沒有幾個，來拜節的就沒有幾個。他們全不想想——他們吃的飯是哪里來的！」

「是，是。」三舅舅眼巴巴地瞞着男主人，微微點着頭。

那個款了一口氣站起來：矮矮的身材豎着像一個罐頭。

三舅舅輕鬆了點兒。不過視線還注在這位男主人的身上，彷彿想把他吸到桌子邊來。

八歲的小少爺乾脆把上身往前傾着，偷空兒還得對那幾碗菜掃一眼。

可是葵大爺沒理會這些，祇再三再四地告訴別人這世界變得太古怪，他臉子側過來對着三舅舅，嘴裏把這個世

三舅舅一下子想不到別人突然會問這麼一句話，楞了一下：

「啊？」然後又——「是。」

這所屋子本來是他三舅舅的，拿來向葵大爺押了一百塊錢債——到期還不起，就正式歸了這位妹夫。

事情已經過去了八年。三舅舅做人向來祇顧到目前的事。他現在祇巴巴地望着馬上就坐下來吃東西。他肚子裏是空的，咕咕地直叫着。他簡直不知道要怎麼回答葵大爺的話。

好在葵大爺似乎不要他掉嘴。咕嚕了一大氣，就這麼結束下來：

「不瞞你說，三舅舅，有好多的事情我簡直看不順眼。」

「是的。」他乾皺的臉上應酬地笑一笑，同情地歎一口氣。

於是他妹夫把圓筒筒的身軀向桌邊移過來。

「好了。」他想。噓了一口氣。

他的小外甥起勁地往前面一翻，趕緊就佔了一張凳子。眼睛生了根地釘着那些菜。手扶到了桌沿上。

三舅舅也打算坐下去。眼睛睜得很大。膝踝有點發顫。碗上的熱氣直往他鼻孔裏衝，舌子底下就突然變成了水滾的。

葵大娘子就心地瞧着他。她是她的嫡堂哥哥；她怕娘家的脚色在丈夫面前丟醜。她很有把握地相信一個人一窮就常常有些不大好看的臉嘴。

「好好的家產浪個精光，唉。」她肚子裏說。

現在這位三哥成了光桿：一個人借住在城隍廟東廂樓上，有一餐沒一餐地混日子。別人都在家裏團聚着過節，他

可是個孤老一個獨生兒子在外省七八年沒個音信。於是她跟葵大爺商量了一下，就用着五成客氣勁兒，五成像施主似的聲調——請三舅舅來過中秋。

這里她撇一眼她丈夫的臉色。

做丈夫的突然加快了步子，衝到小少爺跟前就是一掌——劈！

「這小鬼這麼大了還不懂事！——大人沒上桌你就先上桌等！一下就餓死了麼！你這……你這……」

那位客人趕緊哆嗦着腿子站直，悄悄地退了兩步，好像表示他並沒要坐下去。一面把嘴裏沁出來的唾涎嚥下了

肚。

「唉，孩子這麼大了不憐規矩。」太太眉毛打着結，把哭着的小鬼拖開。「你也真是發這樣大的氣做什麼呢——好好地過節不好！」

「什麼什麼你說什麼！」

三舅舅把身子移動一下，右手沒勁兒地揮着。他想走過去勸勸又不敢，就哀求似地對那邊仰着一張苦臉，嘴裏祇是——「呃呃，呃。」

天也像他妹夫那麼陰沉着臉，灰色的雲打東邊滑到西邊。院子裏一些枯葉打陣旋，不耐煩地響着。

他這做舅老爺的打了個寒噤，背脊似乎貼在一塊冰冷的鐵板上。眼珠子往面上一溜，他忽然有稱制止不是的瘋念頭——恨不得把那壺熱酒一口氣灌到嘴裏去。

葵大爺可一個勁兒跳着，彷彿要跟三舅舅比比高低。眼珠子出來，嘴裏下雹那麼撒出些話——「又多又快。」

……」
太太輕輕地插進嘴來：

「他學堂不放假——怪得他麼？」

「不放假時，不放假都是他自己要進這個瘟學堂！」

三舅舅坐到了一張椅上，全身發軟。肚子突然忽然收縮得很緊，一會又覺得漸漸在膨脹。

那幾碗菜已經沒了熱氣。可是風一飄過，就得捲起一些油膩膩的香味兒。他深深吸一口氣，眼睛半閉着接着他五臟都輓動了一下，他突然覺得有什麼痛心的事似的，直想要叫着哭一場。

小少爺早就已經給噤住了哭聲，祇挨緊在他娘身邊。一個食指啣在嘴裏咬着，眼釘在桌面上沒移動過。他似乎不知道他爹的脾氣是他引起來的。

別人聽着也很難相信這是對小少爺生氣。葵大爺的話頭分明已經轉了方向——在囑囑他每天要說幾遍的那些話了。

「我辛辛苦苦經營這四五十擔租穀，一年忙到頭。我自然祇配當牛馬，賺了錢來望你們享福。不過你們也要拿點子良心出來呀……」

祇要眼睛一釘到三舅舅，三舅舅就吃了一驚似的，身子移正了一下，嘴裏趕緊說着「是，是。」

男主人反着兩手踱來踱去，聲音乾巴巴的好像風刮着枯樹的響聲。

這個世界完全變了顏色。葵大爺用種很自信的口調警告他的家人：這麼下去總有不得了的一天。穀子老是收不足。錢老是不够用。人心又那麼壞。

於是他歎了一口氣。

做客人的受了委屈似地問自己：這位姑老爺幹麼要趁着開飯時候發牢騷呢？

葵大娘子可裝做什麼也沒有聽見的臉色。眼睛釘在地下，有時候眉毛輕輕揚一下。這里似乎是靜悄悄的，連三舅男的小聲兒喘氣都聽得很分明。於是她慢慢抬起眼珠子來聽她堂哥哥——那張骨頭堆得凸凸凹凹的苦臉叫她打了個寒噤。

她丈夫撈一下袖子，大聲說：

「人家有親戚——靠親戚幫忙。我呢，什麼親戚都用我的錢，措我的油。我真不懂，我真不懂，唉！」

他掃了三舅男一眼。三舅男哼了一聲。

「措他的油？」這位舅爺模糊地想。他記得葵大爺沒給過他什麼東西。倒是他自己從前還有田產的時候——那很慷慨：一句話就把塊竹山送給了這位妹夫。他倆從小就同學，很要好，這頭親事也還是他三舅男做的媒。

可是他什麼也沒說，祇顫動了一下嘴唇。視線對桌面上溜了一下，肚子又縮緊起來。

葵大爺歎着氣，咕嚕着自己的景況不好。然而別人還拼命用他的吃他的。說不定還有誰拿他的錢去做爛好人。

「橫豎是我倒楣就是了。好極了好極了，哼！」

「你這個話說得太那個，」太太到底插了嘴，撒沙子似地說着。「哪個親戚措你的油？哪個拿你的錢去做爛好人？」

「真是好好的憑空要發脾氣！」

「什麼什麼！」

每回太太一頂嘴，葵大爺就照例用這些語句。下面的話可一句也說不上，於是急得跳着，把茶几什麼的用手拍着。

「呃呃呃……其實……其實……」

接着忽然眼面前一陣黑，舌子也有點發了麻。

葵大爺大概還打算把他的脾氣發下去。拳頭幌了幾下，嘴張了開來，正要……

可是個戶浪大獸子闖進了門。笑嘻嘻的露出那些大板牙，手裏抬隻大閩雞。

男主人嫌那傢伙打斷了他的怒氣似地瞪着眼。

「噫，你倒還記得今天是中秋麼？」他咆哮着。

「有什麼法子呢。我們如今——葵大爺是曉得的：打了餓肚不算，還背了一屁股印子錢，娘賣身的真是！」

三舅舅要站起來可又倒了下去，身子成了三伏天的洋蠟。指尖發着冷，掌心上全是汗。他不懂別人幹麼要請他來

過節——好像安排一個圈套來叫他那個的。

什麼地方的肌肉一陣收縮，嘴裏又滿滿的全是唾涎。他偷偷地嚥了下去，一面把哆索着的手擋住喉頭。

屋子在打着旋。可是葵大爺還腳跟站得很穩地在那裏說什麼。

「這忘八蛋！三舅舅想。」

他糊里糊塗瞧見他妹夫拿一桿秤來稱那個閩雞。於是一些刺耳朵的話聲在屋子裏滾着：

「三斤都不到！三斤都不到！」

然後又來了那一套：「措油！」我橫豎是牛馬，「大家用了我的錢還這麼沒良心。」

三舅舅張一張嘴要說什麼，可是嗓子裏有東西塞住似的。

忽然那個浪大獸子收了那付笑容，臉子拉長起來：

「怎麼！我們幾時用了你老人家的錢？問你老人家借借債是有的：八分息，還出了押頭。哪個敢賣的措了你葵大爺

的油！

這傢伙說話向來就沒個分寸。

三舅舅身子一震，彷彿東緊着的一些什麼——陡然放鬆了。他忍不住感到一種輕快，竟有喝了一杯酒那麼舒服。他雲裏霧裏，用了全付精力來瞧着那個戶那張粗臉。

可是他脊背上一陣冷，一下子回復了他的意志，他嘴角上就捲起兩條皺紋——顯出五成輕蔑，五成憤怒。牙縫裏迸出了一些抱不平的話。

「了得！對東家這個樣子，這個……」

雖然他落魄到餓肚子，他到底還是個世家子弟，他到低還穿着這件灰布長衫——不過裏面沒襯短褂子就是了。葵大爺的嗓子蓋住了他的話。這位妹夫手拿秤桿跳着，似乎想把自己弄高些去打浪大獸子的腦頂，嘴裏噴出些十分惡毒可又不失身份的呢罵。這麼跳了會兒——就竟舉起秤桿要往對方劈過去。

小少爺慌得哇的哭了起來。太太跑過去拖住她丈夫，一面求救似地瞧瞧三舅舅。

舅老爺用勁站起，屁股又重甸甸地頓了下去。他掙扎着再起來，可是兩條腿撐不住勁，身子搖幌了兩下，趕緊靠上了香几——那付紅燭的火光就一跳。

「呃，呃。」他嘶聲說。眼面前旋着許多花紋。

那個浪大獸子發了牛勁，一把搶過秤桿來，噴着唾沫星子叫：

「說得好！說得好！你賺的錢——娘的，你的錢是你賺的！」

他們似乎打起架來了。

三舅舅緊靠着香几不敢走開，眼睛半閉着，腦袋幌着。

那田夸老的粗嗓子震得他耳朵發漲。

「我不租你的田——我退個明天找中人來——你還我的租金！」

浪大獸子還沒把這些話說完，拾起那隻閹雞就往外走。

怎麼——那傢伙把那份禮物收回了！

女主人寧可暫時說丈夫的不是，不能叫浪大獸子就走。

「不要走不要走！真是有話總說得明白。葵大爺向來是這個壞脾氣——你還不曉得？」又着急地向着三舅舅：

三舅舅三舅舅，你勸勸他！」

那位發了暈的客人猛地醒了過來。他當然得替妹妹夫夫打算一下。於是像初學走路的孩子似的，冒着險一口氣

衝到門邊。

「喂喂喂！……他不聽！……他去了！……」

他手撐在門上，忽然感覺到要嘔吐的樣子。扁平的胸脯一高一低的喘不過氣來，滿臉的汗匯到下巴尖上往地下

滴。

葵大爺的怒氣轉了方向。一雙吊桶似的短腳子跳着躲着。右手一會搥茶几，一會拍拍自己胸脯。

「我真不懂，我真不懂！我的親戚朋友祇會佔我的便宜！一有得吃他們就趕緊來，一有事情他就祇袖手旁觀！好親

戚好親戚——好極了！好極了！……」

三舅舅咬着牙——哆嗦得咬不緊。他狠命地瞅妹夫一眼。

他仍舊什麼也沒說。他打算頂嘴。跟他來往的祇這麼一家親戚，要是斷絕了——那簡直就是斷絕了他的一線生機。現在他祇是靠這麼一點兒希望在過活。希望這家親戚會可憐他。

他讓腿子顫着，靠着門框沒移動一下。

葵大爺老是拿眼睛瞪着他，嘴沒停過。他可像天生成那麼馴伏似的沒一點反響，並且剛才那個浪大獸子來了那麼一手，要是他三舅現在有點不願意的表示——就顯得他是跟那田夸老站在一條線上的。

於是他把跳動着的眼皮變幾變，視線給移到了別的地方。

桌子似乎在蹦着。擺在右角上的那碗紅燒肉——一塊肥的在那里顫動，很有彈性的樣子，有時候幾乎要跳出來。酒壺也幌呀幌的，彷彿瞧見壺嘴裏淌出了一點兒東西。

他嘴脣成了灰色。他耳邊斷斷續續跳着葵大爺的話。

「揩油……好親戚……祇要吃酒吃肉……好極了好極了……」

可是這些聲音漸漸遠去，漸漸遠去，聽來竟像隔了一座城牆似的。一會兒就連這一點點也聽不見了。

葵大娘子歎了一口氣。她怕丈夫對她娘家人說出更加不好聽的話來，就輕輕推着三舅。

「你還是回去罷，你還是回去罷。」

三舅舅搖了兩步，這院子忽然像海船那麼盪着，越盪越快，越盪越厲害，一下子天地都倒了過來。他站不住脚，一交就仆到了地下，昏過去了。

院子裏的枯葉就沙沙響了一陣，聽來好像對酒杯篩着酒似的。

出走以後

何太太忽然回到了娘家，臉色很難看。

「姑太太回來了！那個老王媽一開門就嚷：『一個人回來的呀？』」

的確一個人回來的。祇帶了一隻精緻的小提箱。其餘照道理要帶的都沒帶。譬如聽差，奶媽，孩子等等。祇有她這麼一個人——沒有第二個照應着，就坐了兩個鐘頭火車回來了。

可是這位姑太太沒答腔，一個勁兒跨過那院子，兩隻鷄就咯咯地逃了開去。

「爸爸，」她顫聲叫，她頭一個聽見的是位老太爺。

堂屋裏空空洞洞的，祇有那張歪站着的八仙桌，孤另另跌在兩張骨牌樓中間。老太爺正一個人坐在那裏喝虎骨酒，面前攤着一張粗草紙——墊着些花生米。他一聽見那位來客，就趕緊把捻掉了皮的一粒下酒菜放下，彎着腿子站了起來，兩手合在了一塊兒——像是在接手，又像是拱着作揖。

「回來了……怎麼，一個人麼？你一個人——不要照應就……」

那個不熱不冷地笑了一聲，不耐煩地說：

「爸爸真是你看得我這麼無用！一個人又怎樣！」

爸爸雖是爸爸，可是待他這位女兒很客氣，還夾着五成不安的樣子，像遇見了長官似的。這裏他就瞷她一眼，抱歉地陪着笑臉。

老太太也打裏面屋子裏跑了出來，頭上包着一塊灰色布，身上束着圍裙，滿身的土。

可是老太爺一下子不忍心辭職。那位金縣長待他挺客氣，誇他公事辦得老到。一直等那位知己長官交卸，他才脫離了那把坐了二十幾年的椅子。於是把家具賣掉，把衣裳什麼的都收拾起來。老太太還親自檢那些東西，給弄得滿身是灰。

這趙姑太太回來——他們還當是來接他們的哩。可是……

於是老太爺睜了老太太一眼，把那雙沒光彩的眼睛又回到女兒臉上。老半天他才似乎鼓起了勇氣，全身的勁都給聚到嘴裏，聲音可輕輕的：

「爲什麼呢，爲什麼你要……」

「我要離，就是！」那個粗暴地搶白着。這種勁兒跟她的裝飾很不調和。

她衣裳的那件料子——全屋子祇有她自己叫得出這名目。全身綴滿着並不怎麼好看的花，像小孩子畫的。頭髮燙得一折一折的，罩在那張塗着黃粉的臉上。指甲油油地發着亮。可是今天她算是沒有打扮。氣都來不及嘔，誰還有心思顧到美不美的！

咬着牙啣了一會氣，她想到了她脾氣發過了火，於是又給剛才的話下個註腳：

「我再也不能跟伯峻跌下去！我到現在才明白了他——他簡直惡他，嚙化……自私自利……國家社會上的罪人……」

老太太抬起她那揉紅了的臉來：

「小夫妻吵嘴是常事。怎麼……怎麼……唉，你離了婚——叫我跟你爸怎麼辦呢，叫我跟你爸……」

爸也照樣嘟囔着：

「小夫妻吵嘴是常事，小夫妻……」

他們的女兒跳起來頓着脚。

「煩死了，煩死了！什麼小夫妻小夫妻的，真是……我跟你說不明白，我祇要告訴七叔……你們都不懂！」
她祇相信七叔。於是老太爺似乎有點傷心自己的攀不上，小聲兒歎了一口氣，肚子裏說：

「他們是新派人，唉！」

七叔是老太爺的堂房弟弟。他們感情好是好，不過談到有許多事他倆可不能同意。譬如那天說起金縣長，七叔就一口咬定這父母官是個壞蛋，一點也不顧民間痛苦，祇知道刮地皮——該殺！他說起話來老這麼帶點危險性。可是這也許是他年紀太青的緣故：才三十幾歲，並且是在縣裏頂愛出風頭的一個中學裏當國文教員的。

那位姑太太可一直等到七叔來了，她才開話匣子。她打有知識的時候起——就一直跟着七叔的路線走：他叫她知道女人是個「人」，他叫她放眼去看這世界到底有多麼大，他教會她怎樣用她的腦筋，還有呢——何伯峻也是七叔介紹給她的。現在她要脫開伯峻的這理由——當然也祇有七叔懂得。

七叔比前兩個月胖了些，還那麼有興致，對她像逗孩子玩似的：

「怎麼，閒得沒事做了就鬧離婚玩麼？」

接着他自己一個人大笑起來。

那位姑太太抽了一口氣：

「唉，我跟他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下去了。」

「噫，噫，怎麼呢，怎麼呢？」

女的用力地瞧她七叔一眼，把視線移到了院子裏：兩隻鷄在啄食，一隻在路中間拉了一堆爛屎。

「他呀，他呀！自私自利到了極點，簡直是！」

老大爺在七叔耳朵邊輕得像蚊子哼，彷彿不想叫別人聽見似的。

『七弟你開導開導她罷，她要是……』

姑太太可煩躁的跳起腳來，發紅的臉皺着：

『啊呀啊呀！我不說了！我不說了！真要命，別人說一句你就要岔嘴……七叔我跟你出去說……』

『呃呃呃，』那個擺擺手。『好，姆媽爸爸都不許岔嘴，讓我們姑太太一個人說，好不好？』這裏又大笑了幾聲。『來，

祇告訴你七叔罷……』唉，我們姑太太肝火真旺。

老太太在一刻鐘以前就停住了哭，沒個人來勸——老這麼鼻涕眼淚的沒多大意思。這裏她又把那塊灰布紮上

了腦袋，一面嘟囔着：

『我們不開口就是我祇……』

『姆媽你走開罷，你做你的事去，我不要吃你聽！』

姆媽一難了堂屋，爸爸可就把手按在那把邊臺上，打不定主意。他不知道他該不該留在這兒。

可是那叔姪倆已經走到了隔壁廂房裏。

這屋子光線不大好。兩老向來沒打開了窗子生活過。陽光好容易穿過皮紙糊的格子，就蝕了許多。板壁都漆成黑

紅色，瞧去就像是個無底洞——很可怕的。

姑太太皮肉緊了一下，她腦子裏閃起了一下從前的生活。這裏什麼東西她都摸得很熟：她知道哪一條地板寬些，

哪一條狹好多——她滾在這上面哭過。

胸脯覺得給緊束着，她噓了一口氣，瞧瞧母親那張舊得不成樣子的寧波床——靠在牆邊二十幾年沒移動過的。

她忽然發怒地想：

「爲什麼這張床沒賣掉！」

七叔拿出一支烟來抽着。洋火一亮，照見他臉子莊嚴了點兒。他一雙小眼睛正釘着她——等她開口。

「你跟伯峻到底鬧了些什麼事呢？」

女的往床上一坐，兩手撐在床沿上，對地板瞪着眼。牙齒咬着嘴唇，呼吸得很急；看勁兒是悲哀的成份少，憤怒的成份多。

沉默了會兒她才抬起臉來。於是把屁股坐正，一下，預備要長篇大論的樣子。

「嗯，還說什麼呢……伯峻倒並沒跟我鬧翻；他仍舊愛我，我知道。可是他這個人哪，嗯！我到現在才知道他這個人

……」

那個可摸不着頭腦：

「他沒得罪你，那麼？」

「啊呀真是！她發了急。『他得罪我做什麼！他得罪了我倒是小事了。懂了吧，懂了吧——真是他仍舊愛我，他還是很那個，很……可是我現在不能接受他的愛！』

她跟七叔眼對眼瞧了會兒，她興奮地站了起來：

「七叔你告訴我的：他有救中國的大志，他要振興實業，一回國他就開了那個公司。哼，說得倒好聽。其實啊——其實他是要發財……你知不知道他錢是怎麼賺來的，你知不知道？」

七叔滿不在乎地盯着她，拿微笑着的嘴抽了一口烟，拍拍烟灰。

「唔，怎樣呢！」

「他呀，他呀……」她全身的血在狂奔着，聲音發了顫。『他藉口不景氣，他說去年蝕了二十來萬，放出謠言去說

公司要關門，他其實……他其實……你知道他怎樣，你知道他。」這裏稍爲頓了一下，兩手抓着拳，用力得喀喀着。「嚇，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減少別人的工錢——做工的時間倒多加了兩個鐘頭！他們……他們……那些工人要是不依——他就拿關門來嚇他們！你看他……你看……」

「這些事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他這種慢條斯理的口氣跟她那憤激勁兒簡直太不相稱。

姑太太可發了狂似的。她覺得全身的血管都會爆破。她覺得腦袋在一陣陣地發漲，她恨不得一個炸彈把周圍的東西都炸了個粉碎。她向七叔面前搶進一步，叫啞了嗓子：

「什麼關係不關係，什麼關係不關係……他欺騙他的工人，叫人家當他的奴隸，不管人家死活——他賺錢！他……他……」

七叔決意想叫她安靜點兒，就一句口也不開，祇在屋子裏回來地踱着。不慌不忙地抽着烟——火一亮，照見他嘴角上那個微笑還掛在那裏。

這麼閉了分把鐘嘴，那個真的平下了一點氣。她又坐到了床上，彷彿劇烈運動了之後那麼疲倦。手貼到了額上，指甲在暗地裏閃亮。

「噢，陸子根家裏我知道的真慘！」她自言自語說着，又頓聲噓了一口氣。

「什麼陸子根？」

「在公司裏做活的。」

停一會她把貼在額上的手放下來：

「他們已經吃不飽，現在更加……真慘無人道……他們要求米貼，伯峻也硬着心腸不許，還說「我不怕他們風

潮：我有法子對付！祇要他們敢！你不知道他那時候那付臉色——簡直是個野獸！簡直要吃人……我現在才知道他自私自利到這樣子——腐化惡化守財奴禽獸國家社會的罪人……」

她嗓子又越提越高起來。

七叔停住了脚，嘴張一張要說話，她可搶着說了：

現在完完全全明白了他的爲人哦，他祇要發財，祇要發財，別人的死活就一點不管……太慘無人道……他還說這是爲了生活——爲了我們的生活……造孽錢！騙來搶來的錢！我讓他拿這些錢來養我麼他……他他……時，現在公司裏加入了那個什麼死寶死的股子——他更可以仗外國人勢，更可以……更可以……」

這裏——七叔趁着把剛才要問的話問了出來：

「那你有沒有把伯峻的祕密告訴陸……陸……陸什麼呀，那個工人？」

「陸子根。」

「唔，陸子根，那你有沒有告他這……？」

「那沒有，」她抽了一口氣。「我本來還希望伯峻改過的。」

於是七叔又跨起他的大步子，打這邊踱到那邊，他想着什麼，用勁抽了兩口烟，就把烟屁股摔掉。他問：

「那你打算要怎樣？伯峻是……」

「離婚！」那個斬釘截鐵的。「我有我的思想：我不能跟一個吃人的野獸生活在一起！那些窮人的痛苦——唉，真

是……我决定了就出走，等辦好了離婚再去接孩子。我跟辜寶珠談過的：她也說我的話對……」

隔壁有輕輕的腳步響，接着聽見她母親急促的呼吸聲。

七叔可笑了，一面掏出一隻表來看了一下。

「你根據民法第幾條跟他離婚呢？」

「什麼根據第幾條？」

「我是問你提出什麼理由來離婚。哪！他並沒有不養你，他還養了你一家人哩。還有呢！他沒有姘頭，沒有停妻再娶。他也沒有虐待你過。再呢……」

「他的思想！他的行為——他是——」

那個大笑起來，這聲音似乎在板壁上碰了一下，就有力地彈了回來，滿屋子跳着。

「孩子話，孩子話！」他又笑。「你法律知識真太欠缺了！什麼思想，什麼行為——唉，我的姑太太……」

姑太太倒給楞住了：不錯，離婚理由她眼睛生了根似地釘着她七叔，腦筋裏一些東西亂七八糟在翻上翻下。可是她替那些窮鬼不平：她不能那麼腐化惡化，那麼落伍——還跟那個吃人野獸獸下去。於是她把身子一伸着，不一定要什麼法律手續她也可以離！

「我總而言之不幹了！我要像玩偶家庭裏那個女主人公一樣！」

要談這一套——是七叔的拿手：這些書還是他介紹給她看的。他就上了講台似的嚴肅着臉，可是還帶着三五成俏皮勁兒——不然學生子不歡迎。

「玩偶家庭的那位太太是自己的事呀——她丈夫虧待了她呀。你呢——其實事不關己，你本可以……」這裏又掏出錶來瞧了瞧，送到耳朵邊聽聽，又放到眼面前，「啊呀，三點了。」

她身子不動，眼睛也不動。很固執地說。

「事情當然不關我的事。可是我有我的人格，我有我的思想。」

「唉，真孩子氣！——做事全憑一個衝動，一點不相干的事也鬧得這樣……」

姑太太猛的站了起來，幾乎要打架似的。

「不相干的事，不相干的事！——看到那些窮人那麼痛苦也是不相干的事……我的思想不是受你的影響的麼——你叫我用腦袋，你叫我睜開眼睛來看這世界，你叫我想到民衆的痛苦……什麼，你現在倒說是不相干的事！」

七叔可沒想到她有這一着：他用拿過錶的那隻手搔搔頭皮，舌子也打起結來。

「這是……這是……我們所以要有這種思想——無非是怕我們自己落伍，我們……我們……」

「我也爲的怕落伍——所以要離開伯峻！」

「呃呃，呃呃。」他像瞎輪了錢似的臉色，那些眉飛色舞的勁兒不知逃到哪兒去了。「呃，你聽我說。像伯峻……像伯峻……唉，他有什麼辦法呢？這是生活，你跟他是……」

「可是……」

「是啊，是啊，你的意思我明白：我還不了解你呀……不過生活是……生活是……呃，我們不妨把生活跟思想——解釋成兩回事。思想歸思想，生活歸生活。」

他舔了舔嘴唇，注意地瞧一下她面部的表情，於是咳清了嗓子，頭頭是道地說了起來：

「當然——做人祇好這麼個做法。譬如你們那位胡老師——他口口聲聲咀呪封建勢力，口口聲聲希望農人抬起頭來，可是他每年秋天就回他鄉下收租，少一顆都不行；他在他鄉下很有勢力。這是沒辦法的：他生活靠的是這個。不然叫他怎樣呢？把田都分給個戶麼——像復活裏那個少爺一樣：笑話就是托爾斯太自己——哼，托爾斯太正是個小器鬼，半個蚌子都要計較的。」

這裏他打定主意要說一句發聲的話來開開胃，就又——「托爾斯太跟屠格涅夫鬧雙包——說不定還是爲了一柯貝克稿費的事哩。」

於是放着嗓子大笑。

女的可沒有笑；她給弄得糊塗了。生活——不錯，她先可沒想到。她太同情陸子根他們，就激起了她的義憤。可是她現在該怎麼辦呢？她教了一口氣。

七叔又正正經經把剛才的話說了一遍。聽着姑太太似乎沒先前那麼肝火旺，他就第三次掏出錶來已經過了三點，他得到學校裏去開教務會議。臨走的時候，他還叫她靜心想一想。

「你該仔細想一想，別憑一時的衝動，別那麼任性。這是大事：我們得拿出理智來，要不得孩子脾氣……好，回頭我再來跟你談一談。」

她追到門口：

「七叔！遲疑了一下：『沒什麼……回頭一定來麼……』」

屋子裏祇有她一個人，像七叔那麼蹣跚着。烟有股臭味兒，抽了兩口，舌子就發辣。這種烟她抽不來。

「這總是毛把錢一盒的壞烟！」她生氣地把牠摔掉。

老太太跟老王媽在別的房间裏找剪子，一面唧唧着些什麼——似乎在互相埋怨。堂屋裏可響起老太爺抽旱烟的聲音，那麼沒勁兒，那麼單調，彷彿人類一輩子祇配抽旱烟——一面抽着，一面安心地等着老死。

這些一切——對姑太太當然非常熟悉。她彷彿覺得自己一直生活到這裏，並沒遇見那個何伯峻，並沒結婚。似乎她還才打學校裏回來哩。

不過也有點不同：那時候她祇穿着破棉襖，罩着補了又補的藍旗袍。腳上老是一雙膠底鞋；夏天泡着腳汗，冬天就冷得像冰。

「唉，這生活！」

這算什麼生活！——沒一點活氣，沒一點熱鬧，沒一點樂趣。

二十來年的日子刻板地過了下去。老太爺下了衙門回來就苦着臉訴窮，計算着自己哪一年才可以出幕庫運。他那麼自言自語地嘟囔好一會，接着就歎口長氣說他累了孩子們，孩子們也累了他。於是老太太又發了老毛病——傷心地抽咽着，一直要等到老王媽問他豆腐預備怎麼吃法，她才停了嘴。

姑太太那時候就簡直不知道一個家庭會有歡笑。家裏的事雖然不用她操心，可是總有說不出的憂鬱釘在她心底裏。一到了天黑還沒點燈的時候，她聽着爸爸的邊抽旱烟邊歎氣，姆媽跟老王媽的嘟囔，院子裏那些鷄咯咯的叫，天上的風聲，遠處軍營裏的吹號，她不知怎麼就感到太淒涼，她常常無緣無故哭了起來。

祇有在七叔那裏得到一點安慰——那些書，那些思想，他還介紹了伯峻給她。

現在七叔也還是那個，告訴她生活是……

她心臟上感到一陣冷，她覺得累起來，很想在那張有彈性的銅床上躺一會，可是這兒祇有那張破舊的甯波床。

她可沒坐下，祇瞧瞧沒有天花板的屋頂，瞧瞧糊着皮紙的窗格子。自己忽然有點奇怪起來：她居然在這潮濕的黑屋子裏住着長成大人。她打了個寒噤，覺得有垃圾堆上那些小蚊子叮滿在身上的似的。

一下子她不知道要怎樣才好，走着腿太酸，坐下吧——她似乎有點怕那張床，站在這裏也不是個勁兒。她希望七叔快點兒來。

「這種生活簡直是！」

自己也莫明其妙自己說的是那種生活，一雙脚可不知不覺移到了房門口。

外面那位老太爺還坐在桌邊，他是默在一個地方可以幾十年不動的。可是這時候似乎吃了一驚，遲緩地抬起屁股要站起來。

她太太可又轉過了身去。她跟兩老都沒話談。老太爺祇會一個人嘟囔着自己命苦，老太太祇會跟老王媽吵嘴。現在她倆正哇啦哇啦着：老太太怪王媽不小心丟了剪子，王媽可一口咬定是老太太自己揀進了箱子裏。於是姑太太又煩躁得鬚子都發了紅，跳着脚嚷，聲音像是壓榨出來的：

「煩死了，煩死了……爲了一把剪子這樣吵，真是！」

她聽了會兒，就靠着床站着。一下子又恐怕有什麼東西咬她似地趕快挪開了身子，用手輕輕在靠過的地方探撿下。她又跳起來，身上總有一種說不出的不舒服。平日這時候她正用開水沖着肝精喝——比牛肉汁還好吃。有時候還得吃一片麵包。然後伸手去拿剝好了伺候着的花旗橋子過來。沒有朋友來熱鬧，就逗着孩子玩。晚上呢——更不用說，伯峻忠實地陪她坐上車子，開足馬力上回力球場，上百樂門。總而言之，生活得一點不寂寞……

可是她心一跳，接着就彷彿闖了一件禍事似的想：

「還回到他那裏去麼？」

七叔的話不錯：不妨把生活跟思想解釋成兩回事。她咬着嘴唇，到現在她似乎徹頭徹尾知道了他這句話對她不是沒好處的。

天慢慢黑了下來，屋子裏就祇有窗上泛着白色。

遠遠的軍營裏的號聲沉着地叫了起來：打頂低的音行，進了三度又進行三度，一直吹到高得打顫的音。每一個音都像一條細銅絲似的穿過她的心臟，波動着，哆嗦着。

這位姑太太又感覺到了從前當小姐時候的心情：她鼻尖子酸疼了一下，顫聲透了一口氣，眼睛釘着窗子。唉，那種日子是那麽窮苦，那麽單調，那麽灰色！

她嚥下一口唾沫。

這里她怎麼也住不慣。可是她往哪兒去呢？

於是她又暴躁起來：想痛痛快快地發一回脾氣。她埋怨自己太鹵莽，想也不想一下就留個條子出走的確像七叔說的——「一時的衝動。」

她要是再回去……

忽然兩手緊緊抓着拳，一雙腳很重地踐着地板。

「不回去，不回去！——回去太丟面子了！」

心跳得很響。血又那麼狂奔着。額頭在發燙。她想像她要是回去了——伯峻會有怎麼一張臉：挖苦她似地笑着。鼻孔裏哼呀的：「嗯，我曉得你會回來，所以並沒着急……」

她就咬着牙恨着：

「到底是野獸到底是……到底是……」

那傢伙準有這麼一手的。他現在當然一點不着急：還照樣看報，照樣抽烟。一想到太太——也許還得微笑：他不理，讓她回來叫她自己丟面子！

這黑屋子裏這位太太覺得肺部緊縮了，什麼地方一陣刺疼，她哭了起來。

「哪裏去呢，哪裏去呢……身世這麼慘……」

一面恨着何伯峻那滿不在乎的勁兒，一面替自己傷心。這件事真做得太孩子氣——留下個條子就走，也沒想一想離脫了丈夫有什麼結果。

以後是怎麼一種生活呢……二弟三弟當然得輟學。大哥準得失業，帶着老婆兒女一窩子回家來。老太爺已經辭了差使，那就得成天在家裏喝虎骨酒，抽旱烟，歎着氣發牢騷。老太太呢——一天到晚哭。祇有在跟老王媽吵嘴的時候

就停一會兒。一家十幾口都擠在這所潮濕的黑房子裏挨着餓，噙泣着。太陽永遠晒不到他們頭上來……

她哭得厲害了些。

老太太走了進來，想勸勸老太太，可是自己硬住聲音說不出來，嗓子裏「嗯，嘿！」地叫，右手抹着眼淚，左手撫在女兒那一蓬灣灣扭扭的頭髮上。

姑太太老釘住想像伯峻抽着煙微笑的勁兒。他等着他的勝利，預備對她這丟面子的人時幾聲。於是她咬着牙，噙化惡化禽獸！她真不懂他心腸那麼硬——還說愛她哩！她嗓子裏哭出了聲音，肚子在抖動着，肩膀使勁一抽一抽的。等七叔來了她得……

「唉，七叔沒想到這一層。七叔沒……」

七叔來的時候已經快要吃晚飯。他還是那麼起勁；他自己以為一舉一動都很俏皮。

「唉，我們的姑太太，你看罷，伯峻的電報。」

伯峻的電報——姑太太跳了起來，心也跳了起來，身子像泡在溫水裏似的。

「什麼！」

電報並不短：打給七叔的。原來她一走，伯峻那麼傷心——連飯也吃不下。唉，真是並且她留下的條子上沒說她要到哪里去，害伯峻打電報問七叔——她是不是回了家。她覺得她自己對不起別人。眼睛就想淌淚水，可是她拼命忍住了讀下去。可憐，伯峻還等着七叔的回電哩！一接到回電——他就得親自來接她回去。她裏裏眼睛再看一遍：一點不錯，他要親自來接。

於是大顆淚滾了下來。別人多麼愛她，誰

「你想想你的孩子氣。」七叔掃那兩老一眼。「你應當前前後後想一想呀：離了他怎麼辦呢。難道——難道——」

難道去革命不成？你總是……你總是……」

「啊呀，別說了別說了！」姑太太抹抹眼淚撮着嘴。

七叔大笑起來，得意地又瞧瞧兩老。大家都知道姑太太這泡眼淚怎麼來的，提得高高的心就有了個着落。老太太感謝地呀了一聲「阿彌陀佛！」老太爺長長地透了一口氣，裝上了旱煙——裝得比往日滿。連老王媽也倚在堂屋門笑着。

「馬上就回電呢——叫他明早來接你！」

「隨你罷。」

接着七叔又爆出了大笑聲。把一肺的氣笑完又吸上第二口，就裝着好容易才忍住笑的樣子，又說起正經話來——這祇有姑太太懂得，臉子就祇對着她一個人：

「我說過的生活歸生活。我們做人當然是這麼個做法。思想呢——祇不過爲了要表示我們趕得上時代，表示我們沒落伍，不叫別人笑話我們如此而已。在明哲保身這範圍內，思想不妨前進一點。可是你這回……嚇，這回我們姑太太發了儂勁，竟……竟……你想想，呢，姑太太，我們放下了牛油麵包不吃——去吃窩窩頭麼？你難道竟要去……竟要去……」

姑太太腰板一扭，又擺出付愛嬌勁兒撮起嘴唇來：

「啼，說够了！誰不知道……七叔你趕緊回個電報。辦完了正事我請你上松鶴樓，姆媽爸爸做陪客。」

七叔又大笑着，一面可還沒忘記找紙筆來擬電報。

老太爺莫明其妙地站了起來，敲掉旱煙筒裏的煙，兩手合到了一塊。像對姑太太謝恩似的。老太太似乎故意地在身邊擦過一下跑進房去，忙着打開了夾板的皮箱，找出那件穿了二十年的木機緞襖子來，一面興高彩烈地嚷着叫

老王媽不必弄菜了。於是老王媽跑進廚房裏去。院子裏兩隻鷄給嚇得咯咯地跑。

什麼都有了活氣。

姑太太——她可打開了那隻手提箱，拿出她生活裏不可或少的那套行頭，對着鏡子在自己微笑的臉上做起功夫來。



皮帶

一件成了白色的藍竹布長褂，一雙軍用皮鞋，鄧炳生先生到首善之區來找梁處長，請他「栽培栽培。」

把一隻舖蓋，一個網籃，用洋車拖進處長公館裏的時候，炳生先生袋裏只剩了塊把錢。他打算吃住在梁處長公館裏。可是梁處長抬起頭，眼珠從鼻尖兩旁射下來，眉毛中間打三條皺紋。

「唔，本來呢，我這里可以住。唔，但是呢，唔，住了兩個客。那你住到處裏去罷，我先通知梁副官，唔，橫豎你不是外人。」炳生先生的娘，跟梁處長太太是不大親的表姊妹，所以他橫豎不是外人。當天就搬進處裏，那由梁副官編派，住在副官室隔壁的上士房裏。

梁副官摸摸腦袋擺擺手，拿出幾下辦事精神，指揮勤務兵替炳生先生鋪床。

「江斌，褥單要舖平哪，你真是……還要放下些……唉，對了。」

房裏很乾淨，朝南兩扇玻璃窗，太陽射進兩塊光，倒在地板上。這房間睡兩個把人倒頂舒服。炳生先生很受用。

「梁副官是好人，」他肚子裏說。

「上士雖然是上士，倒是讀書人，人倒還不俗，不然我也不會……對不對……哈哈。」梁副官雖然是好人，笑起來可像壞蛋。

炳生先生就跟梁副官打得爛熟了。梁副官是梁處長的堂姪，炳生先生稱做五哥。五哥跟他談處裏的情形，談副官職務之難，談……談來談去談到娘兒們，因此連帶地把說褲的事也談到些……

「快看」梁副官聽到皮鞋響。

「什麼？」炳生先生把窗簾掀起一角。
什麼兩個娘們兒。

「好不好看？」梁副官忍不住地笑。「這兩隻都是處裏的女同志。」

「幹什麼事的？」

「司書女同志總是當司書，不曉得何解……那個穿藍袍子的是准尉，這邊一個是少尉……」

把眼睛釘着准尉少尉，一直到她們轉了灣。炳生先生掉過腦袋瞧瞧自己的褪色藍竹布袍，臉上發燙。他低着腦袋。
頸子像是硬的，幾次想挺挺胸脯，昂昂頭，老沒辦到。

「五哥看我這次事情找不找得成，你說？」

「慢慢地來，急什麼？」

炳生先生要歎口氣，可是把氣拼命屏住，不叫給梁副官聽了去。

「你愁什麼？」梁副官舐舐手指，翻着眼簿。「事情間姨爹要，要不到就住在這裏吃，慢慢地來，哈哈。」

「說是這樣說，不過……」

那個似乎一心在眼簿上，嘴裏慢慢地來：

「不要緊的，時氣一來事情就釘着你來。急也沒用：「欲速則不達，」哈哈。」

炳生先生打個呵欠，到新鋪的床上躺着。

「女子也當少尉准尉？」對自己說。

少尉准尉雖然只是起碼官兒，可總是官兒，不是士兵。炳生先生料不準他這回可以撈到個什麼。起碼得弄個准尉。

吧，可是也得碰「時氣」。炳生先生兵是沒當過，却當過士傳令中士。士跟兵差不離，腰上只配綁一條橫皮帶。而那倆娘們兒，要是一武裝起來，是斜皮帶。

「堂客們也吊斜皮帶！」

一個勁兒跳起來，他在房裏打旋，像要找一條斜皮帶。

「這一次要做長官才好，當士兵真是……」

炳生先生倒不是要過什麼長官癮，只是家裏窮了，他的娘老子靠他有事時接濟。當官長比士兵多幾個子兒，是一二呢，因為家裏窮，給鄉人族人都瞧不起，他就想爭口氣。

對窗子站住，瞧着太陽，打了個噴嚏。幻想也從噴嚏裏噴了出來。他要是當了長官，就譬如說准尉罷，他得着上武裝，吊着斜皮帶，回鄉去一轉。他第一個去拜望那烏七伯伯，把眼睛長在額頭上的。他得在城裏走走，那些綁橫皮帶的士兵瞧見他，就腳跟靠腳跟站直了，叫「敬禮！」於是所有的熟人都嫉妬地瞧着他。於是……

嚇嚇，那時候！

他又在房裏打旋，旋一會又輪到床上。

幻想不大豐富，想了點兒再想不上了。總而言之想爭氣，想對他們來一種形而上的報復，他非爬上去做個「高」點的人不可。

他起來吐口吐沫又輪倒，他聽着隔壁梁副官格達格達地在打算盤，打着打着梁副官用了九成鼻音喊人，

「江斌，江便。」

梁副官似乎在問着江斌一些什麼事。接着梁副官走路的声音和拿皮帶的聲音；梁副官要出去。

炳生先生不知怎麼個衝動，飛起來走到門口，瞧梁副官出去。

皮鞋響啾啾一聲，梁副官出來了，向炳生先生點點頭就走。

武裝整齊，斜皮帶符號上是藍邊三顆星，三顆……

這些印象的總和，使炳生先生覺得梁副官怪偉大起來。梁副官是上尉，尉官裏第一個大的。這種偉大於炳生先生可還親切：在這一輩子中不見得就爬不上一個上尉……處長姨爹當然更偉大。可是偉大得不近人情，就是說炳生先生自量爬不上那麼高。

「沒有那個福分，」他自己說的。
他歎了口氣。

二

日子走得比處長姨爹的汽車還快，炳生先生來這裏已經有兩個星期了。

家裏來過一封信，兩個明信片。他的老子以為找事不會比種白薯更難，所以叫他馬上寄五六塊龍洋回去，並註明不要鈔票，他以為兒子早做上官了。又告訴他，族上七伯伯，鄉裏王九太公，對他家裏的種種凌辱，輕蔑，嘲笑。他娘氣得哭了三天，鬧着要上吊。最後一個明信片上有齊備的口吻：娘說，再不寄錢來，娘就到城裏做老媽子去。

炳生先生當時很憤怒，預備用很重的口氣回封信。可是娘老子怪可憐，沒見過什麼世面，對兒子的期望又大齊。對兒子總是好意，雖然有了點牢騷。炳生先生回信，詳細說了找事的難，現在還沒找着。最後叫家裏以後別寫明信片，免得給人瞧了笑話。

想起家裏的事，想到自己的事，老沒着落，淌起淚水來了。

「怎麼辦呢？」差不多每天要這麼想一下。

目前沒辦法；處長姨爹叫他等機會。

意識漸漸地變，現在變成和一切都不融洽。梁副官那像鷄叫的笑，喊人時候的鼻音，炳生先生覺得怪討厭，可惡，卑鄙；他們那一窩子人都這麼着。處長姨爹也不是好人。炳生先生不過是要飯吃，不然——

「不然哪個高興看他們那副臉色！」

炳生先生只有在必要時才到處長姨爹公館裏去，不然就躺在房裏。上士在房裏便跟上士談談。梁副官房裏也少去。

上士以前當學兵，現在晚上沒事就看些書。炳生先生對那些書毫沒興味。

「你天天發狠看書，預備升官麼？」炳生先生笑着，不過是隨便說說，諷刺倒是沒有的。

「我哪裏想升官，我連希望都不希望。」

炳生先生突然歇士底里地起來。

「笑什麼？」

笑什麼？炳生先生自己也說不出。十五秒鐘後，他費了大勁去把笑收住。

他倆每晚上都談得很多，尤其是隔壁梁副官出去的時候。有時候那些傳令兵和勤務兵也到房裏來扯談。他們大半是惡意地挖苦哪位長官，不管處長也好，副官也好，都談。此外就用了些最老實，最乾脆的字眼，來談兩性的生殖器跟性的事件。上士是「讀書人」，可是也跟他们那麼說着。那些兵並不怕上士。炳生先生起先很怕聽那些個話，像一聽就得失去身分或未來的斜皮帶，但混上什麼三四天就慣了。那些兵要是有事去，不能到房裏來扯談的時候，反而感到一種寂寞。他彷彿自己成了他們的一個分子：掛斜皮帶的事不再去希望，這似乎是另外一種人的事。

那些士兵本來見了炳生先生有點拘束，因為炳生先生穿着竹布長衫，又是處長的親戚。上士就給炳生先生解釋。

「我們隨便好了，鄧先生是很隨便的。」

「鄧先生以前在那裏的？」

「我以前當傳令中士，」炳生先生莫名其妙地感到快意。

「讀過很多書吧？」

「那里，我高等小學沒有畢業。」

炳生先生接着說了點憤慨的話：什麼親戚不親戚，關的還是關人，窮的還是窮人。

「那當然，」上士說。「而且不關的想升做關的，關的想再關，我却不想。」

「我們沒有出路，」炳生先生紅着臉，「來不得，當土匪都行，媽的。」

最後兩個字說得不大順口。

他們對炳生先生什麼嫌也不避了。可是叫起來還是叫「鄧先生」。鄧先生要他們叫他「老鄧」，他們沒改得過

口來。

炳生先生並不是要適應他們隨便說說的，他對關親戚的確有點仇視。

有一個星期五處裏開除了一個傳令兵。處裏的士兵都不平，炳生先生聽了更有點那個。事情是在辦公廳裏有個什麼潘科長那傳令兵倒杯茶，但茶壺裏已經空了。

「怎麼會沒有茶的，你吃了飯全不管事麼！」科長說。

「報告科長，我不是勤務兵，是傳令兵。」

這報告給潘科長的脾氣加了勁。

「管你什麼勤務不勤務，辦公廳茶總得喝……」想了一會似乎沒話可說了，就：「混蛋！混蛋！長官受你們的氣……」

潘科長就開了個條子給梁副官。梁副官就叫那傳令兵來「申飭」，算餉銀叫他走路。

「如今呢？」炳生先生問。

「當然走了。」副官的勤務兵江斌說。

「他們總不記得士兵也是人。」上士高聲地。

炳生先生聽了上士一眼。

「那個潘科長是怎樣一個人？」

「天天打這里走過的，明天我指把你看。」

聽見了科長一眼，炳生先生甚至於幻想着有一把手槍打死他。

和他們打在一起感到點快意，親切，可是晚間上床以後就想起失業的悲哀，由這種悲哀又歸到憤怒：他們升官，他們發財，撇下炳生先生，憤怒加一成，跟士兵們的友誼就深一成。他現在只想弄一個——好點是上士中士，再不然上等兵都行。

炳生先生那天見着當處長太太的姨媽就說：

「我住在處裏心焦死了，不曉得究竟有法子沒有？」

「找你姨爹的人太多了，都是不大好設法……不過一有事先儘你，橫豎有吃有住，又有人照拂，總沒有什麼不便。

……急也沒有用的，不是麼？」

「但是我家裏……」炳生先生頸子又是軟的，低着腦袋。可是眼睛在看着處長太太，想她說「那我替你寄點錢

去好了。」

但不這麼說。

「不過你心焦也沒用啊。」她輕鬆地。「你姨爹那里我天天催他，他總說等等看……他實在太忙了，公事又多應酬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請，今天又有人請，就是那個司徒委員——現在姓司徒的人真少，我還當牠是個名字哩，真笑死人……」

「我是無論什麼事也行的，就是當傳令兵勤務兵也好。」

「勤務兵就……」她搖搖頭。「十塊五毛錢一個月，火食吃自己的，忙又忙得個要死，外開一個也沒有。不過也得看是哪個的勤務兵，像科長科員他們的勤務兵，就沒有一點好處。你姨爹的勤務兵那就不同了。一個下士每個月也有五六十塊，比當少尉都……」

回來後他問梁副官，處裏可還有上士缺。梁副官告訴他處裏只有兩個上士額，一個是同房間內那位，另一個是處長的馬弁，說了就學鵝叫。

這晚有個想頭使炳生先生睡不着。他有種命運的經驗：凡是希求着的結果是達不到；反之，沒想到的事倒會意外地來臨的。這一向他都沒有想到斜皮帶，也許……

「也許這一次竟吊得成斜皮帶，我這一向都沒想牠。」

接着又：

「狗婆養的，此刻不是又想到了？」

一想到斜皮帶，斜皮帶的事多半又沒望。

「他們哪里會替我誠心找事，誠心找還找不成麼，一個中將處長……我的事情，他們只說說風……風……風什麼話的。」

炳生先生記得「下江人」對這些話有個專門名詞，叫風什麼話，但中間那個字怎麼也想不起。他歎了口氣。

三

可紀念的一天。

這天天氣不算好，可是時氣好。梁副官告訴炳生先生：處裏出了個司書缺額，處長說給炳生先生補。

「以後你就可以安心了……拿到薪水不過要請客哩，哈哈。」

「五哥說的是真的麼？」炳生先生的聲音打顫。

「狗哄你……你快些寫個履歷罷，姨爹說的。履歷片子這裏有。」

炳生先生抖着手指接了履歷片，逃似地出了房門。

忽然又站住：

「是准尉是少尉？」

「本來是個少尉，不過把你補起來還不曉得是少尉准尉橫豎……。」

下面的話炳生先生沒有工夫聽，一腿跨到自己房裏，他當然希望是少尉：比准尉多十塊龍洋。但是，他又想，准尉也

行總而言之是斜皮帶……

一身的血在狂奔，心臟上有三百條蜈蚣在爬着的樣子。額頭上沁出了十來點汗。

「呃，真熱！」

突然發現了手裏拿着的件把東西：才記起是來寫履歷的。

「怎樣寫法呢？」

爲鄭重起見，先打個稿子給梁副官看。

出身：「高等小學堂肄業。」

經過職務：「曾任傳令中士。」

「要不得要不得，」梁副官儘捧着肚子學雞叫。

炳生先生茫然了。

「要怎樣寫呢，我不會寫啊。」

梁副官給他改了一下：什麼中學畢業，又是什麼機關裏的書記，又把學堂的「堂」改做「校」。

「人家不會查麼？」炳生先生問。

「哪里有人來查？」

「五哥你說鹹板鴨好還是燒鴨子好？」

「做什麼」那個愕然地。

「我想送姨爹一點人情。」

「那又何必，不過燒鴨子比板鴨子好。」

炳生先生手發抖，履歷寫得怪費勁。

「五哥你說房子呢，房子怎樣辦？」

「你住的房子麼？自然把你搬到辦公廳旁邊職員室裏去。」

「啊呀真熱！」拿袖子揩揩額頭。

就在當天，江斌把炳生先生的睡覺行頭，從上士室搬進職員室。同房間的是薛先生，中尉收發。

「從此以後……」炳生先生老這麼想着。

這麼想着一直到夜裏老睡不着。外面下着毛毛雨。裏面是薛中尉收發一個勁兒儘打鼾。炳生先生又覺得熱，小褂袴像發霉似地潮着。

「從此以後……」

少尉還是准尉可不知道，可是爲得怕希望太大而有幻滅的悲哀之故，炳生先生從准尉着想。三十二塊錢：火食十塊，自己用十塊，寄娘老子十塊，還有兩塊——按月儲蓄。不，這還不是急務。第一得支幾塊錢做套灰布衣，買根斜皮帶，斜的！脚上這雙軍用皮鞋還是當中士時期穿的，太不成話，所以新皮鞋也是急務之一。軍帽五毛錢一頂，可是躊躇着，還是厚邊的好，還是薄邊的好。

「從此以後……」

從此以後，掛橫皮帶的瞧見自己就得「敬禮」。他回鄉去的時候，也掛斜皮帶，用額頭看人……一想起前幾天還說過就是當傳令兵勤務兵都行，臉上發起燒來。

第二天很疲倦，張開眼，薛先生已經在刷牙了。

炳生先生不大自在。薛先生是中尉，中尉與准尉之比，等於准尉與中士之比……可是馬上又想開了，薛先生起碼有三十多歲，自己才二十七，到了三十幾，不見得連一個中尉都爬不上。

「薛牧發今年貴庚？」

「十八。」

「不是，我問你貴庚。」最後兩個字說得非常響亮。

「是啊，我今年十八歲。」

炳生先生幾乎跳起來。可是鎮定住自己，打個呵欠，表示他沒聽見那句話。

下午三點鐘，一個含有最重大的意義的三點鐘，一個平常跟炳生先生打笑的傳令兵到房裏來，手裏一個大信封。「恭喜鄧先生，請你蓋個私章。」掀開一本簿子。

炳生先生先用發瘧疾似的手去接了大信封，擦擦眼睛，瞧他的左角上一條字。他集中全生命的力去辨「尉」字上面那兩個字的差別。

右令少尉司書鄧炳生准此

再瞧一遍：「少」——一點不含糊。

「怎麼來得那樣快，那東西？」他去問梁副官。

「這是處裏的公事，你沒看見麼。還要呈請部裏正式下委。」

「呈請不准呢？」

「沒有不准的。你放心到差好了。」

馬上就到差，馬上認得許多同事，自然都是掛斜皮帶的。在辦公廳裏呢，有批士兵伺候着，這批士兵就是炳生以前在上士房裏跟他們天天打在一起的。

「這有些討厭。」炳生先生想。

他後悔他不該以前跟他們太放肆，失掉變成現在的斜皮帶身份。還有更糟的是，他告訴了他們，什麼高小沒畢業的，什麼當過傳令中士……

「他們一定看不起，不當我長官看待。」

給士兵瞧不起的長官，做人是很難的；身份、面子、莊嚴，所有這些全扔在垃圾桶裏了。

「真可惡！」炳生先生恨恨地竟說出了聲音。

「什麼？」同科的蕭書記問。

「我說本處裏的勤務老爺。」

一位科員獨自地插嘴：

「無論那個機關都是一樣，勤務總沒辦法。軍隊裏就好，管教嚴，不聽話就打軍棍，禁閉。這裏是時。」

「有時候士兵還看不起長官哩。」炳生先生試探地一句。

「那倒他們不敢，長官究竟是長官。」科員說。

炳生先生下了辦公廳，天天跟住在處裏的同事談，譬如梁副官，薛收發，還有幾位司書和書記。性的事件必須要談的以外，就是電影哪家好，賣唱的女性誰屁股大，皮鞭腿和馬靴之比較，還有是某人升級升得快，某人一輩子不升級，且給撤了差等等。

「老熊真是糟糕，拼命找人說話，唔，倒撤了差。」

「哪個老熊？」炳生先生要表示自己跟在座的是一夥，裝了很熟悉似的臉嘴問。

「你不曉得的。」

「一個人。」梁副官說，「什麼都說不定，全靠個時氣。一個人時氣一來，從少尉一升就可升做少將的。」

「由上校升少將就難。」炳生很在行地插句嘴。

「無所謂，全在平時氣。」梁副官確信的樣子。

炳生先生想：

「我日後會不會升？」

這還用說麼。處長姨爹既然那麼關切地給他找到事，當然還得關切地升他的級。一升中尉書記，再一升跟梁副官同等。再幾升，嚇……炳生先生預算着在處裏幹十年，上校科長都可以希望到的，那時他不過三十七歲。

炳生先生心境很開闊，飯量增加三分之一。

四

現在炳生先生到差只三個月。可是我定得把炳生先生向讀者再介紹一遍，因為你現在要是見了炳生先生，決不會認得他的。

炳生先生着上嶄新的灰布衣，嫩黃色的斜皮帶。脚上是黑色硬底皮鞋，走起路來受受地怪癢癢。胸脯子當然像軍官樣地挺起，頸子以前是鬆的，如今可硬得厲害，但對官階比他高的是例外。本來怕處裏的士兵瞧他不起，現在已經證實士兵不敢瞧他不起。士兵在路上遇見他還立正致敬哩。有時候他走路故意向有個士兵站住的地方衝去，士兵就很快地讓在一旁。同事呢，同事沒絲毫輕視他，即使是上校科長，也客客氣氣。

起居是有江斌伺候。照規矩炳生先生可以跟另一個尉官合用一個勤務兵，可是他沒用，每月就能拿半個勤務兵的錢：五塊兩毛五。江斌服侍，每月給江斌兩塊大洋。所以炳生先生每月的收入一起有四十五塊兩毛五了。那三塊兩毛五是額外收入，炳生先生預備拿來看看電影及其他娛樂的用處。

喊人的時候，炳生先生也學了梁副官的，用九成鼻音。

「江斌，江便……喊你怎樣總不來，嗯……有的事情做慣了的，還是要囑咐，真是……」
於是昂着腦袋，硬着頸子，叫江便鋪被，倒茶，等等。

其次是炳生先生覺得自己知識差了一點，很用着功。由薛收發的介紹，買了三部極切用的書：公文程式大全，秋水軒尺牘，燕山外史。他方面炳生先生也抓到些新知識：同科的趙科員定了幾份白話文的雜誌，炳生先生也借來看。炳生先生的談吐也不同了。

吃稀飯的時候他問薛收發：

「你的政策以爲鹹鴨蛋的趨勢好，還是皮蛋的趨勢好？」

「什麼？我不懂。」

「不懂？」炳生先生輕蔑地。「我的計劃，以爲你一定了解的。」

在辦公廳他問蕭書記。

「令愛人真來了麼？」

「唔。」

「她來了之後，你的家庭範圍還重心不重心？」

那個漫然地答：

「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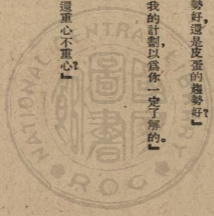
「那真是能者多勞。」

有時炳生先生寫點文章。這些用功並不就誤他的工作：他對於工作怪努力。爲工作之故他每天早晨還習三張小

楷。

科長是愛研究相法的，炳生先生在辦公時間裏一有空，就給科長抄着麻衣相法。科長滿意地說：

「鄧司書真努力，將來有機會，我保你升中尉書記。」



所以雖然在這大熱天，炳生先生還是一刻也不休息地埋頭抄麻衣什麼，而且用恭楷。

炳生先生很樂觀：前途無量。斜皮帶只有愈吊愈穩固，地位一天天在爬高。炳生先生是幸運的。

可是同時又，炳生先生心上有個隱影，怎麼也除不去，還是關於士兵。士兵現在對炳生先生當然是跟對付一切長官那麼有禮恭敬，但誰知道他背後談的什麼。以前是滿不管身分不分地跟他們打笑，那麼隨便，狼狽，坦白。炳生先生一想到這，臉就發燙，全身甚至於戰慄。他極難堪，差不多想自殺的樣子。有好幾夜爲這件事睡不着，像所謂迷了法網的罪人之受上帝的譴責。

「唉！炳生先生捶捶自己的胸口，額頭上鼻子上全是汗。

更使他內疚的是，跟他們說了處長姨爹的壞話。他真想不到以前爲什麼那麼混蛋，糊塗。

「還說過，來不得就當土匪哩。」

心上像給誰打了一拳似地難受。

炳生先生常偷偷地跑到上士室的窗外去窺聽，雖然是毫沒結果。又常懷疑地聽着那些士兵的臉，推測他們的肚子裏可挖苦了他。

「這批東西要全都開除了才好，」炳生先生祝着。

「兩個道理：」又自己商量着，「一個趨勢使他們不重心，一個趨勢是使自己同處長科長感情好起來。這樣才能算是青年範圍的政策。」

這樣想了他才能安心地睡着。

處裏起了點小小的不安定。

梁處長被派到哪國去考察什麼，新處長有了人，而且到了差三天。

職員們小着嗓子談着：揣測誰會掉飯碗，誰會升級。

「我當然是第一個滾蛋的囉。」梁副官說。接着滿不在乎地笑了，不過笑得很緊張。

第二天有個大信封的東西到梁副官手裏，叫他「毋庸」到處裏辦公了，叫他「另候任用」。

炳生先生說：

「另候任用，或者會給一個更好點的差使：這理想到是很有希望的哩。」

「你阿木林，」梁副官學鷄叫了。「公事總是這樣的，就是請你走路。」

炳生先生心臟一跳。他記得相書上說二十幾歲的人是走額頭運。他對鏡子照照額頭：額頭很豐滿。

說不定科長要趁此保他升中尉。他想於是梁副官把行李搬走的時候，炳生先生用老關同情小夥計似的臉嘴送他到大門口。

又一天，那傳令兵，還是那送好消息給他的那傳令兵，走到房裏來。

「請鄧司書在這里蓋個私章。」

鄧司書直覺到這是個預兆：這個兵總是帶好消息來的。

抖着手接過那大信封——

有五個人得「另候任用」，炳生先生的名字在第五……

再看一遍，再看一遍也是這樣；又再看一遍，又再看一遍還是這樣。

炳生先生眼睛花起來。一切在打旋，在跳動，掛在衣架上的斜皮帶飛了起來，飛在半空，忽然變成粉碎。灰布衣和軍

結變成一團黑東西，上面有兩隻放光的眼睛……一種有力的，幾十萬斤重的東西壓着炳生先生，壓得炳生先生神經都麻木了。最後炳生先生的淚腺裏給壓出了水。

炳生把腦袋倒在衣架前面的一張椅子上啜泣着。

那傳令兵驚異地瞧着炳生先生：他怎麼也想不透，爲什麼鄧司書要跪在斜皮帶面前哭。僵了三分鐘，那傳令兵啞啞地說：

「鄧司書，要請……要請鄧司書蓋個私章。」



荊野先生

一

夜深着。

兩輛洋車拖着他們兩個轉灣向南池子，「往北。」車夫照例懶懶地喊了一句，雖然路上再沒有什麼車輛和行人，街道是死般寂寞。甚至於寂寞到——

「連賣桂花元宵的都沒有了。」有一個說。

可是月亮是有的，不過不圓，冰冷的光照得大地成青灰色。街角錄着一個巡警，對他們獵犬似地注意着：看他們可有什麼「亂黨。」但放心，他們不相干，他們只是從前門外狂熱的世界裏走來的朋友。

一點不錯，他們是的。酒精和肉還使他們有餘醜，鼻子裏噴出着刺人的酒味。

「荊野，」坐在前一輛的叫着，「荊野，荊野。」

「呢？」

「那個什麼，那個就是 Raudelaine 詩裏常見的那個，你常抽麼？」

「那個什麼？」

「就是有麻醉性的那個。」

「唔，」所謂那個荊野知道了。「不常抽，怎麼？」

「沒有怎麼，不過隨便問問。」

荊野有點臉熱，因為他知道他朋友問這句話時候一定是裝着憐憫的臉嘴的，他怕的是別人可憐他。他自己解嘲地說了一句：「人終是可憐的。」

那個沒有答腔，只用鼻子應了一聲。

兩輛車子差不多是並走着的了。

「這一向你瞧見戈平沒有？」

「沒有，還是前天，也許是大前天吧，他那個，他到我那裏去的，以後就什麼，就沒有看見他了。」

「是前天。」荊野閉着眼睛說。「那天我也在你那裏。」

「對了，你也在那裏，他什麼，他很批評了你幾句。」

「可不是麼，他見了鬼地說了一大堆鳥話。」

「最後他還什麼，勸你將生活方式改變一下子。」

「他是個忘八蛋，」荊野玩笑着。「他完全不認識我，他對我誤解得厲害，咱姓李的不能承受他的勸告。」

停了一會。

「他甚至於說我似乎要努力去找 Decadence。努力找 Decadence 也要努力，真够滑稽的了。還說什麼道德不道

德，什麼人類的病症，什麼什麼，他姓戈的賺得我那麼淺薄！」

「那也不是。」那個將圍到了嘴上的圍巾扯緊一點，發出的聲音像隔了座牆。「他是很什麼的，他很……他的思

想是以全人類做出發點的，他那個，他站在社會的觀點上來看一切，所以他將頹廢看做那個，看做一種病態。他以為那

什麼，他說頹廢是上世紀末的病，不是現代的，一個現代的人不該去摹仿他們，一摹仿就似乎很那個了，很不道德了。」

「摹仿個鳥，摹仿！」荊野很有動地。「我並不是想學時髦，也不是爲了什麼科學萬能不萬能的這些鳥題目，我沒

大題目。人是人，人就不能夠知道自己的行為，一切行為都是 Spontaneous 的，不能要怎樣生活便怎樣生活着。生活的方式各有不同，也不能說那種道德，那種不道德。」

「不是，他所謂道德不是什麼，不是在生活的本身上估定的。他說那個，他說一個現代人，不應當將人類中已消滅了的病症復發。」

「那我知道。」

「其實戈平比你我都強，無論什麼，無論意志，無論什麼，他行為上，意識上，都很什麼，都帶着集團性的。他沒有個人，他是替人類做人。我們應當那個，應當認識他的人格。」

「當然，在所謂人本位說來，我對他當然沒什麼異詞的。」他隨意附和着。

沈默在這裏躺了十多鐘。

「老惠，」荊野叫。「戈平真有勁。」

那個不經意地用鼻子應了一聲。

「那鳥勁真够瞧的，」荊野大聲地。「瞧見那鳥勁我就想起那哥薩克人 Tatars Pulka 了。」

「那你什麼，你有點比擬得不倫不類，」那個反對着。「你似乎看得他太淺薄了。你那個，你將一切都看作很可笑，很滑稽，覺得人類都什麼，都淺薄，那是你的錯誤。他勁是有的，但不像……。」

隔了一會又繼續着下去：

「他惟其站在集團的立場上，所以他以為所有的人都什麼，都應當和他的思想一致，像他一樣。這是他的錯誤。我以為什麼，我以為人終于是人，不是機械，人是各有各的思想，態度，別人絕對不能勉強他，那個，勉強他改易的，除非他自己要改易。戈平要人類一律，那是他的錯誤。但是那個，但是他的錯誤，我們得原諒他，因為這是根據「他」的一種思想。」

的……」

荊野有點不耐煩了，嘲笑地說：

「咱們老惠真是個偉大的雄辯家！你勝了，伙計！」

二

荊野回到他的公寓，已經打過兩點。

頭還有點昏。腿子其實是站得穩的，但像是故意似地，身子老要倒。他揀着火柴點了燈，燈光刺得他眼難受，像有無數的光芒向外直射；燈心看來似乎不止一個，像個所謂朦朧的月。他眼花了。燈光雖然刺着人眼，可是射不到一尺以外的地方。冷了的泥爐，破書架，不掛帳的床，甚至於隔得很近很近的牆上的兩三張畫片，都像在可怕的黑霧裏。不用說，一切都黯澹，都空虛。燈光下的紙張書，還有那面鏡子，都堆着一層灰，似乎一年半沒有住過人。這一切，使他們主人感到要嘔了，厭倦得要嘔。

他一手掃開桌上零碎的東西。他看到了鏡子。鏡中的影子是穿過一層灰土反射出的，模糊得像黃昏時的陰影。可是他那張酒後微紅着的臉子毫不客氣地照了出來。紅得不調和的紅，怪可怕，似乎是在蒼白的死人臉上塗着層胭脂。眼也紅，紅得眼白眼黑都不大分明了。他打了一個寒噤，他覺得自己在見了一個所謂魔鬼着。

用了一種可笑的慌亂手脚，他拖一本書掩着鏡子。

「我醉了麼？」自己問。

「不是醉，是累了。想睡哩，媽的！」

的確是累得想睡了，他已經像在一半做着夢。老惠還在他耳旁放出吃吃地的聲音，因為口吃，老拿「那個」「什

麼」做緩衝。

「戈平很什麼，很……」

戈平，戈平怎麼啦！

吹滅了燈，他躺在床上。

姓戈的是忘八，他不了解他：別人在痛苦中掙扎着，呻吟着，姓戈的却說風涼話。這痛苦一點不含糊，是現代人的，而戈平却說：過去的病症，消滅了的病症……但自己在痛苦着什麼？說不上。勉強地說，許是所謂彷彿的痛苦，但也未必痛苦。是感到幾成的，可是他的所謂頹廢並不是因為感到什麼之故，似乎是怕生活太平淡，太單調，於是需要一點刺激——如果在這樣再來一個「但是」就是，這些行為終于不是他自己所能理解的。

「不可理解，不可理解，」他本來是想着的，如今傾說出聲音來了。「我沒有大題目來解釋我的行為。」

停一會。

「這種生活可太空虛，太消沉了，過不出一點烏勁……我要改變一種方式纔行哪，要改變……」

他覺得他在對戈平說話了。

戈平問他：「你也覺得你的生活無聊了麼？」

他有點不高興。

「我幾時說過我的生活有聊，自然是無聊。」

「荊野，你是弱者，」他看見戈平板着脸。「你最容易受外界的影響，就是一點點暗示，你也會起絕大的反應的。我可憐你哩。我勸你改變一下你的所謂生活方式，或者……」

「我自己也可憐自己哩，我也感到這種生活是媽的怪痛苦。」他無力地說。「我的那位所謂表哥也這麼勸我着。他們說我在所謂慢性自殺。我要改，要改變，真的。可是變成一種什麼鳥方式纔行呢，天！」

「你彷彿麼？」對方問。

「「彷彿」可沒有。」

「那你找到一條路沒有？」對方又問。

他似乎在受審判了，審判者是個不相識的人。

「我，我沒有想到要找一條路。」他瞧着審判者的臉，喃喃地。

「怎麼會使你那麼頹廢？」

「我不知道。」他吐出每個音來都似乎很費力。「我只照我的衝動，照我的習慣生活。我不知道什麼頹廢不頹廢，跟我的不相信一切的鳥的所謂真理一樣。」

「可憐，人生摸索的失敗者！」對方銳利地，幾乎是叫着了。「你想你這麼着是現代人的痛苦麼，這痛苦可會延長？」

「這是現代一般的痛苦，當然。可是這痛苦不至于延長，到了有一天，換過一個時代，現在的痛苦便告終。」

「換一個時代？」是一個驚異的問，驚異中似乎還帶幾成譏笑。

「我是說，社會組織的改變。」

「社會組織的改變？那你是個革命者了，乖乖，真聽不出。」

他有點臉熱：革命者是給他留下着一個極討厭，極淺薄的印象的。

「可是革命是極討厭的哩。我不是革命者。」

「那你……」

「我像在期待着什麼。期待着的來到了，我的真生活便開始。現在的這鳥生活只是個『Prologue』」

「啫，啫，啫，啫，『真生活！』」那個輕蔑地。「可是你期待着些什麼呢？」

「不知道。」

「期待你那所謂另一個時代麼？」

「不知道。」

「期待死？」

「不知道。」

於是那位審判者不再問了。只眼裏充滿了淚水，慢慢走近他，臉上莊嚴得像一個所謂神，但慈祥。荊野眼睛直注着

這走近的人，有點怕，又有點睜。

走得最近。他完全瞧清楚對方的臉了。

忽然，心急跳着，說不出他在用那一類感情，他狂叫起來：

「原來是你麼，綺？」

所謂綺，是去年同居過的女人，同居三四個月，他和她感到這生活的平淡而厭倦了，便很自然地兩下都丟了手。女的後來輟了學回她故鄉，音問不通。

於是他伸長着膀子，抱她，而頰摩着她的面頰，嘴對着她的嘴。

「我需要你的安慰，我需要你的安慰……」他淚水放瀾似地直瀉，甚至于哭出聲音來了。他自己都詫異起來。爲

什麼有那多的淚……

夢醒了非常地渴。想起來弄點水喝。但一張眼，黑暗得使他怕，便又閉上。公寓裏各處的鼻聲很清楚，很勻地散佈着。月亮被雲擋着，就是一顆星也找不着了。

三

早起就刮着風，那風勁，簡直打算將整個北京捲跑。天上密密地堆着黑雲，令人氣都喘不過來。

荊野先生知道刮風，一醒便喊夥計生爐子，但自己睡到十點還不願起床。亂想着一切：他的腦是不大有休息的時候的。他隨着壁上他一個朋友畫給他的一張畫，配着個不大高明的框子，畫的筆調在極力摹仿 *Beardley* 的，題目是「時代的象徵」。他當然看不懂，當然；但他那位畫這畫的朋友也沒有加以解釋過，據說解釋出來便沒什麼意味了。雖然他如今看不出這「意味」在那裏。又看到書架上的書，怪可憐地怪拘束地站着，掩着灰，樣子像幾年不會被攤開過。紙糊的板壁上，水蒸氣給他弄得斑斑剝剝，印象派詩人會看出這一張張的畫，是大森林，是一座高得無比的高山；或者說是多少武人在戰鬥，在肉搏，也可以。桌上是書和亂紙堆的山，像愛寫堆砌句子的寫的文章，看來像是很豐富的一堆。還有泥爐子……

「這屋子裏找得出時代麼？」他帶挖苦口吻地想。「『時代的象徵』哩！」

而他想起他的夢了。現實中實在並不像他在夢中那麼優：見了所謂綺就比詩人的淚還容易淌地淌了下來，對別人他會那麼老老實實地剖白他自己，他還會那麼畏縮，那麼怯弱，可憐。其實夢中所剖白的自己未必是真的自己，也許甚至有點衝突着，他否認他在夢中所現表的他的人格：他自己安慰着自己，說實際上他不像那麼卑怯。他是好勝的，他行爲雖然與他思想正面地衝突着，可是他依然對自己曲解，對自己掩飾，來安慰着自己，雖然有時會有點臉紅。身子弱，但他諱言身子弱，他只說他有神經衰弱的病，因為聽說這種病要算是頂通行的病，差不多是現代的！

平素他的解釋他現在這生活是：「在咀嚼時代的苦味。」他對朋友們說。據說他是抓住着現代的中心，而在熬受不可免避的痛苦。有刻薄鬼說過是從十九世紀的墳墓裏，指出幾根枯骨頭，當做所謂現代的寶貝的，他便像被打中要害似地恨着他。但如今，他似乎自己覺得所抓住的並不是個所謂時代的中心了。——

這間象徵着消沉和空虛的屋子，說牠主人是抓住着現時代的中心的，怕鬼都不信。他自己也笑了出來。

桌上的鬧鐘是十一點五分。

想再躺一會，老惠已經推開房門進來。

劈頭第一句：

「噯，太消沉了。」他走近他床邊。「起來起來！」

荊野慢慢地坐起來，披著衣。

「起來幹麼，反正沒點兒鳥事。」

「這樣太那個，太不振作了。」老惠搔搔頭皮，下了場雪。「你應當振作一下。」

床上的人穿著衣，舉動像蝸牛走路般慢。

「夥計，打臉水其實我也感到這生活的無聊，老是這勁，真難受。可是這種生活……」

「怎麼，這種生活？」

「我並不是打定主意過那一種生活，一切生活都由于鳥的 Impulse，自己也莫明其妙。」

「可是什麼，這種生活是痛苦的。」

「當然痛苦，不用說。」正穿著襪的，他停止了她的動作，加說一句：「我想我或因為是抓不到時代的中心，所以使

我這麼苦悶的吧。」

但是說了，又覺得自己的話未免太漂亮的。確。老惠也有同樣的感覺：

「這話太漂亮了。」

他熱着臉分辯一句：「我是說我們沒有走上正軌。」

這裏圍來了一個像劇本裏常有的片刻的靜默。

「但是什麼纔算那個呢，算是現代的呢？」

「媽的天知道。」

「每一種人都以為他們自己是時代的哩……」老惠指出一支煙捲點着。「現代裏面只有那個只有矛盾。我說

Modern 這個字應當譯作那什麼，譯作『矛盾』的。」

可是荊野沒有什麼意見，只穿上襪，套上那條黑色的呢袴，下床洗臉。

「老惠，你的生活比我嚴肅。」

那個不言語，像有所思地，走向荊野，手搭在荊野的肩上。

「有句話……」低聲地。

「怎麼舍，」驚異地回頭。

「那個，我今早看見戈平，他說那個，他說有許多密探注意他，恐怕有什麼哩，有危險。」

「活他媽該給他磨了一點兒鋒芒也是好的。」

「他還說，叫你要什麼，叫你小心點。」

「我幹麼也要小心？」

「別嚷……你和他是那個，是小同鄉，關係非常之密切，怕別人什麼，怕他們附帶地疑到你哩。」
「沒鳥關係，」雖然這麼說，但心在跳着了。

他和老惠同出去吃了飯，一個人下午回到屋裏，看見桌上留着一個條子，很吃了一嚇。但驚慌只是一刹那。條子是他表哥的：

「走訪不遇，明日下午請過我處，有事面談。」

翔留

四

第二天的五點鐘，天還沒有大亮，一大堆憲兵巡警擁進了他們的公寓檢查。

刀子皮鞋說話，那些嘈雜的聲音吵醒了荊野。他驚慌地坐了起來。外面是兵警們和掌櫃的照例的話：

「叫他們在房裏，別怕。」

「暖，是啦。」

「檢查的時候，誰都不許出大門。」

「暖，是啦。」

這樣流利地會話之後，便聽見他們擁進一個人的房。荊野慢慢地披上衣。他瞧着屋子的上下四方似乎看可有「嫌疑」的物件和書籍。當然沒有，這是包定了的。可是隱隱地老有點害怕：這也許是由老惠轉達的戈平好意的那警告在發酵，他好像一聽見吵聲，就感到一種預兆的東西，戈平也許已經……

想努力地將驚恐壓下去，他寬心地說了一句：「管他娘，不在乎的。」

他聽見他們又進了一間房，一會又進了不知那一間房。有時似乎出了什麼亂子，像誰在辯白什麼似的。他拼命地聽，可是聽不見是什麼，像是並沒出什麼事。他們又到第二間屋子。他們大概查出什麼東西了，許多人同時說着話，最後有人叫「帶他去！」

……不知經過了幾分鐘，他們走向他這屋子了。掌櫃的帶着他們向這邊走近，一步一步。

他突然感到快要破裂的緊張。他知道這次的查公寓比以前幾次嚴重，被「帶」去的可能特別多，可是他們更走近了。

再幾步，掌櫃的已經到了他房門外。

「這兒是李先生李荊野住的，也是個『先生們。』」

跟着這句話，一個像軍官裝束的進了房，他後面，一個着便衣帶皮帽的小個兒，不用問便知是位密探，再後面進來的是幾個兵和巡警。

那位軍官將爛蘋果色的臉上的皺紋全都皺動着，問道：

「你是李荊野？」他像早就知道「李荊野」似地。

荊野點頭。

小個子的便衣探馬上從袋裏掏出一冊彷彿日記本子的東西，破舊得像小學生用過的教科書，翻着。荊野立刻意識到了這有點糟，他自己的名字也許會莫名其妙地被寫在裏面的。他臉變了色。可是那小人兒翻了他的教科書以後，只湊在那軍官耳邊說了一句話。他說些什麼，似乎白癡都應知道，因為他說着，他眼是不住地向荊野瞧着的。

軍官沉下了他爛蘋果臉。

「姓戈的戈平，你可認識他？」

「不認識，」是他下意識地很快的答口吻和神情錯亂得可笑。但即刻他知道自己的話說傻了，也像一般人在緊急中想弄點花腔一樣，反而糟。

「冤老子！他『歸了包鍾』的祖宗，搜！」後一句是對他屬下的命令。

一個意料中的小小的混亂便開始。他們查書架上的書，翻抽屜，掀開床的被褥，撕碎糊壁於紙，搜他衣袋，打開一切的盒子，查……十幾隻人肉的手造成這混亂，緊張，但又滑稽。最後，他們從床下拖出一口皮箱，

「你自己打開，」那軍官發命，叫他自己動手。

他用他那有點戰慄的手從袋裏掏出鑰匙。

「開開。」

開開之後，一箱衣。衣上面放着一個小小的東西：皮夾。

兵警查箱子，軍官拿起皮夾，查皮夾。「查」完，他毫不留戀地交還他，叫他點一點。

「點一點看少了沒。」

「不錯的，」他不數，只手拿着。

「數一數！」

他真數一數，問題是沒有的，只……

「不錯吧，有沒有錯？」軍官接着說。

不開一句口，他將皮夾塞進袋裏。

「錯不錯。」軍官威迫地。

「不鈴」

箱子的搜查不得什麼要領。那軍官叫他們網上被包。「咱們同去。」

荊野先是怕得戰慄。現在反而不像兵士遇見了敵人，連怕的時間也沒有了。夥計替他打好鋪蓋。他很客氣地吩咐夥計去通知老惠這亂子。

這樣他失了知覺似地被他們帶走了。

五

一間小得可怕的屋子，只要你兩臂一伸直，可以碰到兩壁。長是稍為長一點。牆上有扇鐵柵欄的窗，不說是窗，不如說是個洞。對面的牆太高，就是有個洞，屋子裏還是黑得夜晚一樣。雖然挖這洞的原意不是爲了光線。大概自從有這建築物以後，太陽就沒有來過，所以雖在乾燥得像所謂沙漠似的北方，這屋子裏還有潮氣。此外是冷。

荊野先生就在這帶潮氣的地上，鋪着被褥，曲着身子，熬着冷，熬過了兩夜。

兩天來他只吃過一碗黃黑的飯，此外只喝了點水。看守的老總老在外面一上一下地踱，有時裝着一個類乎同情的臉，嘴湊到鐵柵欄外張他。他不動，他躺着。整天地其實他沒睡着，雖然他不動，但他似乎時在提防着。他怕角落闖出一個像霧透淋克劇中的人物來，或者從鐵柵欄的窺子竊進了誰。他時時幻想也許會有個什麼抓住他，生吞了他去，老是喝醉了似地，眼前幻出許多人和事，像夢，而實在不是夢。有一次那邊在審問人了，審的一問一答，審者粗暴的口氣，被審者微弱的回答，將他似夢的幻覺裏拖了出來。他想，被審者的生死只有委之于命運。他什麼時候纔能被提出審問呢？那也是命裏註定的。

可是他還躺着，他永遠是躺着的。

在這裏的晝和夜沒有什麼界限，外面的聲音沉寂了下來，可以猜到這或者已經到了應當睡的時候。他於是閉着眼睛睡。只一閉眼，身子搖了起來，像懸在高處，隨風飄蕩着，快入了夢了吧，可是忽然，像有人推他打他，不許他睡。一張眼，眼前一片黑。有時他坐起來，而見了鬼的疲倦又使他不得不再躺下。

「怎麼一回事啊，天，我應當鎮靜哩。鎮靜」他努力地來鎮靜自己了，喃喃地唸着一個簡單的字眼來想驅走可怕的印象：「鎮靜，鎮靜，鎮靜，鎮靜……」

「他們幹麼不來呢，他們？」他忽然想。他的確希望有人來探望他，像一個病人希望任何人的不相干的慰問。於是想到一切在北京的人，同學，朋友，親戚，甚于想到了一個他所認為天字第一號可卑的王姓同學。不說別人，即使這姓王的來探問他，他也許會像嬰兒見到娘似地快活，感激，直到淌出淚水來。

可是兩天兩晚了哩，沒一個來的——沒一個！

在理是，老惠和他那位表兄，他叫他翔哥的，應當在這幾天裏來探問他，而……

「而戈平呢，戈平怎樣了？」天知道，也許死了，至少已被關了起來，而……

而他們將怎樣處置自己呢——這位荊野所謂他們者是，隨隨便便就可以定了罪案，綁個把人到天橋去的人們。他幻想着他們裝他在車上，送到天橋。他們「做」了他。在白天，就得有許多參觀光。自己的腦袋一跳出身子，人們便同聲喝采：「好！」怎樣呢？怎樣？於是什麼苦悶，什麼時代，什麼生活，什麼什麼，宇宙和他所有的一切都被破碎，破碎，毀滅……

一個大的恐怖抓住着他了，他兩手抱着頭。

「天哪，我要鎮靜纔好，要鎮靜，不然馬上就會死了。」

於是像一般人一樣，在無可奈何之中，他求神給他以鎮靜。神給他的還是可咀呪的昏亂。他看見戈平，向他微笑。看見老惠，老惠也被人帶進來了。看見他的娘，哭她兒子。還看見綺。一會他又在他翔哥的父親，他的姑丈面前，跪着求他給

他設法而他嚴厲的姑丈拒絕他。旁邊是那位軍官，不屑的臉嘴聽着他。他跪向那軍官了。結果又是他們拖他到天橋……他大叫了起來，最後看見有個不像人的東西抓住他……

紛亂地又挨過了一夜。他們吹吃飯的號了，早飯。

真要像他看見的一樣，他姑丈不於他設法，他的確會有被拖到什麼橋去的必然結束的——一個大結束神，給點鎮靜吧，他以為他的幻覺是一種預兆了哩。

然而到了八點鐘，他便會知道事實上沒這糟，而且還會得到一個極大的安慰的。

八點鐘。

八點鐘，那看守兵和別的幾個人來打開他的門。他仰起緊張的臉聽着那射進微弱的光的處所。

可是看守兵只冷靜地說一句：「有人接見你。」

他帶着狂跳的心，像要去會所謂愛人一樣，跟着他們到走廊上。

誰呢，他想。

誰呢，木柵欄前：老惠，翔哥，還有一個被稱為小老頭的同學。

他所有的感情全亂跳，差一點要淌下淚。要不是隔着木柵欄，他會和他們一個個緊緊擁抱一回的。

翔哥叫他安心。姑丈在極力替他設法着，已經寫了一封信給「當局」，還寫了「願以身家性命担保」的這些話。

一面找人，「當局」答應了，可是審總得審一回的，這審期是今天下午。至于審是，他告訴他，沒多大道理的，別怕。他又告訴他，他們前昨天都來過了，但他們說因為案情重大，這次被捕的一概不許接見，要不是姑丈疏通，他們恐怕到今天都見不到。最後還是叫他安心。

「要安心哩，明後天就可以出來的，也許就是明天。」

老惠很誠懇地叫他鎮靜，別太自苦。

「你是變得很那個了，很憔悴了。你太什麼，太那個，太看不開。你自己就可以知道是沒有危險的，即使危險，也要什麼，什麼，也要……不是麼？」

小老頭問他裏面的生活，最後還是安慰他。

他們還給他帶來許多吃的：他們是天使。

六

三位天使走了之後，他回到那間小黑屋子時，他帶進來着六七件東西：光明，生氣，麵包，活潑，鎮靜，罐頭牛肉。他真鎮靜了。他請那位看守兵給他設法開了那罐頭牛肉，和看守人拉開天，談話中他恢復了他平時的那股勁。

「吃點兒吧，老總。」

很痛快地吃着牛肉和麵包，他覺得有生以來沒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喫了半磅麵包，還吃了一個梨。他覺着他少吃了一樣東西：酒。

「可惜他們沒帶給我，不然，够多痛快。我忘了叫他們明天來的時候帶一瓶來。」

可是這樣的生活也可以滿足：在這兒的生活是比公寓生活充實多了。

他他打算着以後的生活當取種什麼鳥方式。他想：以後思想也許會變，因為現在就覺得有點變了。

站直起來，他在這三步半長的屋子裏閒步着。

記起先前的紛亂，恐怖，甚至於萬不得已地會去求一個所謂神給他一點鎮靜，他自己臉紅了。先爲什麼那麼怕，即使死吧，也不怎麼可怖啊。

「真是所謂昏迷了心靈媽的」

他又想這許是一切宗教的起源，他斬了神，而就真會有來三位天使給他鎮靜的巧事的，要是他稍為不大高明點，他或者就會依皈一個什麼鳥教了。而這終有點……他覺得像幹了件可羞的事似地蹩着。

翔哥叫他安心，老惠叫他鎮靜，他們也許比他偉大，老惠真有的！他是塊橡皮，對於一切都持着硬不硬軟不軟的勁，他的生活也是。他批評一切都是老老實實地批評着的，又客觀，又誠懇，他又肯用着謹慎的方法去找時代的中心。

「可是他也許」他想，「永遠找不着一個時代的中心吧，因為他發見現代的中心是鳥的所謂矛盾。」
這間屋子可是時代的，他自己笑了。出獄後，他定得將他的生活努力地使他充實點，至少須像有獄中生活的充實。

……
他有點累了，他坐下來。他想給腦休息一下，等下午的審。于是他躺了下來，閉着眼。

他不有什麼幻覺，所有的印象着的是光明，溫暖，和暖。
睡覺了。他看見他們三個。

七

不知睡到多少時候，有人叫的聲音震醒了他，比雷還響。
他醒得張大着眼。

叫的響音還在耳裏裊裊着，似乎在叫這兩個字：「戈平！」
那邊的人又叫了，的確是這兩個字：「戈平！」

他跳了起來。

這像又要審什麼了？審戈平。他靜靜地聽。一種鐵鍊子和着足步聲成了那叫聲的回響。大概他被帶來了。站起來，一步跨到鐵柵欄的窗前，他手無意識地攀着柵欄，貼耳聽。

一點不含糊，確是審問，問姓名，問籍貫，問年齡，問許多照例的話。而有一點不含糊，受審者的確是：戈平。

他們問別的許多話了。聽來，這大概不是第一場審，這戈平。

他疑牠是個幻覺，他問那看守兵：

「現在審着誰？」

看守者底視線注到他眼裏。

「聽說叫戈平，」他傳着神說。「這小子厲害着哩，上次用了刑，他還不招。」

他不再問下去，用了全付精神傾聽那邊的審問。那位看守者聽了他一會，似乎想再說什麼，但終於用了似乎極小的脚步，輕輕走了開去。

那邊傳來一個大嗓子說話。

「你不招我也有本事定你罪名的。」

「我沒有可以招的，」戈平的，一點不錯，戈平的，一個不很快的回答。

「搜出這許多證據，你還想怎樣，你想抵賴！」

過了一回纔聽見回答。

「上次我就說過了，高興定我什麼罪就什麼罪，我沒有別的話了。」

「奶奶雄！」法官低聲呢了一句。「你們的頭兒呢，頭兒住在那裏？」

「不知道。」

「不知道我叫你非招不可。」但又轉了和平的口吻：「你要是供出了，咱們也好交代，你也有功的不是嗎？我說，你只供兩樣就够了：供出你們的頭兒在那裏，再供出幾個同類的來。」

這滑稽的好話之後再聽不見一聲回答。

「你想想，你幹麼那麼傻，替他們受罪。他們沒什麼好處給你，你還替他們做替死鬼。嗨，你想想，你別糊塗啊。」

又是不答腔。

「不招？」

沒有人說話，沒有人聲，似乎整個宇宙在這一剎那是死地寂靜着。

「不知！」

又來了一陣五六秒鐘的靜默。

一聲響，是皮鞭打在什麼東西上。響不如趕驢的鞭子打得響，而是打在實在的東西上，這東西有點軟，並且似乎還有點彈性的。

緊跟着皮鞭子，聽見一聲銳利的叫，不像是痛楚的呼聲，却似乎是，突然受了異樣感覺的驚異的喊，像一個人用熱水過洗過的手，又突然浸到冰水裏去，一聲驚異的喊，被打着的人肉呢，這塊肉大概陷進去了吧，變成凹進的一條紅痕，細看，這上面也許印上了皮鞭上的斑紋。血是一定有點沁出來的，血裏怕還混着皮鞭上的別的人的血。

接着第二下，第三下，四下，五下，第數不清下。但在第二下以後不再聽見人叫了。他彷彿聽到了打人者的喘氣：一定是被打者的強硬的叫，後來甚至更強硬地忍住不叫，使打的人憤怒了，更使勁抽。拿鞭子的當然希望對方認識自己的威權，而對方竟不。於是先就爽然若失，繼而怒，因為被打者的不呻吟，不呼痛，使打者本能地感到受了一種侮辱的。

戈平怎樣呢？他想像不到，也許閉着眼睛吧。每一聲響，他似乎便看見人肉上多一條紅痕，一響，一條紅痕，永遠不會算

錯的。他聽着戰慄了起來。

……皮鞭不響了。

「招不招？」又問。

什麼聲音都啞着。

「奶奶雄，真很好，聽我的來，帶去做！」

聽見許多人走路，咳嗽，鐵鍊的聲音於是漸漸變小，漸漸變小，又什麼都啞着。

他拼命聽，可是聽不見什麼。聽不見叫，聽不見有人話說。

什麼聽不見。「帶去做！」做？「做」什麼槍斃？

看守兵走來的時候，他緊張着臉問他：

「什麼啦，嗎？」聲音打戰。

「什麼怎麼啦？」

「那戈平。」

窗外人不說話，只裝了一個手勢：伸出兩個指頭，彎着，用那一個手的食指在這手的彎處使勁捫了一下。臉上浮着學極式的微笑。

「這是怎麼？」

沒有等他問完，那個就留着他的微笑走了開去。

不懂。他想這或者是砍腦袋，但砍腦袋不會打這樣的手勢的。這是……不懂。反正總是對於人肉的一種動作吧。他全都軟癱了，一種人性的憤怒和悲哀抓着他。他頹然躺倒在被褥上。

「醒了麼？」就是昨天那位打手勢的看守兵，臉子出現在鐵柵欄外。

張着眼瞧欄外人，他慢慢坐起來，披起衣。

「恭喜呀，」欄外人帶着笑容。

「什麼？」

其實不用問，他已經知道：「恭喜」他今天可以出去。他昨天下午已受審過了，所謂審，倒不如說是會話，審的那位軍官全問了些不相干的話。他在審之前很準備了一下，認不認識戈平的問題今天又得提出的；既然認識，而在公堂裏又對他們說不認識。他考慮這些。然而那位軍法官並沒有提起，他只問那位寫信給他擔保的和他是什麼關係：姑丈。這姑丈，是不是嫡親的嫡親的。那當然很關切的了，「好的好的。」

一堆不相干的閑談，和那位軍官的和顏悅色，放了他整個心。他想這位軍官決不是那審戈平的人。這位是，臉上充滿了生氣，並且還給予了被告者一點光明之類的東西；因為他也是人類之中一個。他竟有點感激他了。

莊嚴的審判者有一句沒一句地和他答詢。

「那一年來的北京？」

「大前年，唔，不是，是大前年。」

「大大前年，好的好的。幹麼還不娶媳婦兒？」

這樣審了之後，他又被「還押」。他覺得這位法官是懂得人情的。他咀嚼着這人情，安靜地輪到今早。「恭喜你，十點鐘。」那看守兵又到了窗下，瞧一會，又溜開去。

但忽然，像光耀的幾千盞燈光突然一剎那都熄滅了一樣，他的安樂消滅了，突襲來的是戈平被鞭笞的幻象：本來一夜來的安靜遮蓋着的，如今陡然揭了開來。

他被人類的恐怖抓住了。

「那戈平怎麼樣。」聲音帶嘶。這是看守兵慢慢踱了個圈，又回到窗下的時候。

看守兵滑稽的臉上驟然嚴厲起來。

「戈平是一「條」好漢。」

屋子裏的人張着眼等他說下去。

「還是那個勁兒。」他起勁地。「上了「踹棍」，還是不招。」

「「踹棍」？」

「可不是「踹棍」麼？可是他還是不招。」

他問「踹棍」是什麼，但急於問他的下落。

「現在呢，他，戈平？」

「現在？」驚異地。「可不是昨天半夜裏做了麼……七刀，砍了七刀。」

「七刀，幹麼要七刀？」他有點氣喘。

「不知道什麼毛病，我沒瞧見。一刀砍不了吧，大概是。」

又走了開去。

一百種不同的感情在他面前飛舞，像無數的蜜蜂在亂撞。他什麼也不說，什麼也沒有表示，失了知覺地站着。七刀，七刀，他紛亂地重複這句。怎樣七刀：兩臂兩刀，兩腿兩刀，頸上上一刀，二二得四，再加一個一，等於五，只有五刀：那兩刀呢。

……七刀全在頸子上吧，可是一個「人」不會這麼經砍的，也許戈平沒有等到第七刀就死去了吧，他死在第X刀。

「我要求出這X。」

有沒有觀察呢，他死時？

沒有吧，他死在午夜呀。

九

他出來幾天了。

被他翔哥和老惠接出來，回到公寓，一踏進房，就打一個寒慄。他厭棄他這個房，厭棄這一點沒生氣的公寓，他又覺得這間房是不吉的，一見就悲慘。當天他便搬了一個公寓。

但是這幾天他的所謂心境依然一點也不能安靜。所謂內心生活反不如快出獄的兩天調和。他恐怖的是夜間：那夜間單調，可怕的夢刺激他，擾亂他，老是發熱病似地囁語，或者叫着醒來。夜夜夢見戈平，裸露着滿是紅色鞭痕的背，被拖去砍七刀。再不然看見那位檢查的軍官和便衣探，拖他去用皮鞭抽他……

他知道自己神經是一百四十四分地衰弱着了。

神經是脆透了，受不起一點刺激，他自己知道的。他這次受了那小小的波折以後，他可以將自己完全分析下來，可以將自己剖開了。他回憶，從檢查帶進去，到聽見戈平的消息，出獄為止，將每一種不同的心境穿起來，客觀地審查着，想將自己潛在着的意識，思想，認識出來。

老想着，老分析着，他得了一個可悲的發見：他發見他自己是個可卑的弱者。

「再別像一般人一樣，自己騙自己，自己安慰着自己了吧。」他痛苦地對自己說。「我是，再無可諱言，是個卑鄙的

弱者。我意志薄弱，我耽於安樂，我是個 Bon vivant……」]

想要別太小覷着自己，想事實上未必像這樣糟，可是不能，這像有一種怪異的力抓住了他，使他不能不將自己當作另一人地輕蔑那劣根性。

他還發見意志薄弱的結果，他便具有好幾種不同的人格了，在互相衝突着，互相矛盾着——

「矛盾，老惠所謂現時代的中心是個矛盾，真對勁。」

而最糟的是，這幾種不同的人格還會鬧亂子，牠們會算出別的帳來：牠們相加，其總和就是他這空虛生活——是的，這空虛生活。

於是呢，於是再不用想下去了，自然是由這空虛，便產生了他這痛苦、煩悶、徬徨。要是他再不努力從空虛中救出他自己，將來還許會有什麼所謂大悲劇的，他想。

他拿這分析的結果去問老惠。

「現在的青年們每人都有幾種不同的鳥人格，衝突着，矛盾着；徬徨跟苦悶是這麼來的。」

「那是什麼，那是一個時代轉移的時候一定有的什麼，一定有的現象。」

「可不是。我說我們生活不安定是有由來的，我已經解釋了出來：在媽的徬徨中，就迷惘了起來，每人都抓不住時代的中心了。」

「我們便是犯這個病的，所謂那個，所謂苦悶的根也就是牠。但是我們如果有點什麼，有點勇氣……。」

「不偉大，不偉大，我們都不偉大。」荆野興奮地。「我們即使發見了時代，我們有勇氣跟跑麼？」

「這就是那什麼，那什麼？」那個很快地接着，似乎因為太快，有點說不上。「就是那，我們的弱點。那個什麼，那個

衝突同矛盾就是這樣來的。所以……。」

「那你可想到要預備改變一點我們的鳥態度嗎？」他打斷他的話。

「態度？」裝了一付有點驚異的臉嘴。「至少，我是什麼，是不會改變的。我相信我會能够那個，認清時代，但是老實說，我們只能被人推走，自己却什麼，自己却不會走到挺前面，拖別人走的。」

「噯，伙計，你太瞧不起自己了。」

「我不是瞧不起我們自己，我是什麼，我是知道自己沒有領人走的力，就不白費神。還有些人那個，他們推別人上前，自己却這麼胆怯，站在後面，我們比他們好點吧。」

可是荊野對於「我們」的那「們」有點不滿意。

「你的態度老是熱不熱，冷不冷。我是想將我自己的從這媽的空虛生活裏拔出自己來，我要向充實走去。」

「這當然好的。生活能什麼，能豐富有一點當然豐富一點，好我希望你那什麼，你那打主意不是由於衝動。」

「自然不是由於一個所謂衝動，我的是 Intellect。」他挑戰似地，準備着和老惠爭辯。

「好吧，Intellect。」老惠從容地。「不過我，說我們那個，一個意志薄弱的人是容易衝動的。」

荊野沒答腔，只費力地搖着頭。但同時，他又覺得老惠打中了他的要害：他感受到一種小小的衝突了。

兩個人沉默了一回之後，老惠又說：

「我們始終是什麼，是在矛盾中間。我們，不但我們，幾乎全人類，都是什麼，是兩個時代的中間人，我自信，我們那個，不會落後，但是也不會站在人家前面。」

「這是什麼勁兒？」

「無所謂什麼「什麼勁兒」。」微笑地。「我不是不願意站到前面，只是那個，只是量自己的力，辦不到。但是我極什麼，站在前面的人物我都贊美，像那個什麼，英雄崇拜者不一定就是英雄。所以我早就說，戈平比我們偉大。」

「先生，你正是像一般人所說的一樣，一個人老是向自己所缺着的方面去贊美，去追求。」

「贊美，只是贊美，先生不是追求，一個人自己缺什麼，便贊美什麼，幾乎是什麼，一個人的本能。但是不能夠追求，一個人拼命向他所缺的方面去努力幹，就那個了，就像你所說，「糟了他媽的糕」的。」

荊野笑了起來。

「別那麼儘刺了，算了罷。」

「不是諷刺，我不愛諷刺誰。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意識同態度。誰也不能使人類什麼，使人類一律。我並不希望人們都同我一樣，同我一樣，也是「糟了他媽的糕」的。」

「老惠，真有你的。」

於是他們談到別的，他們又偶然談到戈平，談到戈平是，荊野像突然被人在胸前打了一拳似地起了一種感覺。戈平的事是在他心裏留下了一個悲慘的痕迹。他似乎立即便看見戈平的血了。

病一樣的不安靜，他決意實踐那句話：改變他的生活方法。他想這悲慘的北京實在叫人無法「獸」下去了，他應當馬上離開北京，馬上。

他認定北京的生活是太黯淡，太灰色，無論你怎樣搬公寓還是使你厭倦得要嘔。白天雖然比夜晚安甯，但時時老覺得有什麼刺他着，他像感到一種預兆似地，霍然想起怕會有什麼不近人情的災難臨到他。如果再在這，空虛裏因循過下去，他得死。他定得走向一條新的路，換句普通話，便是：

「啊，我對於空虛生活完全疲倦了。」

一句話，他要從空虛踏出，走向充實。悲慘的牢屋，肉的刑，戈平的七刀，這些這些，是在將他從空虛引渡到充實去。他預備像老惠所說的，「站到別人前面去。」他找到了時代。他要給人類做點事。

「伙計我忍不住了」他對老惠說像演劇似地。「我不能再閉住鳥嘴將自己包在空虛裏不動不彈他媽的人類的憤怒跟悲哀在我內心裏那燃燒勁兒燃燒，燃他媽燒……我定得走向充實。我要做個人類的人，不鳥地替自己做人。」

臉上是毅然決然的顏色。他又說下去。

「這次的所謂入獄是指示給我一條新的路，牠給了我 *Realizatioe*。戈平的七刀，七刀啊，伙計！每一條鞭痕，每一刀，還有無數人身上的無數的七刀，二七十四，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七除得盡的那刀數，總有一天我們要和他們——「牛」旁的牠們，算一算他媽的總賬。」

「那是對的，一個人的那個，生活能怎樣偉大，便使牠怎樣偉大。」於是老惠也像演戲地，拍拍他肩：「我賀你。我希望你什麼，你走向充實，充實了就什麼，就光明，豐富。」

「我想馬上就離開這鳥地方。」

「那裏去？」

「沒有準，大概是南方吧。」

「走也是一個法子。」

荊野決定走。他開始預備，問他那表哥借錢，收拾東西。一個新的希望驅走了他的苦悶。他覺得前途的光芒在刺他眼：一種誘惑。

一盞燈給他們的光，一個泥爐給他們熱，老惠幫他整理一切東西。書架上的書，面上如果寫着 *Wilde D'Annunzio, Maeterlinck, Baudelaire, Verhaeren* 的，全被塞在一個破皮箱裏，預備存到老惠那裏。這「存」他叫他「葬」。

「對不起，要請老惠先生給你們這些忘八蛋安葬了。老惠，你走的時候可以給這些鳥東西放到貯藏室裏去，再不

然賣給那些傻瓜，撈幾個大。」

「有幾本我却要留着的。」

荊野將壁上的畫片全扯了下來，說可以當劈柴用。他取下那張「時代的象徵」。

「他媽的，這象徵勁兒！怕這位藝術家毛先生自己也不懂這是什麼鳥哩！」

接着是隨便向泥爐子裏一丟，連帽子也丟了進去，一陣紅火。

老惠替他將書本由書架上推到箱裏之後，坐下來抽煙。

「你不會那個麼，不會是感情用事麼？」他突然問。

「感情用事？燒這勞什子便是感情用事？」

「不是，我不過單指這個。我是說你的什麼是感情用事，那什麼，那整個的……。」

「整個的，我想不會像你說的那麼糟。」

並沒有別的，只看你太熱烈了，我有點那個，有點耽心。太熱烈的，一下子碰到冷，會什麼，會冷得比什麼都冷的。」

「熱烈可是有的。伙計，你想前面的光芒——那充實，對我有種 Temptation 哩。」他說是用了一百四十四分理智

的樣子說着的。

第二天晚，老惠和小老頭和還有兩位同學，在東安市場的小館子裏替他餞行。席間充滿了光明，樂觀，蓮花白，花捲

菜，奮鬥，犧牲及其他。

他們時時「乾杯」。

荊野說了許多我們已聽見過了的話。他說以後要担起人的担子，站在人類裏纔不至於慚愧。

「我要重新做人。媽的以前種種鳥，譬如昨日死。以後担着苦鬥的担子向十字街頭去。我們應當給我們生活充實

「Bravo」一個同學叫了起來。「阿李，值得敬你一杯。」

「荊野，」小老頭說，「你決意先到了上海再定行止麼？」

「什麼？唔，我打算這樣。」

「你預備在上海數多久？」

「瞧吧，反正不會久。這些鳥般小的問題我還沒想到哩。」

「不會太冒失麼，你？」

「冒失？」

「來，」是老惠。「給你的什麼，那個什麼，爲你的理智，那個，喝了這杯，理智使你什麼，使你取了那個，一條新的路。」

預備好的話，說出來偏口吃得更厲害。

荊野毫不介意地笑着又喝一杯。老惠有點可憐他。

他頭暈了，看一樣東西有四五層輪廓。

「我醉了沒，老惠？」

回答他的，是想說「和平素一樣。」但他這麼說：

「你什麼，你安靜點好了。」

「哈哈，我沒醉。我還有理智。」

老惠陪他到他公寓裏，看着他上床纔走。其實不要緊，他雖然醉，但安靜。躺就只是躺着，沒有什麼幻象來攪亂，也沒有想什麼。他像一個無知小兒，睡在暖暖的搖籃裏，怪溫柔，怪甜美，有時嘴角上還會浮着天真的微笑的。他沒有做夢，這

是，不但是出獄後的第一次，並且似乎生平沒有遇見這麼一夜過，他直到天亮纔醒。他想這是自己心堅定了之故，但或者，也許，大概，有點兒像是，因為昨夜太醉了。

這天和他們在北海溜冰。這天，時時像閃電似地，他閃着：「北京這地方並不壞呀。」

十

老惠和小老頭送他到車站。

大清早，又刮着風，熱鬧的前門外簡直找不出幾個人。大街上的店家沒有開，只有幾條狗，不怕冷，在蹶着，像在我什麼。風捲着灰土拼命向南奔。

「北京的人還在做夢哩，」荊野說。

車站裏也沒有什麼人，高房子，點綴着幾盞發黯紅色的光，叫人打寒噤。荊野的東西給一個搬夫搬進站，一個站警用詭異的眼睛瞧他們一眼。

「荊野真性急，來這麼早，那個，無聊不無聊，」老惠說。

「去走走罷，吃一點兒東西去。」又對搬夫：「你看住我的行李。」

他們走在寂寞的大街上，好久都閉住着嘴，沒誰開口。他們無意識地向北走，風迎面來，像無數的小針刺在臉上，他們走得復費勁，像逆風的帆船。

清靜的街，偉大的前門，荊野忽然對北京生了說不出的感情。

「北京其實叫人留戀哩。」

「北京是對任何一種人都是適合的。」小老頭說。

「那也不是什麼適合不適合，只是在北京默着有點鳥味兒似的。」

「這什麼，這味兒是好的壞？」老惠問。

荆野看了他一眼。

「誰知道。可是北京，就是「默」不出一點勁兒。」但又感傷地說了一句：「在北京的這幾年算是個夢罷。」

「不敢多溜，買幾個烤白薯吃了，他們就回到車站。大街除了挑菜的，另外也有人了，站門口也有車輛載着人和行李踉踉地來。」

「你們先進去，我去買煙捲兒。」

他穿過灰土到了斜對面的烟錢鋪。他對店裏夥計的殷勤的感到一種興趣。想還是和北京人最末次的往來了吧。又想以後也許還有機會來。

「現在幾點鐘？」

「早着哩，你不是趁火車麼？」

「可不是趁火車麼？」

那位夥計一面拿我的錢，問着：「到那兒去？」

「天津。」他說。「就回來的。」好像「就回來的」是種光榮。

「天津可比北京好。」

「誰說北京比天津好多了。」

「各人有各人的喜歡，哈哈。回來見。」

「回來見。」他也客氣地一句。

回到站裏，人已經很多了。他滑稽地想：這許多鳥人都去找充實麼。忙亂了三刻鐘之後，他們送他到月台，上了車，找到一個座位。

荊野突然握着老惠的手，很緊。

「再見哪伙計，」像分別一個有關係的女人樣的臉色。「我希望你們也能够離開這空虛的北京。」

「大概默得下去便默，默不下去就什麼，便離開，無所謂的。」

「老惠，還有一些話：你別誤解我，以爲我這是盲目的哩。」

「那不是，」抱歉地，「我的意思那個，以爲你可以冷靜一點，因爲你有點什麼，有點神經質的，我替你收心。」

「我希望你保重你的身體，」小老頭拍他的肩。「給人類担担子是全靠康健的。」

「那自然，我接受兩位老朋友的。」

車子擠得厲害，他們兩個幾乎站不住。

「你們下去罷。在窗子外面說話是一樣的。」

他們下了車。臉子出現在窗子上。

三個都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他們中間有一種難堪的沉默。車上的旅客差不多都已坐定，送行的人們也下了車。

大概都是同樣想避免這送行者和行人中的沉默，大家望着那穿制服拿旗子的，瞧他可有叫車開的意思。

「我希望你未來的生活永遠充實，永遠光明，」小老頭不大流利地。

窗裏人報他一笑。

小老頭又說：「將來我們看你的成績。」

「愛，成績是談不到的。有價值的不一定有成績。」

鐘聲。

於是經過照例的單調的幾種聲音以後，車動了。

「我送你兩個字，老惠誠懇地，」就是那個，那個什麼，那個……」

「我知道，我知道，」說着帶着微笑。車子載着這微笑慢慢退後去。「再會呀！我到上海就有信來。」

小老頭兩手圍着嘴，叫道：

「珍重！」

勉強笑着，揮手的荊野漸漸小去了。

十一

荊野走了後的半年，老惠和小老頭在中央公園遇見那位翔哥。

「啊，好久不見了，」那位翔哥親熱地。

「半年吧，的確有半年了。」

那位翔哥便說到李荊野。

「你們接到荊野的信沒有？」

「沒有，」老惠搔搔頭皮。只是那個，他一到上海他什麼，有封信來，說預備跑到中國極南部去。」

「以後沒有信？我也是接到他從上海發的一封信以後，一個字也沒有了。」

「聽到他那個，什麼消息沒有？」

「就是沒有。我接到他家裏的信，說回去了一趟，住了兩三個星期就出去了，以後家裏也沒接到他的信。我們疑心

他遇到了什麼外哩，他太……」

「那沒有，」小老頭捶胸。「我們有幾個同學，從上海來，他們聽到荊野的消息的，可是都沒有見着他本人。」

「什麼時候的事？」

「都不久。可是各人的消息都不同，一個姓韓的，據他說，荊野還過着像在北京一樣的生活，仍舊那麼消沉，可是會經過一次奮鬥危險的生活過的。」

「的確麼？」

「姓韓的那麼說。他說他也是聽別人說的，荊野現在脫離了他那緊張的生活，現在仍舊酗酒，還抽煙，甚至於比在北京厲害，他說，「生活，我只有讓他自然了。我在過着詩的生活，」據說，他表示沒什麼痛苦。」

「那怎麼回事？」那位翔哥皺着眉。「其餘的消息呢？」

「其餘的，自然有人這麼說，他已經離開上海向南方去了，他還是繼續着苦鬥。但同時又有人說他的確還在上海，有個什麼兩三百塊錢一個月的事，另外還有好處，並且討了漂亮的太太，房裏陳列起骨董，生活很安逸了。」

「討了太太，有個幕？」

報復

「黃先生，卜小姊打電話來過了。」

「她怎麼說？」這位黃先生的聲音有點急促。

「她叫你到公園去，她等着你哩。」夥計說着，隱隱地在裝鬼臉。

「中央公園？」

「中央公園。」

「電話是公園裏打來的麼？」

「是的。」

本在解着夾大驚的扣子的，他又將牠們扣上了。

「可要開房門？」那夥計隨手在牆上拿下一把鑰匙，十幾把鑰匙掛在壁上，縱齊地，像一排步兵，稍爲躊躇了一下之後：「不用開了。」

他又下了樓，走出這飯店。走得像蝸牛那麼慢，頭低着，像在想什麼。想什麼：他自己不知道。他似乎有許多思想，在跑着叫着，在攪亂他的心緒。但同時又覺得是，什麼也不會想，他心空洞着。

出門向東，出了西河沿東口到大街上，忽然發現了到那裏去的問題。他的所以要出來是一個簡單透了的原因：飯店裏無聊。可是沒有想到要向那方走。中央公園，自然不去的，好像因為是她約他，去了似乎是示弱。也許還有其他的原

因這可不是他所能理解的東西了。

路上稍爲刮一點風，不大，似是將灰土騰起來的力量是有的。在北京，即使像前門外那麼光滑的柏油路，也不能不說牠就沒有土，只要汽車牛般叫着過去，屁股後便是一條揚起來的灰，像是在騰雲，所以如今雖在掌平的柏油路上刮着小得古怪的風，也是叫人難受。他拿出手絹來擋着鼻和嘴，手絹上是有紫色花紋的。望南走，又向西轉灣。他自己不會意識到他在走路，他的神經被回憶弄得很緊張的了。

他想到她，所謂卜小姐。

拿一根線，將往事，將最近的結果穿了起來，是一齣滑稽透了的劇，劇裏小卜是扮演着一個糊塗的主角——「小卜」不是他和趙對她用的第三人稱麼。

「趙，小卜，多可笑！」

最可笑的却是趙，他簡直從來沒有聽見過女人。去年到此地來，特爲小卜而來的來。同來的是趙，他和她的狂熱，和她的性的行爲，聽見的是趙。女人在狂熱裏，是有革命者似的「大無畏精神」的，所以她即使在第一次認識的趙面前，她敢旁若無人地坐在他腿上，親嘴，摸索，雖然據說她是對任何人都秘密着。

那次是，也是在這家飯店裏，他和小卜和趙，喫飯，說「閒話」，到了十一點。她瞧瞧她長方形的手表。

「噲，十一點了，校門無論如何是關了。」

「那你不用回去吧。」他說。

女的很乾脆地就點頭。

睡法是，兩個男人併成一床，撥出那張床給女的。

清早，趙忽然發現床上少了一個人。從那女人床上聽出來了他的聲音。趙下一種開玩笑的警告：

「啊呀！」

「對不起了，老趙。」

接着是女的勝利的笑聲。

「曖，沒關係，沒關係。」

第二天在到天津去的車上，趙說小卜「蕩」。趙是大驚小怪着，同時又和那般沒接觸過女人的男子一樣，對小卜起了一種欽佩，甚至於可以說有點迷信。口裏是當然聽他愛怎麼說便怎麼說，對他呢是當然，五成美艷，五成嫉妬。

而——一個可好怕的「而」，而結果，老天爺纔能預料，她和趙訂婚！

「和趙訂婚，哈哈！」他在肚子裏笑着。

笑是笑着，但有點勉強。不說什麼被遺棄的悲哀之類，而不快總是有的。這或者因為是，是她遺棄他，一則；二呢時間

似乎太快了。他到南方去的一向，先當然甜密地通着信，忽然，差不多只有十多天，這十多天她沒有信給他之後，她來了

一封要求他給她自由的信，因為她要到國外去求學。所謂求學，是剛斷了奶的孩子都知道是扯謊的。他是最了解女性的人，他知道她是丟了他，她找着另一個男子了。以後纔探聽出那另一個男子就是一直不會接觸過女人的那男子趙。

他想到了，一定是他到南方去的一向，趙在北京時，對她拼命地用着手段，纏結出這滑稽的果的。女人們不一定要壞，不一定要對她先生起什麼惡感，在沒有男人的當兒，一經別人的誘惑，多少是有點兒傾向。小卜當然跳不出這圈子。而且她性安慰的要求比別人強烈，或者可以說，她整個的生命只有在這種要求裏表現出力來，故此趙那麼容易上手。趙是個老實人，有時女人歡喜老實人的。他將自己和趙比一下，趙什麼都不及他，就是比他忠厚。

在人本位上說來，小卜沒有什麼罪過。趙呢，趙也一樣，因為他怪可憐的：他從沒有聽見過女人。

但是他憤怒：他想報復。他回到天津的一個月後，接到她一封信，請他聽他們死去的愛的面上，千萬到北京去一趟：她有話要跟他說，趁她未婚夫不在北京的時候。他立刻便來了，而且準備了武器，認定了復仇的對象。

他摸索到未來的勝利了。可是像非意識似地，他還嘆了一口氣。

二

他不是一個大學生，也不是個詩人之類，他只是一個二十七八歲，在社會上混過幾年的男子。因為究竟經過幾年學校生活，所以對現在出的一些新書和刊物，都會注意過的。至於外表，他可很有吸引女人的相當的力。說話說得怪溫和，並且在說話之前，要先在肚子裏推敲每一個字眼，每一句子，使說出的話中聽。要是第一次聽見他，你也許會疑心他是個哲學者。修飾是想盡方法來講究的，衣裳都燙得光光地，每一條褶紋都像船頭似地尖而光燙。頭髮披到了頸子上，耳朵前面留着蓬鬆的兩鬢，一見使你會想起一個藝術家來的。兩頰帶玫瑰色，在北京很少見，眼睛因為是雙眼皮，顯得很有媚態。總之，他是個美男子，差的只是皮膚不十分嬌嫩。

雖然已將三十，他可還沒有太太，可是也不想結婚。愛過的女人却不少，有幾個是同住過的，結果都是，也沒有起什麼衝突，也沒有怎麼樣，像極其自然地彼此都丟手了。有一個甚至於養了一個女孩子，而那孩子的娘終於跟別人結了婚。孩子的下落是，他一點不知道，也不想到要問起過。這不能說他丟別人，也不能說別人丟他。他不恨，也不留戀那些女人。他和女人周旋就只不過是周旋，他永遠不會想到要對方負什麼責。但是又不能說他是不愛女人，也不能說是他想欺騙她們。實實在在，他是富於情感的，在那所謂愛的生活的過程中，隨時會使他的神經跳動，甚至於有時爲了個把女人能令他整個的人都起了變態。

小卜的遺棄他就叫他難受。這回。

他嘴緊緊閉着，因為閉得太緊了，看來是一個惡形。

他向南走，又向西轉灣，進了青雲閣。

青雲閣裏黑得像一座古廟似的人很少，擺攤子的老板們在打盹，一個賣畫片的拿一本大鼓詞在哼，像春天無聊的長日裏聽密蜂叫。舊書攤裏的書陳尸似地在黯淡的書架上躺著。這些的一切，似乎在象徵着他內心的什麼。

無意識地上了樓，上到最高一層樓，他走進那茶館。

揀一個座位坐下了一個人叫一壺茶，一個人佔了一張桌，一個人躺在椅上，一個人……他忽然感到了寂寞。

「寂寞！」

意思是很明顯的，有女人自然不會有這樣的感覺。他幾乎不能一刻沒有女人。女人，不一定要和他睡覺，不一定要怎樣，只和女人一接觸你就似乎能得到一點什麼，無論「靈」的，無論「肉」的。現在，隨他自己怎樣辯解，怎樣安慰自己，而他現在被遺棄，現在沒有女人，總之是事實。然而——

「然而像小卜這樣的女人我甯可沒有。」

自己又下註脚：

「小卜是帶着虛榮的本能長大的，本來虛榮是人類裏少不了的東西，沒有了牠，也許社會不會進化，可是她，這小卜，特別發展得強烈，而且是怪可笑，怪幼稚地用了出來。這樣她便變成個淺薄的東西了。淺薄，她那椿不淺薄：一個中學生，一個有錢人的小姐，一個江南人，什麼都不知道。只一件好，是她善於使用男女中狂熱的時間，如此而已。除此之外，零一個零。」

他還恍恍似地對自己說：

「弄了一個像小卜這樣的人釘着你是不得了的，對不起，現在這担子要請趙先生担上了。」

他把他自剖成兩個人，來安慰自己，來弛緩自己緊張了的神經，並拿出幾萬條充分的理由來正確地證明自己不應當愛那個小卜。

但是胸部不舒服，像有什麼壓着，肚子也像有什麼梗着。他難受。據他想，難受只是難受，偶然的事，決不因爲那女人之故而有不快之感。同時他的這些話又被自己懷疑：說不因小卜而難受，但那女人的印像的確確在擾亂着他；即使你自己對自己很有理很巧妙地解說這回愛的被遺棄是幸福，可是憤怒仍然是有的，而類乎悲哀的東西也似乎帶着二三成。他感覺着頭腦子很重，又像懸着似的，如女太太們的錢袋。他很驚異他自己的變態。

像是累了，他吸了一口長氣，肺裏張得滿滿地。他再吸，吸得不能再吸，可是他總覺得還沒吸足，似乎胸間有一條布條子束緊了。他拍拍胸……

「夥計，一碟兒蘿蔔餅，夥計！」好像喊出這句話之後輕鬆了點兒。

喝茶的人漸多了，屋子裏盡是烟霧，和嘈雜的談笑聲。

喫了蘿蔔餅，怕有人捉他似地，馬上逃開了這裏。

三

大概是五點還差幾分的時候，他們門外有一個女人聲音和夥計說話。

「黃先生在家麼？」

聽，不就是她麼。

他全身的肌肉似乎跳動了一下。他可不去開門，而靜待着房門慢慢地向外開。像在揭幕布，那女人在門的開處，現出小半身，半身，大半身，全身，全身出現了——那女人。

將近一年沒看見，她的樣子不會變，只裝束變了，臉上是冷酷的表情，雖然是在應酬似地微笑着，她這種難堪的臉子是他從不會瞧見過的。

「我們久不見了，」女的說。她將門帶關。

他很鎮靜地：「是的，久不見了。你好？」

說着伸出手來握着她的。

「你可知道，」他說，「在這幾個月裏是經過了很多曲折，出了許多新聞……」

「可不是，」她很快地說，接着將被握的手抽回收到自己的袋裏。「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說哩。」

霎時的靜默中，他想這些話全是她先安排好的。

她說：「我請你來是因為有話跟你說，我自己因為家庭的關係走不開，所以只得請你到北京來。我剛纔請你到公園去，儘等你不來，我只有跑到這兒來找你了。」

「有話你坐下來說罷，」他將靠壁的椅子拉開一點。

「別客氣，我馬上就得走的，」她說時，嘴唇的兩角往下嚮。

他沒有言語，只等她開口。

她繼續着說，挑戰地：「要說的話還是那句老話，就是請求你放還我的自由……」

男的笑了一下。

「你的自由？」

「我的自由，」女的抗聲地。

他說：

「幹麼叫『我』放還『你』的自由？人的自由都在他自己身上，誰也搶不去，不過看各人會不會使用。你的自由幹麼要我放還？你的自由在你手裏，要求學就求學，要訂婚就訂婚，尋上別的男人就尋上別的男人，干我屁事。放還你的自由？」

「噯，請你別儘發議論，」她拼命地鎮靜着，瞧了瞧手表，還是去年那個長方形的手錶。「我還有事哩，我只能夠談十分鐘。我們說點兒事實罷，好不好？」

「不是我請你過來的呀，小姐。我也希望能夠在十分鐘談了，可是事實也許辦不到，要說的話多着哩。請坐罷，別太性急了。」

還給她倒一杯茶。他的舉動似乎帶着嬉戲。

「勞駕，我不喝茶，」她臉冷得像冰奇冷。「我們還是具體地說幾句罷。」

「具體的，當然是具體的，請你先說罷，你說了我還有話說，你說。」

「我說的還是那句老話，只有一句，只看你答不答應就得了，」她威迫地說，似乎還有強有力的後盾。

女的這種樣子使他憤怒，他很想發作一下，但又覺得現在不是時候。他拼命地將怒氣關在肚子裏。

「你說你的自由，是不是。可是這話太空泛了，小姐。『我們還是具體地說幾句罷，』你的自由在你身上，你和姓趙的訂婚，我管得着麼？」

一個霹靂。她臉色有點兒變了。她驚異他爲什麼已經知道她和趙的訂婚。

「你……」

「我怎麼……你不坐我可要坐了，」他坐到一張椅上。

「我們的確訂婚了，訂婚了，怎樣。我要求你給還我自由，就是請求你別破壞我們。」

「笑話我幹麼要破壞『你們』」

那個却不聽見他的話似地這一口氣說下去：「並且還要請你對他保證，保證我……」

「保證這辦不到。」

男的站了起來。導火線大概是點着了，一個不可避免的衝突是要起了。他想不到是怎樣一個結局。天知道，也許是個悲慘的結局吧，因為現在雙方都在不讓步的嚴重形式中。但是無論怎樣的一個結局，勝利纔是他包定了的。

女的張大着眼睛望他。

他說：「你們的事要我保證？太滑稽了吧。即使我能保證，我也不會做這傻瓜。我去保證一個遺棄我的女人，我去保證一個負心的女人。」

他手握著拳，全身的血在沸，但外面很鎮靜。

那一個神經緊張到了極度，再碰一下就會破了，這所謂「破」是說哭。

反攻却要反攻的：「是啊，負心的女人不知是誰，害得一個女人找不着她的男人，一個小孩認不得父親。」

「不知底細的人就別胡說亂道。」這幾句是他隨意說出來的，他自己也知道說得太不高明。「可是你知道這幾個月裏的故事麼：一個愛你的男子，一個可以給你愛的男子，你丟了他，你遺棄了他的愛，却去尋上一個不能愛的，一個沒愛的可能的。」

「這是怎麼說？」

「怎麼說，是說姓趙的！這姓趙的你沒愛他的可能。」

「怎麼，我愛上誰就愛上誰，什麼可能不可能。」

「小姐，你怎麼肝火旺。你完全弄錯我的意思了。我說不可能不是說別人不許你們愛，你們愛你們的，你們訂婚

你們的，誰還管得着。我說的不可能是爲你設想——爲你爲你的幸福，爲你的前途，爲你的終身萬不該愛這姓趙的。我是說，你愛上他，你要有不幸，知道麼，不幸！」

這幾句話有點動搖了她。

他續着說：「你知道趙是個什麼人麼？」

似乎是等着她回答，但她不。他又繼續下去。

「你知道趙是個什麼人麼，你了解他的思想麼，你了解他的態度麼？」他停了一下。「我和他做了兩年多的朋友，我很知道他點兒。你知道他，他完全是舊禮教的環境裏長大的，他雖然在外面混了幾年，薰染了些別的思想，可是他一切思想還建築在禮教上。他對於貞操看得特別重，貞操他自己到現在都好好地保持着他的童貞，他一直是個童男。他對於結婚的形式也重視到十二分。這樣一個人，你和他訂婚，你是個什麼人？他一時的狂熱，一時的需要，他愛上了你，他和你定情，你的「終身大事」算解決了麼，他就算你是他的所謂永久的伴侶了麼？」

像是讀熟了背出來的這些話，使女的全身都震了。她未婚夫的弱點已被他戳穿，而這些弱點的存在又確是事實，她是知道的，所沒有想到的是，這些弱點和她的幸福的關係。她不會知道那人的弱點會那麼厲害地影響到她的幸福，她的前途。她的淚水開始站在眼眶上。

那個還將他預備好的話一氣背下去。

「你我的關係他全知道，不但知道，而且很熟悉，不但熟悉，而且他親眼瞧見。一般青年男女，到他們的戀愛已經失去了莊嚴的時候，隨時隨地可以有接吻以上的行爲的。去年是不是我和你當了你未婚夫的面互相擁抱，互相摸索的，是不是當了他的面我們就有性的行爲的。我和他第二天上了車，他就說你蕩，他當然是對你的這些狂熱的行爲起了反感。他和你訂婚是他一時的熱情，一個人在那個時候，是什麼理智都要躲避的，他未經考慮一下就和你訂婚了。可是

這是一時的，你記着這是一時的，過後熱情一冷了下去，他會覺得他自己滑稽，他會後悔你們的訂婚是有你家庭參加一半意見的，要是你未婚夫翻悔，你想想，你的家庭，你那嚴厲的家庭。」

停了一下。

「即使你和他結了婚，你就算幸福了麼？他知道你是個什麼人，他知道你的過去，他會一輩子給他一個話柄，你會一輩子都給他吃住，他以後永遠輕蔑你，侮辱你，你掉在這海裏，沒人救，沒人撈，你在水裏沉浮着，瞧不見邊，就是這麼着，一直要到你死，你死纔能結束你的不幸。你呀，千萬個男子你可以愛他，全世界的男子你都可以愛他，你就是不能愛趙，趙的未婚夫，你就只能愛趙。」

幾句話像個什麼魔鬼，很有力地打中了她的要害。一個無底的不幸很快地顯在她眼前，叫她去受。面前呢，面前是個她遺棄了的男子，他幸災樂禍地嘲笑着她。他是她的仇人，但這仇人咀咒式的預言是句句要實現的。她臉色灰敗，一屁股倒在那張他移出來的椅上，像有一種受不慣的異樣溫度的氣，通過了全身。她哭了起來。

那幸災樂禍的人還說下去，他像要在得到一點勝利時，趁勢再攻，可以使敵人全軍覆沒。

他臉色緊張着說：

「你以爲我爲得什麼？依傍了未婚夫，你就像強了起來似的，你想你那姓趙的可以做你的後盾麼？你剛進來的那個勁兒！你以爲抓住了我一個弱點，便好威迫我麼，你據着什麼威迫我？我什麼不怕，我隨時可以將你的事公開，將我們的故事對你家庭宣布，告訴他們，「你們的女兒早已不是一個處女。」我要告訴他們，你我的歷史，我反正是個男子，不在乎。我要叫你家庭知道你已失去了處女的貞操，我還要社會上的人知道你是個負心的女人，我要是宣布了，你還能做人麼，你！」

她完全失敗了，她想不到他有這麼一着。如果他真照他所說的幹起來，那她的青春，她的前途，她的人的地位，全被

他攪殘盡了他。隨手就可以推她到坑裏去。一個無底的坑，黑的坑，被推下去，就別想起來。連掙扎，呼籲都是無用的。而這坑就在面前！老天爺，太慘了吧！有史以來的慘！她會在極度的不幸裏呻吟一輩子，直到死……一個悲劇的想像使她神經起了極度的變態：她自己不知道這變態是什麼性質，只是這使她暈了一下，眼發一陣花，正在這時，她便被狂瘋抓住了。她差不多沒有了知覺，沒有了意識，一種超人類的力使她跳起來，向窗口奔去。

「我死，我死，我只有死！」

那男子一把拖住女的。

「你死別在我這兒死！」

如果她的神經是常態，她定會輕蔑他；他不當在別人已經受了打擊，頹然倒了之後，再加重大的攻擊。這種舉動是不大光明的。他雖勝，但終于是可卑的怯弱行爲。甚至於別人急得要跳窗口，他還，「你死別在我這兒死。」

但她現在沒有這麼想。她是，所有的神經全都麻木，但又緊張；臉色變得非常可怕，手冷得像露在冬夜裏的鐵柵欄，她倒到地下，滾着哭着。

那勝利者在旁邊優賤着，他有點窘，勝利當然已經勝利，但僵透了：天知道是個什麼結局。儘讓她滾着麼，這女人？這女人簡直瘋了，你叫她這麼滾一年她也幹，她既然會跳窗口，那她什麼事都可以幹的。她顯得太慘了。她臉上是淚水和着地上的灰，那式樣做得很好的夾旗袍當然走了樣子，領上的假翡翠扣子也掉了。這麼沒命地滾着哭着嚷着，像一個痛苦極了的病人臨死，像一個羔羊臨宰的慘叫着求救。其實，這女人是上了他的當，他自己相信他不至對她下辣手，這是他不敢，而且不能；他自己說這是他「不忍」，因為對對方加了「不忍」之類的字樣後，便顯得是整個的勝利了。他「不忍」在人本位說來，他不當再去壓迫一個要走到不幸裏去的人，尤其是女人。他覺得他剛纔說的話太過了。他不知所

惜地站在那裏，有點兒着慌。他無意識地將耳前的頭髮捋到耳後去。他眼裏有淚水，他開始可憐她了。

但是現在他忽然聽見了自己的錢，他告訴他已到了喫晚飯的時候。

「時候不早了，我們喫飯吧？」

「我不喫，」女的說。

「多少總得喫點兒。」

他叫夥計開飯，叫了幾樣菜，其中有一隻是她愛喫的芙蓉鷄片。他忽然聽見地上的一粒綠色扣子，他給拾起來。

「掉了扣子了吧？」

在自己旗袍上找着掉扣子的地方，同時他就看出是領扣，他給她裝。她頭仰着。他的那種柔情是趙所不及，而且在種種事件上，也表顯得比趙高明。他言語的漂亮也是趙所不及的。他說他到如今還是愛着她，惟其愛得厲害，所以對她報復得也厲害，可是他又聲明，可是他並不懷惡意，也無所謂幸災樂禍的念頭。他要永遠給她援助。

在他弄好扣子之後，趁她頭還在仰着，他險俯下去接近……

「我還是愛着你的，我！」他又補一句。

於是他嘴唇攢着貼到她嘴上去。她不拒絕，可也不前從前一樣攢起嘴唇來接他的。她似乎只在說：「我知道你還愛我。」她感激他，並且她在勝利者那裏討安慰，還覺着光榮。她覺得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可愛的人，無論那方面。但她淚水又淌了，他的，也流了出來，他是多情的。他又坐到她旁邊去，手挽着她的腰，女的索性伏到他胸口哭了。

他撫着她的頭。

「你真是個孩子，哭有什麼用。什麼事都像人沒生下地來便給安排定了似的。我們的命裏有魔鬼。我到南方去我是做着夢的。」說着，順手將放在枕邊的皮包拿過來，從中取出一個摺子，他叫她瞧。這是一個銀行的摺子，淨存一欄上，七千五百二十三元。外面是他的筆迹：爲蕙綢存。「我弄到了幾個錢，我想在你家的附近，譬如南池子這種地方，買一所

小小的房子我還可以找一點小事幹幹等這姓李的到了天津我還可以有一筆冤枉錢我以為這夢是做甜蜜蜜現却很可能的。我萬料不到你有這麼一着……」

女的哭得更厲害些。

「什麼都完了，什麼都完了！」

這回他給她揩淚，是他從她口袋掏出手絹來給她揩的。

「命運戲弄我們，哭又什麼用呢。你放心，趙那裏我要給你說話，我要使他敬重你。」

他又說了許多話，說到她不哭為止。她揩乾了淚水，兩人方切實地討論，要挽救這不幸的未來於萬一。

「我們定得想個什麼法子對付他，」她要求他。

他想他完全勝利了。

他說：「當然，我有法子，你放心，我有法子叫他永遠愛你，叫他不能對你有一點兒輕蔑的念頭，叫他不能拿什麼藉

口來侮辱你。他翻悔，有我！我永遠給你援助。」

用過晚飯以後，她有說有笑了。她覺得他是個寬容的俠客。他們又回到以前似的狂熱生活，不過意義是不同的：女

的是一種報酬，男的是一個報復。

談到十一點。

「唔，十一點了。不能回家了怎麼辦呢？」

其實她沒有問的意思。嚴括地說，不能加「？」。

「在這兒睡得了，」他很乾脆地。

「可是這是我倆的最後一夜了，」她向他笑。即刻又說：「可不能讓誰知道，不能讓第三個人知道。要是給別人知

這今天我來找你，晚上不走，那可要糟糕的。尤其是我家裏，要是透了點風，就不得了。「他」那裏更不能給他知道一點影子。」

「當然。」

女的這最後的一夜是爲酬報他，酬報他的愛，酬報他的寬容，他的所謂俠義心腸。

男的這樣想：

「我要是在今晚丟一個兒子進去，那多痛快！」



第

一

輯

劇

本



時代的英雄

辛公館的一間起坐間。台上方偏左有一扇門，通其餘的房間，台右方的一扇門通院子。

所謂起坐間者，是一家人看看書報，談談天的地方。有時候也在這兒陪客，那總是非常熟非常隨便的朋友親戚之類。那些客氣點的，有面子的客人來，則外有會客廳，因此這家的主人辛老爺，就把最漂亮的古董字畫，最值錢的家具，都放在會客廳。這麼一來，我們這間起坐間的陳設就很簡單了。簡單不一定是寒儉：你一瞧見這起坐間你就得知道這辛府上是很有幾文的。你瞧，這幾張沙發，椅子，茶几，圓茶桌，這些貨色都不壞。靠窗那張寫字檯也挺講究。那小書架，上還擺着一些古董似的東西，看得出這家的老爺也是風雅人。

辛叔良和他的朋友老羅坐在這兒談天。辛叔良是這家的少爺，穿着睡衣，腳下一雙拖鞋。年紀正是二十四五歲。老羅是西服。年紀和辛叔良差不多。他靠在一張沙發上，兩條腿子疊着，手裏拿一張報，有一行沒一行地在看着。

叔良（坐在寫字檯旁邊，寫畫着一些什麼，頭也不抬一下地說）老羅你可沒了解我。（把寫好的東西瞧一遍，又添寫幾個字，又仔細地看着。）

老羅（看着報。）精糕，這回××靠不住啦。×××……嚇！（停了會兒，感到無聊，把報紙推到一邊，伸個懶腰。）你怕不怕？（叔良一個勁兒在對付那張寫好的紙，沒理會。）叔良，叔良。

叔良 唔唔？

老羅 ××跟××都有點兒靠不住啦，嚇。（站起來到茶几的烟罐子裏拿出一支烟來點着，抽着一支給叔良。）你

在那兒寫什麼？（站到叔良旁邊，俯着頭去看他寫的東西。）這是什麼，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叔良（把老羅給他的烟放在桌上。）我們的預算表。（把筆一扔，拿起紙來看一遍。）要不了五萬塊。（在紙上指點點地對老羅說。）連裝飾屋子，辦家具，連陳設什麼的，還花不了五萬塊。（老羅感不到什麼興味似的，又回到沙發上躺着。叔良帶着這張紙跟着他，坐到他旁邊。）連鋼琴也在裏面。鋼琴可少不了，對不對。我可沒什麼，許慧是音樂家，鋼琴是她的命，本來是一個家庭裏面總得有架鋼琴，不管你是不是音樂家。她是那個，他是……音樂是她本行，更那個，更少不了，對不對。

老羅（漫不經心地。）可是我覺得許慧學音樂有點兒不合式。

叔良 怎麼？

老羅 唔。

叔良 幹麼不合式？

老羅（一下子找不出理由，含糊地。）唔，不合式。（專心抽烟。）

叔良（緊瞧老羅了一會。）她沒天才麼？

老羅 天才？（抽一口烟。）她有沒有那個什麼天才？我可不知道。你是她愛人兒，你總得比我知道。可是我覺得她嗓子不行，她那嗓子，那簡直像……

叔良 像誰？——有點兒像那個什麼小妹妹，對不對。

老羅 像……像……（叔良釘着瞧着老羅，急切地要知道下文。）我說了你不生氣吧。

叔良 嗯，說吧。

老羅（瞧着自己手裏的烟。）譬如說罷：你累了一整天，晚上上床睡了，可是屋子上面貓叫，吵得你睡不着……

叔良 唔，怎麼？

叔良 唔，怎麼？

老羅 得啦。不明白麼？

叔良 你說話老拐灣兒。

老羅 嚇，你是個天才詩人，這麼一句話不懂？（拿起報來看，一會兒又把報放在膝上。）我是說：那個貓可也有音樂天才。

叔良 （明白過來，不大高興地。）怎麼，許慧嗓子像貓叫，是不是那可……那可……

老羅 你一愛着她，當然什麼都怪好的。你聽她嗓子也許像夜鶯，也許像貓頭鷹，那都不關我事。（看報。）我覺得她學音樂不合式。

叔良 我的確覺得她什麼都好。（稍停）她挺天真的，什麼人情世故她可一點兒不知道。我愛她的純潔。她可真純潔。對不對。她主張精神戀愛，她瞧不起物質。本來是現在他們那些個戀愛，還不是買賣婚姻麼？女的賣給男的，出一點兒價錢，嚇，這叫什麼戀愛！總而言之什麼都是講究一個物質。許慧可最討厭物質，她瞧不起那個買賣式的戀愛。她可是太天真啦，對不對，一點兒人情世故也不知道。

老羅 那不然。她要是一點兒人情世故也不知道，她幹麼丟了那個姓馬的不愛，要愛你？

叔良 （笑。）那當然哪？要是她這麼一點也不知道，那她是個大傻瓜了，對不對。

老羅 怎麼？

叔良 那姓馬的她怎麼能愛。那姓馬的是個窮光蛋哪。她那麼傻——去愛上個窮光蛋這一點兒她也不知道麼。這一點兒她要是不知道，那她就是傻瓜，要那麼愛着我，可不會愛你。我不能愛一個傻瓜，對不對。

老羅 對。要是我做了許慧我也得愛你。

叔良 （站起來拿一支烟點着，又坐下來，臉上有點得意。）你想想罷：她要是跟那姓馬的窮光蛋結了婚，她怎麼辦。

吃飯也得成問題。買鋼琴的話——哼，更不用提啦。這可耽誤了她的音樂天才，這可不是玩意眼。他們家裏當然沒老媽子，對不對呢，老羅你說對不對。（拿老羅手裏的報）

老羅（用手扶扶臉）唔，對。

叔良可不是麼。沒老媽子，他們怎麼辦，你說？

老羅（不知要怎麼回答）他們怎麼辦呢。唔，他們自個兒下廚房煮飯。

叔良是啊，下廚房煮飯。你想想罷：那生活够多悲慘。別的倒不礙事，許慧的青春可完了蛋了。（沒命地抽了幾口烟。

）許慧怎麼能愛一個窮光蛋！

老羅 你呢？

叔良 我？

老羅 唔，你結了婚之後預備着？

叔良 我麼，我爸爸答應給五萬塊錢做我們的結婚費。我這兒有個預算表。以後他答允存二十萬，讓我們用利息。這

是許慧提出來的條件。

老羅（漠然）唔，不壞。

叔良 要談戀愛總得要有戀愛的本事，對不對。我要是沒那麼多錢，我可就不能愛上那麼個純潔可愛的女人……

三挖子三挖子！……許慧純潔得一張白紙似的……三挖子！

（三挖子從右方的門走進來，一面鼻孔裏哼着京戲。他是個專門伺候辛叔良的小伙子，有點京戲迷。言語舉止有

一點便里巴機似的，但有時又很像很聰明。）

三挖子 您要買烟捲兒，是不是。（回頭就走。）

叔良 別走！

三挖子 (站住) 我這兒有錢哪。

叔良 過來！(三挖子走到叔良頂前) 你準知道我要買烟麼。

三挖子 噓！

叔良 這孩子！(用下巴指指茶壺) 沏一壺茶。

三淋子 香片吧？

叔良 唔。(對老羅) 喝咖啡不喝？(老羅搖頭。)

三挖子 (拿茶壺，順便把茶桌上的杯子整理一下，一面說) 少爺的心眼兒我全知道。沒有錯兒。少爺明兒跟許小姐成了親，我可連少奶奶的心眼兒也知道。

叔良 別哏兒哈的。快去！

三挖子 得令！(拿着茶壺，用着京戲的步子，下)

老羅 三挖子挺快活。

叔良 唔。一個家庭裏面可少不得他，對不對。將來我們的新屋子裏……

老羅 這兒要是危險了怎麼辦，你們？

叔良 那怕什麼，往上海。我們得在上海結婚。二十萬塊，跌在上海也跌得住，對不對。

(窗子外面閃過一個女人)

老羅 你的許慧來啦。

趕緊聽着左上方的門。許慧開門進來，一面剝着紙包吃糖。她臉上石灰似的粉，豬肝似的胭脂。淺頭髮，衣

裳是目今最流行的裝飾。至於這種化粧於她的面貌和身材配不配，那她是管不着的。因為幸叔良先生說她天真，所以她老是模仿着小孩似的舉動。

許慧 哼，瞧瞧，你們談得那麼有勁兒。

老羅 （指指後台）他們牌打完了沒？

許慧 唉，完啦。在那兒算賬哩。

叔良 誰輸？

許慧 吳星五輸啦。這位吳大律師可真什麼，他只會打官司，可不會打牌，你們倆說了些什麼，喂？（坐在一張椅上。）

）

叔良 談你。

許慧 唉，那可不成。你們準談了些個我的壞話。（把包糖的錫紙對叔良扔過去。）告訴我，談了些什麼。曹太太真好

玩兒，先老是輸，可是後來一做莊，噲，可連了什麼十二回莊，扳回了本兒啦。噯，打牌可真見了鬼似的，那簡直是靠命，你信不信。

老羅 （知趣地站起來。）我去瞧瞧。（從左上門下。）

（叔良坐到她椅子的搭手上。）

許慧 （咳了幾聲）噲，你那個烟！

叔良 （把烟扔到痰盂裏。）好了吧。

許慧 你們剛才真的說我麼？

叔良 唔。（把臉漸漸靠近她。）

許慧 噫，別描我，一股的烟味兒！（輕輕推開他。）

叔良 呃呢。

許慧 你們談我的什麼？

叔良 談你麼？（噓了一口氣。）說你天真，說你純潔，說你討厭物質，說你……

許慧 唔，我不信。你冤我。你說我的壞話，唔，我聽見，你說我是孩子不懂事。

叔良 不懂事的孩子——那不是天真麼？我愛天真的姑娘，她純潔透啦，她不知道人情世故，她討厭物質，她只知道純潔的愛，對不對。

許慧 （得意。）對啦，別的我不說，物質我可討厭她。噫，那俗不可耐。咱們得有純潔的靈魂。他們哪，唔，不用提啦，心眼兒裏只有物質，一天到晚地老是想着錢兒。噫，真缺德。他們的靈魂準是黑得煤球兒似的，你信不信。

叔良 我最恨那麼一種人。

許慧 我可不是麼。像那個姓馬的，噫，他愛我，唔，他自個兒是個窮光蛋，他就老想着錢兒，唔，你還沒聽見他那寒酸勁哩。他老對人說，「啊呀，我是窮光蛋哪。啊呀，我得撈幾個錢兒吃飯哪。」他一說話，就老是「啊呀，啊呀」的。就那麼着。唔，他老是滴溜着錢兒的事，老是想着物質，那麼個傢伙他也配愛我！

叔良 （勝利地。）他懂得什麼！

許慧 噫，你還不知道那姓馬的那勁兒哩，嚇！可是，唔，可是我能愛那麼個俗不可耐的傢伙麼。唔，別想！我啊，唔，我主張純潔的愛。有了點兒那個，有了點兒物質的心眼兒，可馬上就不能純潔，你信不信。

叔良 咱們可……

（兩個相對瞧了會兒，會心地笑笑。）

許慧 咱們的意見可一樣咱們的思想跟咱們的行為是一致的你信不信

叔良 當然（稍停。）當然咱們可不用耽心錢兒咱們也就不不用耽心物質上的事兒對不對將來我爸爸還得留下那麼一大筆遺產哩。

許慧 你爸爸那家公司麼？

叔良 唔。

許慧 值多少錢兒？

叔良 我爸爸這一份總得有一千多萬吧。有了這麼一筆遺產咱們就更不用耽心物質咱們就得一個勁兒過純潔的生活。

許慧 可是……可是……

叔良 怎麼？（臉子更靠她。）

許慧 可是這遺產多啦才能給咱們？

叔良 得等我爸爸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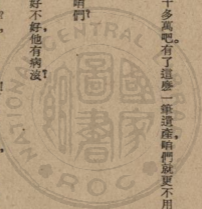
許慧 你爸爸快六十了吧。身體好不好。他有病沒？

叔良 他身體好。

許慧 （不高興。）他身體挺好的麼？你這烟味兒！她站起來，坐到另外一張椅子。叔良隨着她，撈了會兒。要走近她，又有點不敢，沉默了四五秒鐘，她嗽起嘴唇又問。）你爸爸沒一點兒病麼——一點也沒有麼？

叔良 他只是有點兒咳嗽，有點兒氣喘。

許慧 肺癆病，是不是？（色變。）沒別的病麼？



叔良（一面說一面走到她椅子跟前站着。）別的病——（停了兩秒鐘。）他心臟裏病。

許慧（高興。）噫，那準是肺癆病。（她一隻手搭他身上，他趁勢坐在搭手上，頭挨近她。）你爸爸沒別的病了吧？

叔良他是沙眼。

許慧那沒關係，你信不信。此外呢？

叔良痔瘡。（稍停。）不錯，他鼻子裏面還有個鼻茸。可是大夫都說不能割，一割怕他受不了。

（三挖子捧着茶壺從右門上門一開，瞧見許慧和叔良挨得那麼近，就馬上又退下，關着門。）

許慧（兩手攀着叔良的頸子。）我真愛你。

（叔良漸漸俯下臉去，和她的臉要接觸時，突然三挖子開開右門。）

三挖子（站在門口叫了一聲。）馬來——鏽鏽鏽！（走進來，轉身帶關門。叔良趕緊離開那張椅子一步。三挖子像沒

瞧見他們似的。）鏽鏽鏽鏽……（三挖子倒了兩杯茶，很專心地放好茶壺，一路地嘴裏念着「鏽鏽鏽」從右門下。）

（許慧和叔良瞧瞧三挖子走去。叔良移兩步瞧瞧右門。）

叔良（較低聲。）三挖子準還躲在這門外面哩。

三挖子（在後台靠右門。）我沒在這兒。

叔良走！

三挖子（在後台。）少爺你要買烟捲兒不要？

叔良誰要買烟捲兒！（坐到許慧對面一張椅上。）三挖子老是那麼傻里八機的。

許慧（稍停。）噫，那麼一個人也有點兒用處，咱們家庭裏可不能少他，你信不信。

叔良 他挺忠實，對不對？

許慧 別的也還有點兒用處，譬如說渴，他可以給咱們消遣，跳舞跳累，吃巧格力糖吃膩，他可以給咱們解解

悶兒。生活裏面總有點兒東西給咱們消消遣，解解悶兒，你信不信。

叔良 （緊蹙着她。）那當然。（稍停。）當然。

許慧 （喝幾口茶。）像曹太太，她可養叭兒狗解悶兒，我不贊成。她還說叭兒狗怪好玩兒的，哼，叭兒狗總沒人那麼

聰明。像三挖子似的，會說會笑，嗨，那勁兒逗得你才樂哩。那不比叭兒狗好多啦？貓哇狗的我全不愛，我只要：

（吳星五大律師從左上門上台。年約三十餘歲，很光漫的西裝，頭髮像他的皮鞋一樣，光光的。說起話來很有禮貌的樣子，總是微笑着，撻撻手，然後有頭有腦地開口。時時用手去抹幾下光光的頭髮。一坐下去，總得先把褲腿子往上輕輕拉一下，這麼着，膝頭才不至於把褲上的燙紋弄平了。他是個到處都受歡迎的人，因為他樣樣都知道，你無論和他說什麼，他總和你談得上。他能說得出那種莎士比亞的註釋本最高明，也能告訴你什麼姿勢刷馬桶最容易乾淨，雖然他家裏用的是抽水馬桶。誰也愛跟他談天，什麼都談，只是不問他民法刑法上的事，因為一談到法律，怕他要談話費。現在他一上了舞台，就撻撻手，一面對許慧他們打招呼，又像是點頭，又像是走路時的固有姿勢——腰向前一彎一彎的。）

星五 （老朋友的口氣。）你們在這兒高談闊論呢？（站住。）你們討厭我來吧，呢？

許慧 嗨，吳先生這張嘴！

叔良 （很高地聳聳肩。）咱們吳星五先生老記住他自個兒是律師。

星五 （拉上褲腿，坐在叔良旁邊，抹抹頭髮，有禮貌地微笑着。）這句話什麼意思？

叔良 （解答不出。）唔，這是……還是……

星五（有趣地趕快換了題目。）你們剛才談得好熱鬧，呢談些什麼？我也許可以參加吧。
許慧 唵，對啦。我們得問吳先生，看你的意見怎麼樣：你愛養狗不愛，你說？

星五 怎麼？

許慧 我們剛才談這個問題。我說別人老愛養貓哇狗的，唵，我可不愛。我說別的解悶兒的東西可比牠多啦。我說譬如三挖子罷，他可够咱們消遣的啦，比什麼都好，你信不信。

叔良（一直聽着許慧，微笑着。等她說完，就聽聽吳星五，又幫同解釋一下。）她意思是說：咱們生活裏面總得有點兒消遣的玩意兒。一天到晚地閒着沒事幹可也不是個勁兒，對不對？三挖子就天生地是這麼一種給別人消遣的東西。（老聽着星五，想他同意自己的話。）

星五 裝着想了一會的樣子，點頭，眼睛瞧着地下，唔，對的。（抬起臉來對叔良說話，說話之間，有時也大方地聽許慧幾眼，表示不僅是對叔良一個人說的。）老實說，咱們這種人最幸福。上帝給咱們造出了種種的人，種種人都挺有用處呢？甚至於還專門造那麼一種人種給咱們消遣，呢？就是剛才你們說的那位三……三……三什麼的……

許慧（正拿一顆糖要放到嘴裏，這時從牙齒中退出來。）三挖子。（於是放心地把糖送到嘴裏，慢慢地嚼着聽吳星五說話。）

星五 三挖子。是啊，三挖子就專門是伺候你們，逗你們樂，給你們解悶兒，呢？你們就養着他，不是麼，呢？上帝是把我

當作人類的中心。（這裏嗓子略提高，打着手勢，左手食指伸直向天，然後右手繞着這食指四面畫着圈。）然後，呢？然後在這周圍造出許許多多的人類，各種各種的人類。（停一會，還交替地聽聽那一對男女，右手還在繞着左手食指畫圈子。）呢？（把兩個手收回。）我聽牧師也那麼說，這挺有道理。

叔良 周圍那麼些個人，個個都於咱們有用，對不對？

星五 可不是麼。給咱們消遣的人可也不能少，呃？那不一定是那個什麼三……三……三……嚇，又忘啦。三什麼？

許慧 三挖子。

星五 唔，三挖子。幹麼叫這麼個怪名字——三挖子（聽着他們笑一笑，又正經地）其實給咱們消遣的不單是三挖子，呃？譬如美國電影兒，那也可以解悶兒。又譬如，呃——戀愛小說，三角戀愛，四角五角的戀愛，一百五十八角的戀愛，那些個小說。還有那些個歌舞團的歌舞。還有那位藝術老虎的圖畫。那些個人全是上帝造了專門給咱們那個的。

許慧 對啦。我就愛這些個。曹太太她們可不愛這些，她們老是養叭兒狗。

星五 （鄭重地）那反正一樣，反正都是給咱們解悶兒。

許慧 唔，這話可對。曹太太也許覺得你說的那些個還沒叭兒狗那麼好玩兒哩。（稍停）咱們在這時代的主人，你信不信。（稍停。叔良剛張一張嘴要談話，她又趕快往下說）上帝造了那麼些個人給咱們做事。給咱們生活挺舒服。唔，上帝够多愛咱們！本來是。咱們懂得人生，咱們知道純潔的生活，可不比別人那麼一天到晚那麼想着物質，你信不信。譬如說罷，別人給咱們造的雪花膏，嚇，你瞧瞧，多進步！

星五 唔，那進步得真快。前幾年……

許慧 （打斷星五的話）現在雪花膏牌可多着哩。那天我跟你（對叔良翹翹下巴）可不是麼，一到店裏，唔，多極啦，簡直地不知道買什麼牌子好。

星五 （趕緊接上）後來買了什麼牌子？

許慧 買了地球牌。唔，地球牌挺不錯。

星五 可是我覺得還是愛神牌的不錯，這是新出的。你買是那一種雪花膏？

許慧 什麼那一種？——不是地球牌麼。

星五 哦，我不是那個意思。雪花膏有許多種呢？（用手指數着。）一種 Vanishing cream 呢？一種 Cleaning cream

……

許慧 喲，我可沒查字典。

星五 （認真地。）各有各的用處呢？可不能含糊。用了 Cleaning cream 就不用洗臉啦。

許慧 喲，不用洗臉！

星五 （嚴肅地。）唔，不用洗臉。（點點頭。）現在美國那些個娘們兒不洗臉，只在臉上使上些個 Cleaning cream

再用藥水棉花那麼一擦，就得啦。那麼着臉子就老那麼漂亮。（稍停。聽見許慧將信不信地瞧他笑，他就點點頭。）真的，我不冤你。你不信你試試呢？

叔良 （瞧着許慧。）要是真能保持臉上的青春，你可以試試。臉上的青春比什麼都重要，對不對。

星五 對啦，有人辛辛苦苦地想出了保持這臉部青春的法子。咱們幹麼不用？

許慧 嚇，咱們的生活可真完全。（這時候老羅從左上門上，抽着一支烟。）我們這麼一種女子，臉上的青春比天下

什麼也要緊，別人可給咱們想出了這法子。嚶，上帝真不錯。他造了那麼些個好人兒……

老羅 是啊，他還造了個鬼子國來捧咱們中國。

許慧 （猛地回頭瞧老羅，輕輕拍自己的胸部。）喲，嚇我一跳！

老羅 （指指後台。）曹太太有話跟你說。

許慧 我？（老羅點頭。）喲！（站起來，從左上門下台。）

(老羅坐到吳辛二人對面的一張椅上。)

叔良 (聽老羅一眼) 老羅這傢伙有點兒俗裏俗氣，對不對。

老羅 怎麼俗裏俗氣？

叔良 怎麼不俗！我們一談到生活，你就馬上談到鬼子啊，什麼什麼啊。(對星五) 我跟他老得拌嘴。

我一說許慧有音樂天才，他就說她嗓子不行……

老羅 (很快地插嘴) 嗓子像貓叫。

叔良 (只顧自說下去) 我一談到精神的戀愛，談到純潔的戀愛罷，他就說戀愛是物質。他老想着

物質，想着肉體，他全不懂。

老羅 怎麼。我錯了麼？

叔良 當然。(稍停) 咱們的文化就全是精神的。肉體算什麼！

老羅 肉體一蚌子不值？

叔良 咱們是精神生活滿足了就得啦，肉體受點兒折磨不礙事。

老羅 那好極啦。(突然站起來打了叔良一下耳光，又很快地坐下。)

叔良 (手放在被打的腮巴上，張大着眼睛) 怎麼啦，你！

老羅 (若無其事的拿起報來看着) 肉體受點兒折磨不礙事。

叔良 這混蛋！

星五 唔，你們倆都有點兒過火。我主張是靈肉一致，呢精神生活也挺重要，物質生活也挺重要，呢咱們一面兒做詩，可是一面兒也得談鬼子侵略中國的事。這是現在一件大事。

老羅 叔良可管不着。鬼子打上門來他也滿不在乎。

叔良 我管不着怎麼？前年秋天我可不是寫了好些個詩麼？我有我的主張，我那首詩上說：「只有我們可以救國」……

老羅 你們？

叔良 別見外。「我們」的那個「們」字兒可連你也在內。不是麼？「只有我你可以救國。」沒念過書的沒點兒智

識，當然不行。窮光蛋的學生也沒用，沒錢兒怎麼救國！

星五 是啊，就是我先談的那個。（又伸直左手食指，右手食指繞着圈子，不過繞得小了點兒。）咱們是人類的中心，

其餘的那些個人呢？（還畫着圈，瞧瞧他們倆。）

叔良 所以咱們有的是幸福，對不對？

老羅 那是你爸爸得給你二十五萬塊錢。

叔良 將來可還不止哩。（瞧瞧星五，星五把眼睛避開去，瞧着天花板。）

老羅 要是鬼子真的打到這兒來了，怎麼辦？

叔良 往上海呀，怕什麼？

星五 那你們不在這兒結婚？（叔良剛要答，又點點頭。）唔，在上海結婚是好點兒。

叔良 我爸爸說要是消息不對勁兒，全家都得往南邊兒去。這兒要是給鬼子打毀了，可真可惜，對不對。一到了冬天，

這兒的北海溜溜冰，多好玩兒，南邊兒可不能溜冰。這兒我住慣啦，這兒什麼都……

（忽然後台裏三挖子叫起來。）

三挖子

（在後台）吳先生有電話！

星五（馬上站起來，用手抹抹頭。）我有電話那兒來的。

三挖子（在後台。）有電話，天津來的……

叔良（對右門。）有話跑進來說！

（三挖子從右門上。）

三挖子 老爺打來的，從天津打來的。

（吳星五搓了兩下手，就很快地從右門下，快是快，但仍沒忘記了他的禮貌。）

叔良（對三挖子。）電話裏沒說什麼事麼？

三挖子 沒。（叔良臉已經對着老羅，三挖子站得無味起來，想一句話來說。）你要買烟捲兒不要？

叔良（對老羅。）也許是沒什麼要緊的事。

（三挖子從右門下。）

老羅（站起來到茶桌上拿烟，擦一根火柴，不即點烟。）怕的這一帶不怎麼穩當。（燃着的火柴燒了手。）哦！

（扔掉火柴，瞧瞧自己的手指。）會不會？（又擦根火柴點着烟。）也許你爸爸叫吳星五去料理公司裏的事兒。

叔良（一直瞧着老羅。）這兒不會有危險吧？

老羅 嚇，沒準兒。（坐到原處。）

（稍停。）

叔良（放心地。）我爸爸常那麼打電話。

老羅 可是要到南邊兒去，還是早點兒去好。

叔良（點頭。）唔。（稍停。）可是我們不礙事。我一點兒不怕。（拿起他先前寫的那張所謂預算表，稍停。）幸虧老

跟着我們跑。(指指那張紙)純潔的愛全靠這筆預算，對不對。管他什麼鬼子。(看那張紙)你說窗擋子用綠色的好還是用黃色的好？

老羅 你幹麼不問許慧？

叔良 我跟她沒工夫談到窗擋子。我們討論着純潔的戀愛，討論着將來用個什麼大司務，可沒談到窗擋子。她說最好用個北平的大司務，她愛吃溜黃菜。溜黃菜可不是北平菜麼？

老羅 (把腿子疊起來)幹麼不用個外國廚子？

叔良 (熱心地)有麼？

老羅 有的是。上海就有個外國廚子，本是尼古拉二世的御廚房。

叔良 那工錢挺貴，對不對。

老羅 那不知道。

叔良 他會不會做溜黃菜？

老羅 那不知道。

叔良 我想先用個北平大司務，再不然用個廣東大司務。那尼古拉的大司務待會兒再說？

老羅 幹麼得待會兒？

叔良 待我爸爸死。(倒茶，喝了幾口)有了千多萬就能吃尼古拉的溜黃菜，現在可不成。三挖子！三挖子！現在只有

二十五萬。三挖子！(三挖子從右門上)開壺！

(三挖子拿着茶壺，揭開壺蓋看一下，就要走，老羅叫住他。)

老羅 你老爺電話裏說些什麼？

三挖子 我沒聽電話。吳先生聽電話。

叔 良 吳先生說些什麼你沒聽見麼？

老 羅 吳先生對電話怎麼說？

三挖子 我壓根兒就沒聽，鏘鏘鏘鏘！（從右門下。）

（稍停。）

叔 良 你對許慧不怎麼了解，你承不承認？

老 羅 怎麼不了解？

叔 良 我說她太純潔，太天真，你不信，對不對。（站起來，點着一支烟。在台的左右慢慢地走來走去。）本來是你跟她少接近。可是不樂意你當她是一個平常的女子。她要是個平常的女子，她可不會丟了那姓馬的窮光蛋不愛來愛我，對不對（稍停。）我的思想你也不怎麼了解。（三挖子拿茶壺上。）怎麼那麼快，水開的麼？

三挖子 怎麼不開。（倒兩杯茶。）

叔 良 要不開我捧你。（揭開壺蓋看一看，坐原處。）

三挖子 你問老張就知道，才開的。（從右門下。）

老 羅 我沒不了解你。

叔 良 你能說你了解我麼。剛才我說我聽不起物質，聽不起肉體，你可……

（突然後台有許慧的緊張的悲慘的急促的說話聲：「那可完了麼！那可完了麼！」話猶未完，許慧和吳星五從右門上。許慧臉色又慌張，又悲哀。吳星五非常匆忙的樣子，左邊挾着皮包，左手拿着帽子，右手拿着手杖。台上的叔良和老羅立刻緊張起來，一躍而起，迎着來的兩人。老羅的臉色沒叔良那麼着慌，還帶變成

好奇的模樣。

許慧 (忍不住要哭出來) 那可完了麼!

叔良 怎麼啦!?

(同時說)

老羅 什麼毛病?

星五 (把右手拿着的手杖交給左手, 拿右手攤開來打手勢) 你爸爸的公司破產啦。

許慧 完啦, 完啦! (抽咽起來, 拿手絹掩住鼻子和嘴, 彎着腰, 伸手扶到一張椅上, 就坐在椅上捧着臉儘抽咽着。)

叔良 (緊張着臉, 瞪着眼, 張大着嘴, 喘着氣) 什麼?

星五 時局那麼一緊張, 市面上可就緊起來啦。貨銷不了, 欠的債可就還得還。破產啦!

老羅 怎麼那麼快?

星五 怎麼快, 還有快的哩。公司裏面的情形太複雜, 一下子可說不了。總而言之破產啦。我就得去整理公司的文件。

叔良 (顫聲) 我們的結婚費呢?

星五 那二十五萬哪?

叔良 唸。

星五 那還有麼!

叔良 那一千多萬, 那一千多萬……

星五 沒啦, 沒啦, 公司破產了末。

叔良 (咬着牙, 很快地自語着) 完了蛋啦, 完了蛋啦。

老羅 那是鬼子……

星五 就是給鬼子那麼一打仗就打煩啦，要不然你爸爸公司破不了產。

叔良 (猛地聽到了許慧跑過去。) 呃，呃，呃。(手靠在她肩上。) 呃，呃。

許慧 (猛地站起來，很快地，出人不在意地說着。大家都愕然地不知所措地聽着她。) 別靠我！你們破了產啦，你跟那姓馬的一樣！什麼五萬，什麼二十萬，什麼一千多萬呀！你……你你……我的青春可要緊，我不能……我不能……吳先生您別走，請您給我辦一件案子，我要解除婚約！

星五 呃，你你……

許慧 非解除不可！(不感傷，不哭，只堅決地。) 吳先生請您給我辦一辦！

叔良 (又悲哀，又憤怒，尖叫。) 好啦好啦！我的幸福完了蛋啦！全是鬼子害的，我操他媽！操他原始祖宗！我操他家的阿米巴！操他的濕多傷！破產啦，完啦！老子跟鬼子幹一條伙！(說睡衣。) 老子到××口從軍去！(把睡衣掉到地下。) 我親自去打鬼子！(拍胸脯。) 老子準得跟他拼命！(要走的樣子。)

星五 呃，叔良，叔良！

叔良 (往右門走去。走到門邊又打回頭，到了老羅跟前。(拍老羅肩膀。) 你也去，從軍去，走，咱們一夥兒上××口兒去。

老羅 (拖住叔良。) 休別使性子罷。

叔良 咱們的幸福完了蛋啦。(拖老羅走。) 走，老羅！

老羅 我的幸福沒完蛋，叫我去幹麼？

叔良 (放手。對吳星五。) 老吳你不去？

許慧 (發怒地) 吳先生不能去，吳先生得給我辦解除婚約的事。

叔良（氣急地）好，你們都不去，我叫三挖子跟我去！三挖子！三挖子！他媽的，死到那兒去啦！（更大聲）三挖子！三挖子！急急忙忙地從右門上，瞧見叔良那付神氣，老大吃了一驚，楞着站在那兒，瞧瞧在場各人的臉。叔良跨一步到三挖子面前，故作鎮定，但呼吸還是很急。）我問你，你可是一輩子跟着我麼？

三挖子 喳！

叔良 我無論帶你往那兒，你也去麼？

三挖子 喳！

叔良 着這會兒我從軍去，我帶你去，咱們去打鬼子！

三挖子（很順嘴地）好傢伙，您是蓋世無雙的大英雄，我給您帶馬，咱們唱珠連寨。您是李克用，我是……

叔良 別說廢話，給我打鋪蓋去！

（三挖子要走，吳星五一把拖住他。）

星五 慢走！（對叔良）你在這兒演戲麼？

叔良（對三挖子）快去！

三挖子（被星五拖住不走，兩頭爲難。一會兒就想了緩衝的辦法，對叔良）箱子裏的東西也得拾掇拾掇吧？

叔良 當然快去！

三挖子 箱子裏得裝些什麼？——巧格力糖要放進去不要？

叔良 要要快快去！

（三挖子一扭轉身就溜跑，從右門下。）

老羅 呢，真的，別演戲了罷。

叔良 演戲，鬼子那麼一搗蛋，我的幸福，我的幸福，我操他類人猿！（氣急得說不出話，停了兩三秒鐘。）我可打定了主意，我無論如何去從軍，你們不去，我帶三挖子去！（三挖子匆忙地從右門上，手裏拿着一雙時式的高底皮鞋。）你又來幹麼？

三挖子 （舉起那雙高底皮鞋給叔良瞧瞧。）這雙高底皮鞋要帶去不要？

叔良 要得要！

許慧 （大聲。）那不成！這雙鞋是我的。（從三挖子手裏搶過鞋子來。）咱們解除婚約，咱們往後就沒關係啦。

（三挖子搔搔頭皮從右門下。）

星五 （對許慧。）呃，你別那麼生氣罷，叔良，你要慰安慰她。

叔良 （不顧星五拍一下胸脯。）老子是個時代的英雄，老羅，再會吧，老吳，後會有期。（對許慧。）你……

許慧 （扭過身兒去。）不理你！

叔良 （伸手過去搭在她肩膀上，可是她身兒一扭又扭開了。）我從軍去啦，呃，你行行好，你做好好事，你理我得了罷，呃，呃。

（許慧走開，叔良向她逼進一步，可是老羅一把拉住他，他就向她伸着手。）我這回連死活也不知道，咱們握手罷。（從老羅手裏掙開，向許慧衝去，許慧滿台逃走，叔良追着。）你做好好事，站住，你做好好事！

許慧 （叔良站住，她也站住。）不理你，不理你！（叔良又追，她就又逃，叔良站住，她也站住，如是者兩次。）

老羅 叔良，叔良！

叔良 （又站住，向她遠遠地伸手。）咱們握手罷，咱們……

許慧 一股的烟味兒！不理你！你跟那姓馬的一樣！（見叔良又追，就又逃起來。）

星五 (拉住叔良) 呢, 呢呢。

(許慧在茶桌後面站定, 顯然是跑累了, 左手撐在桌沿上, 右手扶額。)

叔良 (也跑累了, 有氣沒力地) 我走啦, 我……我我……她不跟我道別, 我下了最大的決心, 老子去打鬼子, 老子……任什麼也勸搖不了我。……老子得打起精神來, 喘一二三! (挺起胸脯來, 眼睛也睜大了許多, 不過還是

呼吸急促) 着, 有精神啦。(從吳星五手裏掙開) 老子下了最大決心! (很重地拍一下胸脯) 老子是個時代的英雄, 殺盡鬼子! (更重地拍一下胸脯) 我操他的渥雞傷! 我操他的渥多傷! 老子不跟鬼子幹, 老子就是忘八蛋! 老子的幸福完了, 蛋啦! 老子得報仇。(非常重地拍一下胸脯) 啊! (摸摸胸脯。)

老羅 (和吳星五互相瞧一瞧, 表示沒有辦法的臉色, 然後對叔良) 得啦, 你別那麼瘋瘋癲癲的啦, 你得想一想……

叔良 (堅決, 沒那麼興奮, 呼吸仍急, 用手示意叫老羅別多嘴) 總而言之, 我可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 任什麼也不能勸搖我, 五萬, 二十萬, 一千萬, 全完了, 蛋啦, 我已經……

(三挖子在後台大叫, 打斷了他。)

三挖子 (在後台) 少爺, 那兩瓶香檳酒要帶去不要?

叔良 (不耐地喊) 全帶去!

三挖子 (在後台) 還有那瓶綠色兒的香水……

叔良 (手還貼在胸脯上) 這傢伙! 非我自個兒去不行! (匆匆忙忙地從右門下。)

(吳星五和老羅互瞧一眼, 老羅就很快地追着從右門下。於是吳星五像忘了台上還有一位許慧似地, 帶上帽子, 右手拿着手杖, 預備要走。)

許慧 吳先生（吳星五站住，取下帽子來。許慧緩緩地從茶桌邊走過來。）我請你辦的那案子怎樣啦。我要解除婚約的那回事？

星五 （楞了會兒。有禮貌的微笑。）你真的要解除婚約麼？

許慧 唔，我還說着玩的麼？

星五 （用手抹抹頭髮，想了會兒。於是放出辦事的精神來，把帽子、皮包、手杖，都放在桌上。擺擺手請許慧坐。）咱們談一談。（等許慧坐下，然後他自己輕輕拉起一下柳腿子。在她對面坐下。搓搓手，慢慢地說着。）你的意思我明白啦，你要跟辛叔良解除婚約，呢？可是……可是……

許慧 （流水似地說着。）我可不能耽誤我的青春，咱們這種人最重要的是青春。他破了產，我怎麼能跟他結婚，他不敢誤了我的青春麼。（稍停。平心靜氣地。）吳先生你不知道，我是主張純潔的戀愛的。窮光蛋可不能談純潔的戀愛，叔良破了產，跟那姓馬的一樣，他能純潔地愛我麼？窮光蛋老是滴溜着物質的事兒，我最討厭的就是物質。

星五 （慢慢地抹抹頭髮。）可是……可是……

許慧 我最討厭的是物質！

星五 唔。可是……可是他們除了那公司之外，南方還有好些個產業。（緊蹙着她。）

許慧 什麼！

星五 他們在南方還有好些個產業。（稍停。）叔良沒告訴你麼？上海、湖北他們有些地皮，江灣也有。他們家鄉還有好些個田產。呢？在莫干山還有一所房子。（瞧着許慧。許慧要說話，他又加一句。）在西湖也有一塊塊，呢？西湖你到過？

許慧 唉，到過。那塊地在西湖哪兒？

星五 在清波門外，靠着淨慈寺不遠。淨慈寺你去過沒？

許慧 我去過。唔，靠淨慈寺那兒。幹麼不在葛嶺下面兒買塊地。他們南方那些個產業值多少？

星五 值十二二萬。

許慧 (不高興。) 只有十二二萬！(稍停。) 唉，我可不能爲着這麼一點兒產業犧牲我的青春。嗯，那個案子還是請

你辦一辦罷。

星五 唉，十二二萬可也不容易呀，小姐。這年頭兒有十二二萬的能有幾個！往別處找可真困難。你不能找一輩子不

結婚啊，呢？你要是找不着，那不更耽誤你的青春麼。

許慧 (躊躇了幾秒鐘。) 可是十二二萬夠花麼？

星五 怎麼不夠。譬如呢？——在上海住着，拿兩萬佈置屋子，買家具，買鋼琴，呢？怎麼不夠，你們跳跳舞，打打高爾夫球，

喝喝香檳酒。那儘夠啦。你一天買一瓶 *Cheating cream* 也花不了那麼些個錢，呢？(稍停。) 要是上海住膩了，

就往莫干山，再不然就逛逛西湖。(緊瞧着許慧等她回答。許慧瞧着她自己的手。沈默了一會。) 並且錢兒太

多了也受不了，呢？

許慧 (抬起眼瞧着星五。) 怎麼受不了？

星五 怕綁票哇。

許慧 唉！

(吳星五還是瞧着她，她發楞地瞧着前面地板。沉默片刻。)

星五 呢，我說的是真話。(稍停。) 你覺得怎麼樣，呢？

許慧 我……我……（抬起臉來，聽着吳星五）你覺得我應當怎麼着

星五 我是站在你的立場上說的，我不贊成解除婚約。（許慧移開眼睛，又瞧着前面，手托着腮巴子，沉默三五秒鐘。）

許慧 我簡直地就不知道他們南方還有產業。（活潑起來，）真可惡，他就簡直地涉跟我說，嗯，我就不知道有那回事。你瞧他多糊塗！

星五 （有把握地站起來，）你坐一會兒，我去喊叔良來跟他解釋解釋。（從右門下，）

（許慧噙了一口氣，接着用鼻孔輕輕哼着“*My Love Parade*”反復的那一般，稍待，吳星五和辛叔良從右門上，老羅也跟着上場，許慧微笑地瞧着叔良，）

叔良 （對星五，）怎麼啦？

星五 就是我才說的那句話：你用不去從軍打鬼子啦。

叔良 那不成了（拍胸脯，）我辛叔良比誰都堅決。（拍胸脯，）我是時代的英雄！

許慧 （站起來到叔良跟前，兩手搭在他兩肩上，）打鬼子那有什麼意思呢，我告訴你罷，那可一點兒也不好玩。

老羅 你的幸福可並沒完蛋哪，你家裏還有那麼十一二萬哪。

星五 （抹抹頭髮，）並且鬼子也不用你打。

叔良 （手貼在胸脯上，）誰打？

星五 有的是兵，有的是人，還用你打麼？咱們是人類的中心，（又翹起左手食指，右手繞圈子，）周圍有那麼多人給

咱們服務，呢，他們當然得給你們報仇，咱們不用管，咱們可以安心去打高爾夫球，安心喝威士忌。

叔良 我不喝威士忌，威士忌太厲害。

許 慧 不愛喝威士忌，就喝香檳酒。

星 五 你還得自個兒想一想，咱們是這時代的主人哪，呃，你去從軍打仗，那不是沒主人了麼，呃，這成什麼話！

叔 良 唔。

老 羅 前線上簡直苦得什麼似的，你要好好睡一回覺都不成，也不能好好兒吃巧格力糖。香檳酒那可更不用說啦。做時代的英雄可不是這麼個做法。

許 慧 前線上也沒愛人兒給你彈鋼琴，沒人唱歌給你聽。

叔 良 對。

星 五 前線上的砲火可厲害極啦。

叔 良 厲害麼？

老 羅 你想相罷，你去打仗你可沒一點兒好處，只有壞處。

星 五 去打仗可一點兒幸福也沒啦。你好好兒在上海結了婚，你可還是那麼幸福。你們有那麼十二萬，呃——吃

吃好玩的，呃，你是這時代的英雄，這可不是「你」的英雄生活麼？（瞧着叔良，稍停。）我問你打打高爾夫球，喝喝香檳酒，可不比在戰場裏強得多啦？

叔 良 強得多。

星 五 哦，可不是麼。你們在上海儘有你們樂的，你們兩口兒吃吃喝喝逛逛，呃，還買些叭兒狗解解悶兒。

許 慧 唔，我不買叭兒狗，我甯可看四角兒五角兒的戀愛小說，還有你先說的那些個圖畫、歌舞。（對叔良。）咱們還可以純純潔潔地往下戀愛，咱們壓根兒就是純潔的人兒。咱們最討厭物質，你一去打仗那不是老得想着

物質上的事兒麼，你信不信。

叔良 那可就不純潔啦，對不對。

老羅 着哇。這麼着才是個時代的英雄。

叔良 (走到沙發邊坐下，手指指胸脯。) 剛才那麼幾下子搥，可搥疼啦。(摸着胸脯。)

許慧 要請個大夫瞧瞧不要？

星五 你瞧，你自個兒搥幾下就那麼疼，上了前線可就更那個啦。

老羅 叔良你現在可想明白了吧？

(三挖子帶地從右門上。)

三挖子 少爺，我去叫汽車兒搬？叫到那兒。東車站還是西車站？(大家都瞧着三挖子。)

叔良 上車站幹麼呀？哦，我胸脯疼得要命。

三挖子 怎麼？你不是要投軍去打鬼子麼？你是蓋世無雙的大英雄，我跟你去給你帶馬呀。

叔良 你一個人去罷！我不去啦。

三挖子 (吃驚得不知怎樣才好。) 怎麼，叫我一個人去？

(三挖子睜大了眼，張大了嘴，瞧着所有的人，儘搔着頭皮，搔呀搔的，幕就放下來了。)

老少無欺

這是屠三小姐的一間——一間——一間什麼房呢？說是書房罷，書架上可一本書也沒有；祇是排滿了一些方瓶子，圓瓶子，扁瓶子，還有盒子和小罐子什麼的。那都是些什麼粉，什麼膏，什麼露之類。說這是三小姐的臥室罷，可是沒有床；床在靠舞台左方的套房裏，祇要門一開，我們就得聽見床的一角。因此我們很難把這間房排個名目。你別聽這房間不大，用處可不少。三小姐有時候得看看書，寫寫信，就是在靠窗那張桌上幹的，你祇要看桌上有墨水瓶，墨盒，筆筒，和一些畫報，和那一大部情書大全就知道。三小姐洗了臉化妝，也是在這間房裏，那個書架上的瓶子罐子可以爲證。此外呢，又是屠府上一家人的休息室，會客廳——所會的多半是三小姐和她姑母的客，至於屠老太爺的客，就得坐到屠老太爺自己的臥室兼書房裏去。三小姐是全家的重心，所以說起來總是這三小姐的房。

房間打掃得很乾淨。桌子上的茶壺茶杯，熱水瓶，鏡子，都像是新買來的。牆上沒一點灰，祇釘着許多電影明星的照片。

幕一開，那位三小姐一個人在舞台上，像是初次上演似的，不知道怎樣才好。他一會照照鏡子，理理頭髮，一會又翻翻那部情書大全。她鼻孔裏哼着些流行的電影歌曲。她很快活。她頭髮是燙過的。她眉毛畫得比一般人長。她多大年紀呢？我不知道。她要是肯當着觀衆洗個臉，把胭脂和粉和口紅都洗掉了的話，我們才可以斷定她大概是三十歲左右。

她隨便把桌上的畫報整理了一下。她把情書大全拿着，眼睛東瞧瞧，西瞧瞧，想把這部書放在一個什麼地方。

後來抽屜開開，放下了書，謹慎地關了抽屜。她又揭開茶壺蓋看看。她又走書架上，拿下個盒子來，對鏡子拍粉。舉動又敏捷，又純熟。

這時候後台忽然有個女人聲音，很尖很快：「去去去！跟你三小姐說去！你自個兒說去走！」——這是三小姐的姑母的嗓音。接着後台又有個女人的聲音哀求似的：「姑太太，姑太太！」——這是三小姐的使女春桃。姑太太：「不行！不行！」

三小姐立刻停止那拍粉的動作，手裏還拿着粉拍子，緊張地轉過臉，瞧着那扇門，張大了眼，微微地皺着眉，意地聽。聽到「不行，不行！」她就喊了起來。

三小姐：姑媽，姑媽！

春桃：（在後台，哀求地，壓低着嗓子，但是使前台能聽見。）姑太太，姑太太！

姑太太：（在後台。）去去去！你自個兒跟三小姐……

春桃：（在後台，聲音的表情如前。）姑太太，姑太太！我是……我我我……這不能給三小姐知道。

三小姐：春桃，春桃！

姑太太：（在後台，更大聲。）去去去！

三小姐：春桃！（後台還是哀求地叫着）「姑太太，姑太太！」還沒有脚步響，一聽知道姑太太在拖春桃。）你又跟姑太太

鬧整扭！

（三小姐往門口走去，姑太太和春桃上了場。姑太太推着春桃走的。姑太太年紀是四十幾歲，老是昂着腦袋，彷彿她的頸子是鐵打的，有時候她腦袋也會抽風似的微微地左右搖着。她那種態度，叫人一見就想到她是個了不起的女太太，又能幹，又精明，又有新思想，說起話來又快又流利。可是春桃的氣派正和她相反，春桃祇低着腦袋，

兩隻手抓在一塊兒。有時候春桃抬起臉來瞧三小姐一眼，者瞧姑太太一眼，時時吸着鼻子。她年約十八九歲。

穿件藍布衣，樣子倒也乾乾淨淨，像上海那些年青愛漂亮的娘姨。現在姑太太已經不堆她了，她就這樣站在那里。

姑太太：（既然把春桃推來之後，就把兩手插到旗袍袋裏，頭昂着，兩個嘴角往下彎，眼睛往下面瞧着春桃，說一句就翹一翹下巴。）你說你說呀！（稍停。春桃偷偷地抬起臉來瞧三小姐一眼。）你跟三小姐說。（稍停。更大聲，下巴翹得也更有力量。）說啊！

（沉默片刻，姑太太瞧着春桃。春桃低着頭。三小姐還拿着粉拍子，瞧着姑太太，又瞧着春桃。）

三小姐：怎麼回事？

（稍停。大家的姿勢仍如前。）

姑太太：你問她自個兒罷。（下唇披了出來，出手從袖子裏抽出，走到桌邊，坐在靠桌的一把椅子上，臉向着窗子。）說出來咱們全丟了臉子。這到底是怎麼個目的呀？我新派人倒是新派人，可是我還害臊哩。（猛地轉過臉來指着春桃，眼瞧着三小姐。）我問她，你問她，你問她！那些個事，可不是真的！我可真不懂這到底是怎麼個目的，怎麼個政策，（用手背敲桌子。）哼，簡直的是！三姑娘你瞧瞧她多幽默！

三小姐：（本來瞧着春桃的，這里就陡地轉向姑太太。）幽默？

姑太太：可不是幽默麼，那個，那個，那個……你問她，你問她，你還沒這張臉子來說哩。（手背很響地敲着桌子。）

這到底是什麼目的，這到底是什麼政策，這到底……噯，（摸摸手背。）

三小姐：（瞧着這個，瞧着那個，不耐煩地。）姑媽您別要新名詞兒了罷，說了個老半天，您那些個新名詞兒說得我一點也不懂。（到春桃跟前。）春桃你跟我說罷，這到底怎麼回事，（把春桃的下巴抬起來，使春桃的臉仰起來對着她，可是春桃不言語，祇吸着鼻子，稍停。姑太太說起話來，於是三小姐把春桃的下巴放下，臉轉向姑太太那邊。）

姑太太：簡直的是你問她，你問她（忍不住用手背敲桌子）一點兒目的也沒有，一點兒政策也沒有，她倒那麼幽默，那麼不景氣，這到底是哪一派呀，浪漫派麼，親日派麼，那些個壞事，你瞧瞧她那個人格，嘍，（摸着敲桌子的）手。這桌子這麼硬，你還是問她自個兒罷。那些個壞事，我說了，我還害臊哩。你問她，你問她——她跟朱長福那回事，可是真的。簡直的是我還沒這張臉子來說哩。你問她自個兒，問她跟朱長福做了些什麼壞事，簡直的是賣淫末！

三小姐：（全身一震）什麼？

姑太太：（用手背敲一下桌子，趕快又縮回來，對手背吹了兩口氣。）可不是賣淫麼！

三小姐：（用力地轉過臉來向春桃，微微皺眉，張大了眼，大聲說，緊迫地。）真麼？你真的是——是是——是賣淫？春桃臉抬起一下，又低着，不開口，稍停。）你說（稍停。）你真的賣淫麼？（兩手搖春桃的肩，右手還拿着粉拍子。）說啊，說啊！——你是不是賣淫，說啊！

春桃：（吸一下鼻子。）我不懂。

姑太太：（從椅子上猛地站起來，指着春桃，大聲地。）哼，你不懂，你不懂！你那一點兒景氣，也不景氣麼。景點兒氣罷，我告訴！你可瞞不了誰！哼，不懂，不懂，你自個兒賣淫，你不懂！瞧瞧你對三小姐。

三小姐：（在這裏插進嘴來，用左手搖着春桃的肩膀，右手拿着粉拍子打手勢。）你告訴我，你告訴我，

（註）
（同時說）
你……

姑太太：（接上。）姐的勁兒！你跟朱長福做的壞事，還是假的麼？你真是禽獸！我真不……

三小姐：怎麼賣淫，你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說，你說，噯，真糟糕！怎麼你……

姑太太：（同時說）知道你的人格，見到到底是個什麼政策（走到三小姐跟前，拖三小姐。）聽我說，聽我說！

姑太太（接上）三姑娘你聽我說！簡直的是我真沒這個臉子來說！（一手拖住三小姐的膀子，一手指着春桃。三小姐兩手玩着那粉拍子，聽姑太太說話，一會瞧着春桃。一會瞧着姑太太。）她跟那朱長福，簡直是我真不知道她那個人格兒的心理到底是什麼政策！她簡直的就沒點兒目的！她老是冤你，她說她說……你叫她自個兒說罷！真是禽獸！她說她上她爸爸那兒去，整晚的不回來，哼，她就上朱長福那兒睡去啦，你瞧她可景氣不景氣！你瞧這……

三小姐（用力地抓春桃的肩膀，春桃嚇得退了一步）真的麼，真的麼（搖春桃的肩膀）說啊，說啊！你是真的冤我的麼！你說你到你爸爸那兒去，你就跟那個朱長福……跟他什麼，跟他那個，可是不是

註：同時說話，台下的觀眾當然聽不明白，但可以聽到「壞事」，「禽獸」，「賣淫」，「人格」，「政策」等字眼。演姑太太的人說這些字時須特別響亮。

真的嗎（稍停）說（稍停）說啊！怎麼啦！可是真的，可是真的？

春桃：（吸一下鼻子）真的。

（三小姐瞪着眼睛瞧着春桃，動也不動。春桃吸着鼻子。這麼着沉默了一會兒。於是三小姐放了春桃，走到桌子跟前，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三小姐（失望地歎息，仰面看着上面）噯，真傷心，真傷心（臉對着春桃）春桃你想想，你十一歲就上我們這兒來，我就噯，真是我老是待你像我妹妹似的，我給了你那麼些個上等人的發育，我真（姑太太在這里插進嘴來）想不到你……

姑太太（撇嘴，一面走向三小姐）哼，簡直的是（坐到三小姐對面一張椅上，轉身向着春桃，手指指她）三小姐待你多好，她給了你那麼多人格，叫你有政策點兒，她叫你做個好人，做個上等人，可是，哼，你幹了這些個壞事，你的景氣，爛在那兒啊？真是（轉過身來向三小姐）我說你啊，三姑娘說你也真是！你簡直的就是個小孩子（三小姐

得意地扭了一下。你就沒知道世界竟有那麼些個責任的事兒。這些個責任可沒一點政策，你待春桃像自個兒家裏人似的，可是，哼！你也是我說你真忠厚，三十來歲嘍，還孩子似的，三十來歲……

三小姐：（大聲打斷她。）三十來歲怎麼啦！您老是「三十來歲」「三十來歲」說着挺好玩兒似的！

姑太太：（楞了會兒陪笑。）我就是那麼說說罷。

三小姐：（板着脸。）說說多有趣啊！

姑太太：（笑一聲。）三姑娘你真是誰要說你看得上三十來歲那是個忘八蛋。（稍停。）我說你像個孩子：我剛不是說的麼。俺，我就是這麼個目的。誰說不像個孩子！別人還說你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姐兒哩。

三小姐：（非常注意。）誰說我像個小姐兒？

姑太太：（呢呢。）誰都那麼說。小陳也那麼說，我也那麼說。你聽景氣不景氣。

三小姐：（聽了聽鏡子。）小姐兒小陳也那麼說。（努力忍住得意的笑。）哼！小陳那傢伙啊，真是你聽小陳還行不行！

姑太太：小陳麼，我挺歡喜他。

三小姐：我約小陳今兒上這兒來。

姑太太：你決定了麼？

三小姐：唔。

姑太太：（如釋重負地噓了一口長氣。）好啦！婚姻大事，可早點兒決定了好。你爸爸也是這麼個範圍，這麼個目的。你也不小了，是不是，到三十來……

三小姐：（不高興。）又是三十來歲！怎麼回事，您這是！

姑太太：三姑娘你真是個孩子，動不動就發我這老姑媽的脾氣，你瞧瞧！你跟小陳訂了婚可別忘了我這姑媽，我告訴你。

還有那個什麼，那個那個，咱們得跟小陳談一談。

三小姐：我約他來就是談那個，那個什麼，那些個條件，咱們得跟他開誠布公地談一談。我什麼也得開誠布公，我可要……

……（春桃在她倆談着的時候，不知道怎樣才好，瞧瞧姑太太，瞧瞧三小姐，一面駁着鼻子，聽到她們談上了別的話，她就低着頭慢慢走出去，輕輕地關房門。三小姐談到這裏，四面看看，才發覺春桃不在這裏，於是發怒地喊。）春桃，

春桃（對姑太太）：春桃真是我那麼教育着她，那麼苦心，現在這麼下流，我可得揮她走！（春桃上，站在門邊，抓着兩手，吸着鼻子，瞧着三小姐。）叫她走！我就得跟小陳訂婚，春桃這麼着，可不是個壞預兆麼！（向春桃）來！（三小姐和姑太太都瞧着春桃。春桃向她們走近幾步就站住，傻了似地盯着三小姐。沉默片刻。三小姐拿粉拍子拍桌子。）告訴我：你到底怎麼回事！（春桃又低下了腦袋，稍停。三小姐拿粉拍子一拍。）說啊！

春桃：（吸一下鼻子）我……（吸一下）

姑太太：（眼睛向春桃橫着。）告訴三小姐呀。

三小姐說啊！

春桃：我——我要錢，（吸一下）朱長福給我錢。

三小姐：你幹麼要那麼多錢？

春桃：（吸一下，很快地說，但很清楚。）我爸爸病了，我二姑媽也沒辦法，一家人全等着要錢，可是沒一個子兒……

三小姐：後來你就跟朱長福那個，不是？

春桃：（吸一下，仰起臉看三小姐一下，又俯下去。）朱長福給我錢，我就給我二姑媽。

姑太太：你也有姑媽，你那個姑媽可丟了臉子！

三小姐：你爸爸知道麼？

春桃：不知道（吸一下。）我說是三小姐給我的。

三小姐：三小姐給你的！

姑太太：你爸爸要是知道你那些個錢是怎麼的，嗚，那你爸爸可得幽默了！你這個教育的目的是對的麼！（春桃聽姑太太一下。）你二姑媽知道不知道？

太太：（抬起臉來對姑太太，遲鈍地搖一搖頭，稍停。）我也跟她說是三小姐給的。

春桃：（抬起臉來對姑太太，遲鈍地搖一搖頭，稍停。）我也跟她說是三小姐給的。

姑太太：簡直的是！

三小姐：（把粉拍子在桌上使勁一拍。）糟透了，糟透了！（猛地站起來，歛了一口氣又坐下去。）她也是有爸爸，她也是

有個姑媽。你瞧瞧！你爸爸姑媽有你這麼個孩子！沒別的話，（掉過臉去，手一揮。）你走！（偶然看到手裏的粉拍子。

）噲，粉拍子弄髒了！

春桃：（向前移動一步，哀求地。）三小姐，三小姐！

三小姐：（掉過臉來。）走！

春桃：三小姐……

姑太太：叫你走還是客氣的哩。不然的話，嗚，簡直的是——逮着你到公安局去私娼末！你瞧瞧這個目的！

三小姐：噯，真傷心教育了八九年，她可不學好，還越來越壞。丟完了我的臉子！真是這些個人哪，噯，天生的是壞種，禽獸，走

罷走罷，我不許賣淫的獸在我屋子裏！

春桃：三小姐，三小姐！

三小姐：走！（站起來衝到春桃跟前，推春桃）走！

春桃：（拖三小姐的袖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

三小姐（把手從春桃那裏抽開）別搭着我袖子，你這私娼的手。（掏出手絹來，鄭重地揩袖子）走走！

姑太太（舉一個手叫三小姐別那樣）三姑娘你別推她，推髒了自個兒的手可不景氣，待會兒喊個巡警來揮她走得。我就是這麼個目的。

春桃：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回去嘍，我爸爸就得死。（這時候後台有敲門聲）他要是知道我……

姑太太：誰打門。

（大家都聽了一會，果然有門環敲着門的聲音。）

三小姐：小陳來了！（姑太太站起來要出去開門，春桃馬上跑了出去，三小姐急急忙忙跑到桌邊，對着鏡子拍粉一面嚷）春桃我不許你去開門，我不許你的手碰我家的東西。（很快地拍粉，很快地說）（姑媽您去開開罷）對鏡子裝出很多姿勢，然後坐下，還對着鏡子看這姿勢合式不合式。姑太太剛走到門邊，又給三小姐叫住了。）姑媽您給我手巾拿來，手巾。（姑太太急忙地到左方三小姐的臥室裏，三小姐還在對鏡裝成這樣，裝成那樣。姑太太又從左方門上，手裏拿一條手巾，交給三小姐。三小姐對鏡子用手巾揩揩額角，揩揩嘴角。）姑媽您還是去開門罷。

（姑太太剛剛要下場，小陳已經走了進來，小陳看來比三小姐年青，不過二十四五歲，全身都打扮得光光燦燦，人似乎很老成，很周到，很有禮貌，說起話來頭頭是道，一面說一面還愛「嚇嚇」地陪笑，他自己覺得他是個典型的好青年，很理智，同時也有那個豐富的感情，還有呢他很歐化，小舉動很歐化，譬如他說西洋人有聳肩膀的這習慣，而中國人不會，因此他就把這介紹到中國來，說着話說着話他把肩膀聳一下，他又說西洋人面部富於表情，而中國人這張黃色臉子的肌肉一點也不活潑，於是他跟熟朋友說話時老是擠眉弄眼地去表情；可惜的是，他不到製片場去上鏡頭；在我們舞台上，這種微妙的面部肌肉活動是看不出好處來的，我們不必去管他，總之他很歐化，但在生活上，他倒不大那個，他生活在舊家庭裏，跟他父母叔伯住在一塊，他一個人兼職做三勇人的兒子，他有

個職業他見了他公司裏的上司，像從前臣子見了皇上，他家裏也有些不動產，可是自己沒去管理，大部份被管田的先生措了油去，他除了抽紙烟，和好穿著以外沒什麼嗜好，穿的是西服，很整齊，領帶一定是花的，鮮艷的，不是紅底子黑花，就是翠綠底子的淡黃條紋。他是三小姐家裏很熟的客，一進來就取了帽子隨便地打招呼。）

三小姐：（微笑着打招呼。）嗨。（急急忙忙收拾粉盒子之類。姑太太同着小陳走到桌前，三小姐偷偷地交手中巾給姑太太，姑太太拿着從左門下。三小姐倒茶。）請坐。

小陳：（聳聳肩，坐在三小姐對面。）這天氣真壞，老是要下雨似的。

三小姐：下雨了麼？

小陳：（裝成非常驚異似的。）下雨？（聳聳肩。）沒呀。我不過說天氣不頂好，不好不一定是下雨，嚇嚇嚇。

（姑太太從左門上，一面走一面說話。）

姑太太：小陳你幹麼好幾天沒來了？（拖一張椅子到三小姐旁邊，小陳對面坐下，把衣裳扯扯勻稱。）

小陳：（聳聳肩。）我有好幾天沒來。

姑太太：可不是麼，有——（算着）十一號，十號，九號，八號，七號，欸，快一個禮拜了。我說，幹麼小陳不來？這到底是怎麼個目的呀？嚇，一個禮拜！

小陳：（把聳着的肩膀放下來。）哦！（裝一下苦臉。）太忙。（擺擺兩個手表示沒辦法。）這個忙勁兒！（搖搖頭笑。）差點兒沒忙死哩，嚇嚇嚇嚇。今兒我還有事哩。

三小姐：（大驚小怪地。）今兒禮拜呀。

小陳：（聳聳肩，嘴裏用舌子「噴」了一聲。）噴，近來我們可沒禮拜。

三小姐：真是別幹了罷，這個事情。我還想跟你一塊去看電影兒哩。

小陳：（緊張的表情。）電影兒（鬆弛。）噯！（聳聳肩。）三點鐘我得給我們公司去接洽一件事。

三小姐：（瞧瞧桌子上的小鐘。）三點鐘，那還早。

小陳：（看鐘。）你們的鐘不對吧？（看自己的手錶。）兩點四十幾分。（又看桌上的鐘。聳肩，驚叫。）怎麼，你們這鐘慢一點多！

三小姐：（站起把小鐘拿起來聽了一下，大聲笑。）停了！

小陳：嚇嚇嚇嚇，可不是！

三小姐：（要開發條。）幾點鐘，你的？

小陳：兩點四十一——四十三分。糟透了！（苦一下臉。）再過什麼五六分鐘我就得走。（聳肩。）路遠着哩。（掏出烟和火柴來，點着抽。）

姑太太：簡直的是！禮拜天也那麼忙！你聽可景氣不景氣。三點鐘你的政策怎麼樣？（小陳剛要答，她又說下去。）多帶工夫請我看電影罷。你簡直的沒工夫麼？簡直的是要是我啊，時我就得問問你們老闆，這到底是怎麼個目的兒。禮拜天也得辦公事！我就是那麼個政策。我什麼事也主張開誠佈公，我就得跟他談一談。

三小姐：（坐下。）我也是愛開誠佈公。

小陳：（聳聳肩。）在公司裏可比不上在學校裏。在學校瑣哩嘩啦亂來一氣，（裝鬼臉。）公司裏可不成，噯，對不起，什麼也得上軌道。哪兒有在學校裏那個氣派。在學校裏的話，時不客氣，那簡直是我們的天下，嚇嚇嚇。

三小姐：（笑。）我們從前在學校裏的時候，那可（姑太太在這裏插了進來）頑皮得什麼似的，我們的老師……

姑太太：我在學校裏可跟你們不同。我們學校裏呀，時，簡直的是誰都有目的，有政策。算學什麼的都得有合作，有範圍。就是那麼個目的。沒目的不成，是不是。我們的功課啊，時，簡直的是你們學校裏有什麼功課？（小陳在瞧着三小姐，沒

注意她的話。小陳你們學校裏有些個什麼功課？

小陳：（驚醒了似地轉過臉來。）啊？我們……

姑太太：我問你學校裏有些個什麼功課？

小陳：唔。我進的是數學系。

姑太太：（很懂得點點頭。）哦，數學。數學就是算學，我知道。（內行地，一面很快地說，一面幌着腦袋。）學的是什麼還是

比例，還是代數，還是分數，還是立體，還是算術，還是幾何，還是利息，還是三角兒，還是四則應用問題？

小陳：（茫無頭緒。）唔。我們什麼都學。我們是……（三小姐站了起來往左門走。小陳瞧着她。）哪兒去？

三小姐：有點兒事情。（從左門下）

姑太太：我們在學校裏還看報哩。我看報就是那個時候兒看起的。我就是那麼個目的。我現在見天兒的沒什麼，我就一

個勁兒看報，看報可也長知識，你信不信，要是不看報哇，許多的事兒你就不知道。現在中俄復交了，不看報的人能

知道麼。（下唇往外披了一下。）哼，不知道！

小陳：（聳聳肩。）是啊。

姑太太：小陳你說中俄復交是怎麼個目的？

小陳：怎麼個目的？

姑太太：唵。

小陳：這個，這個，這個……（聳肩。）啊，我可沒想過，嚇嚇嚇嚇。

姑太太：我說啊，我說啊……

（三小姐從左門上，穿過舞台，往那個門走去，姑太太的話就打住了。小陳和姑太太都用眼睛送三小姐走。）

三小姐（微笑點頭。）請坐一會兒。（下）

（沉默片刻。小陳用力抽煙。）

姑太太中俄一復交，那些個人可忙著哩。簡直的是！你怎麼也那麼忙，連禮拜天都有事。像三姑娘說的，你不幹不成麼？我

也是那麼個目的。

小陳：不幹？（聳聳肩。）那哪成，我得吃飯哪。

姑太太：你家裏不是還有田麼？

小陳田（聳肩，擺擺手。）那一個子兒也撈不着。我們自個兒沒管，全是管田的管，他一會兒說今年沒收成，一會兒說今

年賠了本兒，誰知道！

姑太太（較嚴肅。）不錯，我們還有話跟你說哩。你跟三姑娘快訂婚了，是不是。所以大家都得景點兒氣。三姑娘是愛開

誠佈公的。她約你來，她想跟你談一談。（小陳也嚴肅起來，規規矩矩聽着。）我也是老實告訴你，我可也是新派人，

我也主張開誠佈公。我就是那麼個目的。你挺愛三姑娘吧？

小陳：我愛她。

姑太太：着啊，就是那麼個目的。你剛才不是說你田上的事全是管田的管麼？

小陳：唔。

姑太太：那田上總有點兒出息，是不是。（小陳要開口，她打手勢叫他別岔嘴。）是啊，你聽我說，你聽我說，三姑娘年紀也

不小了……

小陳：幾歲？

姑太太（知道自己做錯了一件事。）唔，年紀是……哦，二十七，二十八……不錯，二十一。去年才過的整生末。是啊，就是

那麼個政策。這小妞兒挺逗人愛的是不是？

小陳：（吃驚似的）誰？

姑太太：三姑娘啊。

小陳：小妞兒！

姑太太：可不是麼，就是那麼個小妞兒的範圍。你瞧可景氣。她跟你愛上嘍，她爸爸可放了心，不用說的，就是我這個老姑媽也放了心。你家裏不壞，我知道。三姑娘也說跟你得設個條件，她麼，開誠佈公！

小陳：（非常注意。）什麼條件？

姑太太：（笑。）啼，你還不知道麼？他爸爸上了年紀了，我這個老姑媽也老了，靠誰呢？是不是你們倆結了婚，你就跟兒子

一樣，大家全靠着你，是不是。（這時候三小姐上場，手裏拿着一盒陳皮梅之類，走到桌子跟前。）你當然明白……

三小姐：吃陳皮梅罷。

姑太太：（姑太太和小陳瞧了三小姐一眼，姑太太又往下說。於是小陳的臉又對着姑太太。三小姐一面撕盒子外面的包紙，一面瞧着姑太太。）你是挺聰明的，挺有目的，挺有政策，你可幽默不了，你設是不是將來你跟她（用下巴指一指三小姐）結了婚，她爸爸跟我這個老姑媽，你總得什麼，你得那個。你說這話可有沒有道理。我跟她（如前指一指）定下了個數目兒：不多，每個月——（翹起兩個手指動了幾動。）

小陳：兩毛錢麼？

姑太太：（縱聲大笑，捧着肚子。）小陳這傢伙……小陳這……哈哈哈哈哈……兩毛……（又笑。）

小陳：（聳肩。）怎麼？

三小姐：（莊嚴地。）小陳你老是開玩笑。

姑太太：噯，真笑死了。（又笑，抹眼淚，喘氣。）

小陳：（愕然。）我說錯了麼？

三小姐：你自個兒說罷！

小陳：那麼兩塊？

三小姐：（堵着嘴。）噯！（向姑太太微微地皺着眉。）姑媽您跟他說了罷，哼兒哈的！

小陳：（有點發急。）怎麼我真的不知道哇！二十塊麼？

姑太太：再往上猜。

小陳：（沉默了會兒，愁眉苦臉地搖搖頭。）我不知道。

三小姐：（把陳皮梅盒子往裏面一推，不耐煩地，很快地。）我說話就祇愛乾脆，愛開誠佈公告訴你罷：二百！

小陳：（從椅子上跳起來。）二百（稍停，又坐下去，手很快地擦着下巴，眼睛瞟着地下想了一會，又抬起臉來。）你說我

倆結了婚之後，我每個月得給你二裏——二——二百麼！

三小姐：（同時說）

姑太太：（同時說）

小陳：這可……這可……

三小姐：怎麼？

小陳：這似乎……這個……

姑太太：噯，小陳你簡直的是，你總得有點兒目的呀，

小陳：是啊，我愛她，可是兩百塊太……太什麼，太……

三小姐（緊迫地）這條件你不答允麼！

小陳：（搔搔頭，接着又把頭髮抹好）我不是不答允。我的愛情也不是假的。可是我家裏……

三小姐：（向前踏一步，像要跟小陳打架似的大聲叫）不是假的麼！不是假的麼！不是假的麼！不是假的麼！

不是假……

小陳：（又哀求，又表示好感似的，抬起兩個手示意叫她別這樣）呢呢呢！

姑太太：三姑娘，有話可以說，別別……別這麼……

三小姐：不是假的麼！不是假的麼！不是……

小陳：（同前）呢呢呢，你聽我說，你聽我說。（關切地撫三小姐到椅子上，她趁勢坐了下來）我敢對上帝賭呢，我的愛

情是真的。

三小姐：（兩個嘴角往下一彎）哼！

小陳：是啊，的確是真的。可是那兩百塊太什麼，太……太……

三小姐：你還說你賭呢，愛情是真的哩，我可不聽這一套，我……

姑太太：三姑娘，你聽他說罷，三姑娘，你聽他說罷。

三小姐：（兩手掩着耳朵）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

小陳：（苦悶地向她伸着右手）呢呢呢，呢呢呢。（沒有辦法，於是把右手收回，對着姑太太，又着急，又悲哀）姑媽，您知

道，我薪水祇有一百四，我家裏有那麼些個人，他們全靠我這麼一點兒錢養活。您想罷，（用手指數着）父親，母親，

伯父，伯母，叔叔，孀子，還有嫡堂的兩個寡嫂，還有五個姪女兒，還有個瘡風癱病的姐姐，您給我算算罷，這一百四十

塊夠用麼。家裏簡直是……

三小姐（兩手還是緊緊地掩着耳朵）你不是還有田產麼？你不是還有田產麼？你不是還有田產麼？你想冤我們！你想冤我們！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

小陳：我們的田還得賠本哩。管田的老是說大水了，修理屋子什麼的，又是欠誰的錢，賣稻子的錢兒沒撈着，還叫我這兒寄錢回去。姑媽您想罷，我家裏那麼多要吃要喝的，就是我那個一百四十塊錢也不夠用，也是……

三小姐（兩手還是緊緊地掩着耳朵）是啊，你祇知道你家裏的人要吃要喝的，我家裏的人可得餓死，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胡說八道，簡直的是！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

小陳：愛姑媽您您……

姑太太：話是這麼說，可是愛情總得有條件兒……

三小姐（兩手還是緊緊地掩着耳朵）現在咱們別說廢話，小陳你老實說，那個條件你能答允不能？

小陳（哭喪着臉）這怎麼能答允，我祇有……我祇有……我辦不到。

三小姐：走罷走罷走罷走罷！我不愛你了！我不愛你了！我不愛你了！（猛地站起來）走！

姑太太：三姑娘，三姑娘！

（小陳哭喪着臉，嘴動了幾動。）

三小姐（兩手還是緊緊地掩住耳朵）什麼！你囉囉些個什麼！你說『真糟糕』，什麼糟糕！反正我不聽！我沒聽見！我不愛你！滾！你還想在這兒吃陳皮梅麼（倒到椅子上）姑媽，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

（三小姐兩手捧着臉，俯在自己大腿上，抽咽着。小陳和姑太太都站起來走到她椅子跟前。）

姑太太（對小陳責備地）你瞧這可怎麼辦！（稍停）你到底怎麼個目的呀（搖頭歎氣）愛，真是！

三小姐（姿勢同前）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

姑太太：（手放在三小姐背上，略略俯着身子，向着她。）你去愛老徐得了罷。

三小姐：他不愛我！

姑太太：那就愛老馬罷。

三小姐：他不理我！

姑太太：愛老牛罷。

三小姐：他正眼兒也不睜我一眼。

姑太太：（深深地歎一口氣。）噯，年紀不小了，還鬧這些個彘扭，三十來歲的小姐……

三小姐：（猛地抬起頭來。）什麼什麼什麼什麼！

姑太太：（聽聽你這個小姐兒脾氣！這時候有人用指節敲房門。）

小陳：我怎麼也得愛你。

三小姐：（站起來，其勢洶洶。）走走！

（房門敲得更響，有個男子的嗓音在後台說：『屠三小姐在家麼？』又敲了幾下。台上的三個人都注意地看

着門。）

姑太太：（聽聽小陳，又聽聽三小姐，於是又對着門那邊。）誰？（後台那男子答了個『我』，就走進一個男子。姑太太失

口而呼。）朱長福先生！

三小姐：（也不知不覺地喊。）春桃那的個傢伙！

（朱長福穿着長袍馬褂，沒帶帽子。年紀是四十以內，看他那裝束，似乎也不是個什麼壞蛋，見了人很有禮貌。說起話來也是個十足的紳士，不過有點像唱相聲的衣裳的料子都挺講究。嘴上還有一撮小鬍子。他一上場，就對

台上的三位點點頭，又隨便，又大方。他雖然知道三小姐她們不會對他起好感，可是他依然不介意似的，嘴角上掛着有禮貌的微笑，可見得他的確有點應付別人的本領。他那麼落落大方一來，房裏空氣顯然輕鬆了許多。三小姐和姑太太也對他輕輕地點頭，臉上也沒他剛進門時那麼繃得緊了。

朱長福對不起得很，打斷了你們的話。

姑太太（冷冷地）請坐罷。

朱長福別客氣。我是有件事來跟三小姐說一說。（坐下）冒昧得很。（大家都瞧着他。他咳一咳清清嗓子）我現在來是關於春桃的事。

三小姐（和姑太太互瞧了一眼。小陳坐下來，一個人在抽煙，不理他們。）關於春桃的事！

朱長福唔，關於春桃的事，聽說您要攬春桃走，有沒有這回事。

（三小姐和姑太太又互相瞧了一眼。）

姑太太：春桃幹了壞事末。

朱長福：（依然那樣大方。）這壞事大概就是說我朱長福跟她幹的那麼回事吧？

三小姐：（短促地）對了。

朱長福：（點頭。）一點也不錯。（咳一咳清清嗓子。）我說明了來意，您總得明白。我也不就誤各位的時間。我來是想給春桃說一句好話。三小姐是好人，我是知道的。您待她可太好了，這回您要攬她走，那也難怪呢。小姐待你那麼好，那麼教訓你，你倒跟我朱長福幹那麼些壞事——簡直的就是個賣淫，這還成話也。難怪小姐您生氣，是不是。可是呢，話又說回來了。三小姐您要知道，春桃她那個父親哪，您還沒瞧見哩。那個可憐巴巴的樣子，還有她那個二姑媽呀，也是！（三小姐皺了皺眉。）我得說快點兒，別耽各位的時間。我請小姐您做個好事，收回成命，別叫春桃走。

三小姐（冷冷地）對不起，那可辦不到。

朱長福（點點頭）一點兒也不錯。可是她那個父親哪，那老頭兒挺彆扭。他要是知道春桃被小姐您攆走嘍，他不問麼？（裝個嚴厲的聲調）『你怎麼回來了？』（可憐的聲調）『三小姐叫我走。』（嚴厲的聲調）『怎麼回事，這道這！』（可憐的聲調，還裝着一付苦臉）『我，我……』（平常的聲調，手一擺）她說不出末。（小陳漸漸被吸引了注意。姑太太和三小姐漸漸由色霽而微笑）好了，這麼一來可糟了。那老頭兒知道了是怎麼回事，那春桃可就沒命了。（嚴厲的聲調）『你怎麼，你你你！你跟朱長福，噫！噫！噫！——百兒！那麼一手掌，把春桃打個四肢朝天，那老頭兒，您別瞧不起他，噫，可準有那麼一手。春桃怎麼辦呢？淌眼抹淚的，（哭似的聲調）『爸爸，我往後不這麼着了，饞了我這一回罷。』（平常的聲調）不成，（搖搖頭）不成。那老頭兒彆扭末，那麼一來，春桃沒給揆，老頭兒可得氣死。小姐您瞧，多可憐！也許兩條命也得，噫！（點頭）』

（大家都瞧着朱長福，沉默片刻。）

姑太太（微笑）朱先生我問您一句話，您別生氣。

朱長福：哪兒的話！我怎麼會生氣。我要氣還氣不上來哩。我只在鼻子裏生氣，有鼻孔末。（點頭）您問。

姑太太：我說您可也是明白人。您知道春桃的父親得氣死您幹麼？又跟春桃那麼着您到底是怎麼個目的？

朱長福：春桃要我給她錢末。

三小姐（微笑）給錢就給錢得了，幹麼要幹壞事？

朱長福（點點頭）一點兒也不錯。可是我能白給麼？譬如說那些個開店的，他們誰不想撈錢兒？可是我不能白給他錢。

兒他是賣，我是買，可一點兒不能含糊。就是我們口兒那家小店，那掌櫃的老是上我這兒來（苦着臉）『朱大爺，我又短錢用了。』我說『好，算我的。』掌櫃的就得發貨來：五十斤白糖，三十打洋蠟，二十個尿盆兒。我要麼？不是我。

是做好事。那些個東西一送來，我就喊我管家的給錢。那些個店裏的掌櫃全把賣不了的貨往我家裏送。噫，我就是這麼個人。春桃的這回事也一樣：她是賣，我是買，我一買上了我可得負責。

三小姐：（高興）這麼說您還是個大善人哩。（小陳看着她。她偶然和他面對面，她馬上板起臉轉開，又對着朱長福。）

朱長福：（微笑一下）大善人可不敢當。我不過是個多情人。

三小姐：（起勁地）多情人！

朱長福：（點頭）一點兒也不錯。多情人。譬如說春桃罷，我可真愛她。可惜她年紀小了點兒。

三小姐：（非常注意）您喜歡年紀大點兒的麼？

（朱長福剛要開口，姑太太岔了嘴。）

姑太太：要多大年紀的？

朱長福：頂好是三十來歲。我自個兒快四十了末。

三小姐：（扭了一下）您瞧我幾歲？

姑太太：我們這三姑娘簡直的是十三四歲的小姐兒。

三小姐：什麼別人三十來歲了，還說是小姐兒哩！

小陳：（突然站了起來，不尷不尬的臉色）咱們剛才的話還沒結果……我希望……

三小姐：（好像才發覺小陳在這里大聲地）怎麼，你還沒走麼？滾！我不許你在我屋子裏！

小陳：（哀求地）呢呢呢……

三小姐：不理你！（轉向朱長福）您給春桃多少錢？

朱長福：春桃的父親病得可不善，就是那個老毛病。我送了他到醫院裏，每天得花什麼五六塊錢。

姑太太：一個月不是一百多麼，瞧瞧這個目的。

三小姐：另外呢？

朱長福：另外麼，一個月在我這兒拿個什麼三十五十的。

三小姐：（吃一驚似地。）不是二百麼！

姑太太：二百！

（小陳站着不知怎樣才好，誰說話就聽着誰，他想等他們說完。）

朱長福：（點頭。）唔，二百左右。

三小姐：（輕輕地一扭。）我不信！

朱長福：您問春桃罷。

三小姐：（尖叫。）春桃，春桃！……朱先生您倒挺負責。（春桃上，傻了似地聽着大家。）春桃，朱先生一個月給你多少

錢兒？（大家看着春桃，春桃聽了三小姐一會，低着腦袋，抓着兩手，不言語，沉默片刻。）說啊！（微笑。）幹麼不說？

姑太太：說呀！瞧瞧這幽默勁兒！說啊！一個月給了多少？

春桃：二百。

三小姐：（不勝感慨。）哇，春桃也值二百哩。（很快地聽了一眼鏡子，轉過臉來對朱長福，有點興奮地。）你一愛上了誰，

您就這麼負責麼？

朱長福：（點頭。）一點兒也不錯。可是我有資格愛別人麼？老是別人愛上我，我才愛她。不然的話，您瞧瞧我這臉子，我可

不好意思愛別人。

姑太太：（瞧三小姐一眼。）客氣！

朱長福：真的，我不寬恕別人愛上我了，沒不答允的。

三小姐：真的麼？

朱長福：忘八蛋寬恕。

三小姐：（沖口而出）我愛您！

朱長福：什麼！站了起來！

三小姐：我愛您。

朱長福：真的？

三小姐：真的。

朱長福：（拍胸脯）好算我的！

小陳：（衝出來）怎麼！怎麼！怎麼！

朱長福：（冷冷地瞟小陳一眼，對三小姐）他是誰？

小陳：（同時說）老子姓陳，叫你認識認識！

三小姐：（同時說）姓陳的不相干。（對小陳）走！

姑太太：再不走就喊巡警！我就是這麼個目的。

小陳：（向朱長福洶洶地）三小姐是我愛上的，你你你！

朱長福：（把衣袖往上撈了一下，挺着肚子，向三小姐）你到底愛誰？

三小姐：誰愛這個姓陳的！（跑到朱長福身邊）我叫這姓陳的走他，不走，你給我攆他走罷。

朱長福：（向小陳跟前跨了一步）一個人總得有道理：三小姐愛我不愛您，您默在這兒也沒用啊，是不是。大家客氣點。



兒他走罷。

小陳：（不服氣，兩手抓着拳，炸着嗓子嚷。）胡說八道，我走！你是什麼東西，你你！你姓什麼，叫別人走！

朱長福：（又撈一撈袖子，和小陳面對面站着。）我姓朱！

三小姐：走走！春桃，帶他走！

姑太太：你瞧瞧這姓陳的，這這這！可景氣不景氣！

（春桃上前拖住小陳的膀子，小陳膀子一抽，春桃幾乎跌了一交。）

春桃：三小姐，我帶不動。

姑太太：喊巡警！喊巡警！

三小姐：走走！

小陳：你這混蛋！你這，這這！你配愛三小姐麼！你是什麼東西！你俗不可耐！

朱長福：嚇，俗不可耐！我比你高明多了！

小陳：你念過書麼！巴斗大的字，你還……

朱長福：書！我有三十個書架子！書！大學教授也得請教我！你算什麼！

小陳：我是個足球員！

朱長福：足球員！我從前是環球足球隊隊長！

小陳：洋文兒，你總不認識！

朱長福：洋文兒！我是哥倫比亞的哲學博士，什麼地角兒我也到過，我還在巴黎逛過二十個法郎的密子哩。你逛過麼！你

逛過麼！

小陳：（有點喪氣地。）我祇逛過前門外的窩子！

朱長福：（拉小陳的手。）嗨，咱們談談罷。你也愛逛窩子麼？（坐下。）

姑太太：你瞧瞧這可景氣不景氣！他倆談開了！

三小姐：走走！春桃你捲呀！（對朱長福。）叫他走哇！

朱長福：什麼？（茫然四顧了一下。）好走！

小陳：你叫我走！

朱長福：（站起。）三小姐說的！（推小陳。春桃拖小陳。）走！（小陳掙扎，朱長福就抓住他的膀子。）

小陳：混蛋！忘八蛋！

（兩個人打了起來，）

三小姐：（同時說）打打（稍停）春桃攆着他腿子！

姑太太：（同時說）喊巡警！喊巡警！打人，毆打人！

（小陳到底不是朱長福和春桃的敵手，被拖了出去。剛到門口，小陳又要打回頭。）

小陳：（向台中央伸着手。）我還有帽子哩！帽子！

（朱長福和春桃放了他。大家瞧着他到桌子邊拿着帽子，又瞧着他走出去。他一面走一面嘴裏不知囉唆一

些什麼——我們可聽不見。小陳下。）

三小姐：春桃你去關大門！

（小陳忽又上場。）

小陳：（指指三小姐。）你你你！我虧待了你麼，你你！我還請你看過電影，我還……

三小姐：我也請你看過電影的！什麼希罕！
姑太太：你還在我們這兒吃過陳皮梅哩！

（小陳急急忙忙下，馬上又打回頭。）

小陳：（指指三小姐。）你真不知好壞，你你你！我請你吃過飯的，你這回就這麼……

三小姐：上星期六你不是在我們這兒吃飯的麼！

（小陳下。又上。）

小陳：（同前。）誰希罕你這種女人！又醜，又惡，又驕，又……

（話還沒說完，就奪門而出。春桃也跟着下。）

姑太太：（昂着腦袋，兩個嘴角往下彎。）哼，簡直的是！我就不知道小陳到底是怎麼個目的！哼，請吃過飯，請看過電影兒，

就那麼希罕！（後台關大門響。）

三小姐：（對朱長福身子扭了一下。）咱們怎麼辦？

朱長福：什麼怎麼辦？不是說你愛我麼？我給錢就是了，咱們就趕快愛罷。（春桃上，優似地跳着他們，像在一面聽着一面

想。）

姑太太：噯，這個目的兒不可壞。

三小姐：咱們訂婚罷。

姑太太：是啊，得快點兒結婚。別再幽默了。

朱長福：（驚異。）結婚？咱們結婚麼？

三小姐：（嚇了一跳似的。）怎麼？

朱長福：我可不能結婚。小姐您想想……

三小姐：（囁嚅地。）什麼小姐小姐！

朱長福：（楞了會兒。）唔，不是小姐。我說啊，我不能結婚……

姑太太：（張大了眼。）這是怎麼個目的，怎麼個政策？

朱長福：我要是結了婚，（指指春桃。）她們怎麼辦呢？我愛人兒挺多，都是零買的，她們也不整賣。譬如說罷，我門口那家

小店，送些個洋蠟，送些個尿盆兒什麼的，我買着不礙事。要是掌櫃把他那個店整個兒的搬來，（搖搖頭。）那可不成，

這道理不是一樣的麼。我對你們是做好事。我是一種慈善事業，你對我啊零賣可以。一個月我祇你些個錢，咱們

可以訂個合同，老少無欺。我不欠賬，我也不打折扣。您自個兒想想罷。這買賣可能不能做，你要不要愛我。結婚——

可不成。咱們結婚，（用下巴指指春桃。）春桃怎麼辦哪？

三小姐：（變色。）春桃這賣淫婦！私娼！（抽咽起來，撲到姑太太身上。）姑媽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

姑太太：零賣就零賣罷，我就是這麼個目的，我……

三小姐：都是這春桃這私娼！

春桃：幹麼罵我！

姑太太：（同時說）三姑娘！三姑娘……

（朱長福手筒在袖子裏，安閒地坐下，滿不在乎地瞧着，等着一個正式的回答，那態度像在等着辦一件例行

公似的。於是幕下。）

第

二

輯

通

訊



創作經驗談

——答文藝知識編者——

編輯先生：

大函奉悉，垂詢五題，我且就我個人所感到的，試著作答案如下：

一 根據你的經驗，寫小說通常是怎樣開頭怎樣結尾的？

還要看怎樣的講法「開頭」。

有些人看慣了「某，表字某某，祖貫某處人士」，剛一讀到現代作品，就覺得不對勁。固然，現代作品也有這樣的開頭的，（不過不一定用這種照例的文句就是了），可是不是全都是用這樣的頭子。開頭的方法多得很。這就是說，現代小說每篇的開頭，並不一定要拘於這麼一個格式裏面。於是這些讀者說：「這是沒頭沒腦的！」

他這感覺的是怎樣的呢？

據我看，他是拿小說的某一種格式認作標準的。在他看來，祇有合乎這一種標準的，才算是「有頭有腦」。此外，就是丈二和尚。

一般人說的新小說「無頭無腦」，大都是這麼從一定的格式去看的。

可是我們要是問：爲什麼一篇小說要有頭腦呢？——這麼想一想，我們才能够解掉某種格式的束縛，看一個究竟。要交代一個頭腦，當然是爲了必要。假如我要描寫抗戰中一個教員的故事，却一定要「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

帝定乾坤」寫起那就成了扯談我要交代的只是——比如說這個人物的姓名出身是一個教員等等祇要這些交代清楚了，就可進行我的故事了。這就是頭子，但這祇是我這一篇小說的頭子。我在寫另一篇小說時，寫另一個人物的另一個故事時，則介紹主人公的這麼一點頭子，也許不夠用。還也許必須把這主人公的性格交代幾句，還要把他的家人交代清楚，這個故事才開展得下去。那麼這所謂頭子，就得比寫教員的那篇要多得多。

所以有的小說，頭子要開一大篇，而有的確只要一兩句話就夠了。這是各個作者在寫其篇之間，認為必要不必要而定的。

一篇小說，有些東西必須先使讀者弄明白，才能使這個故事開展——假如我們把那個東西叫做頭子。那麼，每篇小說總是多多少少有一個頭子的。

至於這頭子怎樣個交代出來法，那就儘可以憑各人的高興了。我們的舊戲曲，舊小說，多半是用着一個呆法子，把這個頭子安放在開宗明義第一章。現在我們寫起來，那可不一定。也許一開頭就是一個場面，然後再補述那個頭子。也許這頭子不是一個整篇的敘述，只是把他折散了，趁有機會的時候插一點進去的。也許根本就沒有這些敘述，而在故事的進行中設法表現出來。你去看看話劇就知道了。幕一開，也許就有一男一女坐在那裏擦天兒，像未開幕之前他倆已談了好一會似的。這是無頭無腦。要是舊戲，那麼那個男角一開台就交代：「小生某某，有個愛人住在某處，今日天氣晴和，不免去看她一番也。」有頭有腦。但是看話劇祇要肯看下去，一會兒就可以看出頭腦來了。就明白這一對男女是什麼路數，是什麼關係。

因此，我以為——要是拿舊小說那種開篇法做標準，不是那種格式就不得名之為「有頭有腦」，則現代作品確有許多是「無頭無腦」。要是就那頭腦的性質、作用等而說，那麼新小說並不是「無頭無腦」。不過交代的方法有各種多樣的就是了。這當然是一種進步。

再說「尾」——

許多聽故事的人聽完了一個故事往往喜歡問「後來呢？」這是要求他們想要知道的「尾」，他們要追求一個結果，要知道那個主人公的命運如何。

但當真要追到底的話，那是沒有一個完的。戀愛、喜劇都寫到有情人成了眷屬為止。可是我常常想：後來呢？——他倆是不是過得很幸福？太太會不會像契訶夫所寫的一樣，平庸、厭倦、煩惱，彼此都覺得對方可惜？我們有許多民間讀物，結果是主人公中狀元，招了親，但那以後又怎樣呢？就再沒有故事了麼？賈寶玉戀愛失敗了出了家，出家之後又過些什麼日子？

有些作品是寫一個人物的一生，一直寫到主人公的死掉為止。這大概再沒有問下去的了。然而還有第二代，還有些關係密切的人物，因為這主人公的死而有了什麼命運，諸如此類。要是他的事業不死，精神不死，那麼文章還長得很。也許這並不是一個結尾，倒是一個開端哩。

人生的途徑是無窮無盡，沒有個止境的。而我們則在上面不斷地走着。人生的故事總沒有一個道地的「尾」：這要是在報紙上連載記來，那麼永遠是要「待續」直到太陽失了先與熱，世間一切生物消滅了的那天為止。

然則一切文藝作品，其所表現的人生，也都不過表現了人生的片斷而已。這人生的歷程雖然沒有個底止，但其中自可分出許多段落來。或長或短，自成起訖。而作者則選出一些來，一個段落包涵一個主題。

我這樣來寫一篇小說，當然會在某個地方結果全篇的，也就是收尾。要是我怕有些讀者再問「後來呢？」於是我又往下寫，把另一主題的東西鑲上去，當結而不結，則反而變成了無尾的東西。而讀者也無從領會我在這篇東西裏表現的意義是什麼了。

並且還有一個難題：這麼儘寫下去，寫到那一步為止呢？寫到了那裏——才可以堵住讀者的嘴不再往下問呢？

有些人很喜歡標出一個特點來的，例如說：

「你應當寫到他中狀元成親，才算是完全的故事。」

請你不要對這種要求發笑，我們的有些批評家，在指導我們創作之際，也曾掏出過一條尾巴插在那裏，教一切小說劇本都跑到牠那裏作結，才算交了差，那條尾巴，雖然都是用些別的詞兒代入「中狀元」「成親」等字樣，但都是屬於同一血族的，族名曰「大團圓」主義。

不過，認真的作者總不肯上這個當。千篇都用這麼一條尾巴，省力固然省力，又會博到「正確」「積極性」等好評，但作品本身喪了元氣，成了僵硬的東西了。

所以：要是談到一篇小說的「尾」，就非寫到某一點不可的話，那麼有許多作品是不夠格的。要是不應一個標準，則每篇多多少少也總有個尾：「但這是怎樣的一個，如何收法，那就因各作者，因各篇的內容而不同。

有時候，一篇小說的尾顯得不像個尾，而那所謂「顯得不像」者，仍舊是心目中有個標準裝尾法在那裏作祟，如果我們不帶這一副眼鏡去看作品，我們就可以發見——有些結尾並不正面寫出，而只有氣氛環境配角們那裏表現出來，有些則不必明寫，用一些暗示，讀者就知道了。有些却把「尾」的主要部份移到了開頭，然後再追敘往事，諸如此類，不過是略舉一二而已。總之是各有各的方法，有的作者在寫了那人生片斷之後，喜歡明白地表現出那個結論來，而有的作者却喜歡更含蓄一點，讓讀者去悟出那個結論。

但我還想起一件事，要在這裏補幾句。

上面所談到的，是從縱的方面來寫我們的主人公，寫他的發展，寫他人生的途徑上怎樣走動，這好像奏音樂一樣，從頭奏到尾，要經過若干時間。另外有些作品——彷彿是造型藝術了：一個大理石的人體是靜靜地站在那裏的，是屬於空洞的藝術品，你得從前後左右各方面去觀賞他，這種文藝作品也是描寫主人公的各方面的。一把他的幾個特徵，

幾個性格寫透了，就完了事。他所表現的，並不是人生的一段歷程，而是比較靜止的一個人生相。如果你容許我把前面所談那種表現叫做縱的表現，則我稱這種表現為橫的發展。

手頭正有「吶喊」，我想拿「阿Q正傳」舉個例。那第一章起到第三章止，可以說橫的發展：這是描寫阿Q幾個性格的，雖然這裏也有一個場面接下一個場面的，有時間的延續，但阿Q的命運，卻沒有什麼演變，寫他的諺言「癩」說「兒子打老子」等等，何者先寫，何者後寫，那是文章上章法的事，至於被描寫的這人相本身，則何者發生於先，何者發生於後，都沒有什麼問題，彼此並無前一步後一步的那種直接因果關係。再比一比第四章到結尾一段，就知道了：那一件事必然引出另一件事，阿Q的命運不斷地在演變，那是縱的發展。

要是一篇作品，全部是用那種橫的發展來表現的，那麼這種作品裏有沒有頭尾呢？

我看只要我們的頭尾觀念不局限在時間關係裏面，也能够到空間關係裏面去，那末這種作品也多少有她的頭尾。

頭子不必說，一一的要交代，而作者把他的主人公作橫斷面的表現，則表現出了那靈魂深處之後，我們就知道那個人物的根性了，好像科學家說明出某一種東西的內部規律一樣。

前面說有些讀者要問「後來呢？」對於這種作品呢，讀者的問話可以推類，問的是——「還有呢？」

那麼作者可以答道：要把一個人物的各方面毫無遺漏地寫出來，是不可能的。現在已經把他的靈魂頭子表現了出來，那麼就是一種所謂「結論」了。是的，就本篇而言，這不是一個極高明的「尾」麼？

但當然，至於這頭尾放在何處，用什麼方法寫出，那是不一定的。

可是，這樣一個人物——他的前途是怎樣的呢？他在人生的大海中起了些什麼作用呢？

關於這，有的是寫上了幾筆，交代這人物以後如何如何。有的簡直不寫，讓讀者自己去領悟，去作答案。

那應這樣作品——即便是一「後來呢」的這個「尾」也多多少少是有的或是明寫或是暗示或是內藏在這篇作品裏面。

上面所談的，是想要說——祇要我們不把頭尾的意義看得太機械了，我以為每篇小說自有其頭尾。寫來或顯或隱。但總該叫人家領悟得到。至於有些小說寫得不明不白，頭子纏不清，尾子也是一筆糊塗帳，不知道作者要表現的是什麼，那就是寫失敗了。那怕作者自己說是一種古典作品，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讀得懂他的，因此，他頗引為自傲云云，我還是說是失敗之作。

說到這裏，再看題目，還附了一句，是問我個人寫作時憑什麼來作頭尾的。但前面已經擦上了許多話，也就是我在寫作時想要那麼辦的，那就不多贅，讓這一題答案收了吧。

二 發現題材的時候，先有人物的呢還是先有故事？

總是先想到人物。而且往往是——還够不上說「想到」而僅只是「感到」。常常有熟人的影像在我腦子裏顯現，或是看見這個人的一副憂鬱相，或是看見那個人的一付可笑相，種種相。這就不免無緣無故的一個人人在發悶或是發笑。

這時候的心情，很像念及一個什麼親友，忍不住要替他煩悶或是替他高興，於是愈來愈惦念他，漸漸想到了他的性格，生活，命運等等，同時由他而聯想到一些與他同性格的人，有時則是由他那一類性格的若干人想起的。

到後來可就要打主意看了：看這麼一種人物能不能做一個主人公（這些人物是不配做一篇小說的主人公的。）

一個人物使我最有興味的，還是他的性格，我要是告訴你，我現在有了一個題材，則其實這題材還是不完全得很，

這只是說，我心目中有了個把某種性格的人物而已。如果要照一些書上所規定「題材之定義」說來，我可就濫用了這個詞兒了。

但姑且就這麼稱呼着吧，我在思索這「題材」的時候，不瞞你說，我還是不能很冷靜去思索，總是情不自禁的要伴同着——或是更深的憂鬱，或是更深的喜悅，也忍不住要對我的主人公懷着歡喜，或是憎恨等等。而思索的方法也不是怎麼科學的，我從來沒有把這主人公的性格一條一條開列出來過。祇是想着他那付樣子而已，例如他是個豪爽脚色，就祇想到他的言語舉動上，他的待人等等中——可表現出來的那些豪爽勁兒。

這裏還要插敘一句：這種思索並非一氣可成，而是間斷的。有時候我想着想着，覺得還不夠，要老是釘着往下想呢，又實在想不出，這就祇好算了。撇開再說。如果這時候要強迫自己想下去，那就越想越覺扭。如果這時候就動筆的話，那一定寫不出，要硬寫——準是一團糟。於是聽天由命，現在不想牠了。這是運氣好，下次什麼時候又會觸到我腦筋裏來的，那麼就又多思索一點。這麼斷斷續續幾次，多觸到一些，漸漸的積下來，直到我自己以為成熟了的一天，就打算動手寫寫看。

不瞞你說，我的所謂成熟了的東西，仍是極簡單的。無非是捉摸到了那個人物的一些勁兒，一想到他，彷彿就看見他舉動表情，聽見他在說話，而想得最多的，則是我以為最足以表現他的根性的那些表現。一覺得自己看見了他這些神情，像電影一樣反復在我腦子裏放映着，都趕牠不走，使我有種衝動似的非寫牠不可了——這我就認為這題材算是成熟了。

然而到了這時候，我往往還沒有想到「故事」。

關於故事的問題，使我傷過腦筋。從前有一個朋友說過，我寫的小說太沒有故事性了。這是真的。要我來杜造一個富有故事性的故事，那我敢誇口說，倒也還辦得到。就是要想出一個情節離奇，佈局巧妙的故事，我覺得我也能夠對付。

這些要是爲了說故事而說故事，是很有趣的，但不一定能夠用來適當地表現我所要寫的人格。於是，我就索性不管牠了，沒有故事性就沒有故事性。

我認爲故事是爲表現人物而有的。要是一個主人公——他那驚人的冒險事業，雖然極盡曲折離奇之致，但這些事却不足以表現他的靈魂深處，而他跟他太太談了五分鐘家常話，倒充分表現出了他的靈魂深處，那甯願採用後者來寫他。

要是說非帶傳奇味兒的就不能叫做故事，則有許多小說沒有故事的。如果認爲這不能稱爲小說，那就替牠另外取一個名稱就是了，我可只有一個打算，試想要描寫出人性。

要是肯把那些藉以表現出人性來的事情——那怕就只是一個小場面，一段獨白，一件極平常的小事——都可以叫做故事的話，那麼什麼小說都有故事，這樣的故事我到想到了一些的。只要一想到那個人物，同時就有了故事。倒過來也是一樣，我有時候聽到或想到什麼故事，這故事是表現某些人物的，那同時當然有了人物。

如果你容許我把故事作如是說法，則談來談去，在我到底先有人物抑先有故事，我就答不出，似乎無先後，一有了這個，即自然也就有那個。我看這兩個是拆不開的渾然一體。

至於並不表現什麼人物性格的故事，我聽了也許極覺得有趣，但沒有要打算把牠寫出來過。

三 下筆寫長篇小說之前是否擬有大綱？短篇呢？如果有，在寫作過程中還有什麼改動沒有？

從來沒有擬過大綱。想清了幾個主要人物和一些重要配角，大致用那些事情來表現出他們那幾點，只是把我所

認為最主要的一些東西弄得有個樣子了，在我就算做好了準備功夫。詳細的情節是簡直沒有想到過。

寫長篇的時候，每逢有一個人物上了場之後，怕以後自己會忘記，就隨便在一張什麼紙上把這個人物的姓名關係等等，記上幾個字。這當然不是什麼大綱。寫短篇呢，連這一步也免掉了。

我自己知道，這是懶人辦法，但對於我，懶倒有懶的好處，我總是會碰到這樣的情形：就是所寫出來的與原來的計劃有出入，有改變。比如我原先的計劃，想這一對男女主人公後來團圓，兩個人結婚。可是寫到後來，照這情形發展下去，他們的結婚簡直不可能。那麼只好對不起，就不讓他們結婚。如果預先擬定大綱，一切照計而行，則他們倆的結婚本不可能，却硬要叫他們結婚，那就寫不出合情理的東西來了。如果擬的大綱又用不着他，則我樂得偷個懶，不必多此一舉。據我看，思索題材的時候，總沒有在寫的時候想那麼具體，那麼週到。先想時，原以為這主人公可以發展到某一境地，但具體地去表現他時，則也許又是一回事，這是以真實的人生為根據的。所謂寫得合理不合理，即以此為斷。只有極具體極週到地去處理，才能明白這真實的人生到底是怎樣的。要是在思索題材之際，真能想得那麼具體那麼週到，則擬訂出來的大綱，當然刮刮叫。但這時明明是完全處理好這篇小說了，要是我，那麼我早就還自動筆了。

我總覺得大綱之擬訂，會拘束我的筆，弄得沒有伸縮餘地，失去了彈性。

前面已經談到過，我的所謂題材是想得極不完全的。不瞞你說，那些細微末節，甚至於有些很不重要的配角等等——大都是於寫時在筆底下跳出來的，好像不是我去尋找他們，而是他自己跑來找我的。一寫，則那些人物的活動環境，氣氛之類，在我腦子裏自必更分明，更顯活些。寫到這個，就會聯想到那個，寫到這一步就想到下一步，這時候應當穿插一個配角，馬上就拖一個配角來。要是我寫到這裏要休息一下，就把已跳到我腦子裏來而尚未寫出的記夢筆在稿紙頭上，以免忘記。第二天一並把這寫上去。有時候湧現出來太多，也記下幾筆以備忘記。當然，這也不是大綱。

這些這些，預先都沒有計劃到過，至於一篇小說的分章分節，事前我連想也不想到都是寫下去再說，而且往往是

——而且差不多每一次都是事先連個題目都沒有想到過。想要寫個什麼寫出來了，這才跟自己打商量：該標個什麼題目呢？不怕你笑話我，我被這件事常常弄得極傷腦筋。一篇小說寫好了，修改過了，但還攔着好幾天沒有寄出去，就只是因為標不出一個題目。

至於一篇小說的字數，當然更無從作預算書了。我只是知道這個是長篇題材，那個是短篇題材。（而這也是憑「直覺」沒有去查閱長篇與短篇的「各該」定義）要是你叫我寫一篇十萬字的小說，我就要感到困難，我要寫起來看，寫到我認為寫够了為止，也許只有五六萬字，也許竟寫到二十萬字，限定字數，我也感到無伸縮餘地，要勉強其不過額，就會寫不透，要勉強湊足字數，則徒會有許多浪費的筆墨。

如果你編的刊物在兩星期以內要齊稿，叫我在這期間趕一篇小說，那我一定要請你原諒我的方便之處。也許我能够在兩星期寫出來，但也許辦不到，全不能預定。

我要是能够把大綱擬訂得極其週到，則這一切都有個預先的打算，對於出版家也就方便得多了，要十萬字，要幾期趕出貨來上市場，以「爭取時間」就「爭取時間」寫出來改也不用改即可成交，假如我是個書店老闆，我也很歡喜這樣的製造廠。

四 人名地名是怎樣取定的？還有，怎樣配置臉譜，服飾以及場合，景物？

人名，我總是在要動筆的時候，這個人物要上場了，才去想的。所考慮的是一個人物的名字，稱呼，都得合他的身份，要是綽號，則還得能够包上那個人的某種特點。

許多名字固是和他所從事的職業有關係，但也不一定。現在的士兵就不一定叫做「得勝」、「得標」等等了。這是因人而不同的。女子的名字一般似乎一看就知道是女的，但也要看是什麼家庭，有些家庭不肯把女孩子名字帶上

什麼「芬芳」「翠黛」之類的字樣。

如果寫一個家族裏的許多人，那得顧到他的排行是些什麼字。有些姓氏——例如孔姓，則祇要是姓孔的都是——一個支派排行下來的，取名字時就不得不注意到，還有一個家族的堂名和他姓氏的關係。常常有用他那一姓的典故來取名的，如王三槐堂，舒牡丹堂，謝映雪堂等等，這些要是亂用一氣，就會鬧出笑話來，再就是一個人的名字與字的關係，比如有個人名「健」字「自強」名「瑾」字「季瑜」，（不用說這是一位闊少爺）名「皋」字「鶴甫」，（也許他自署為「鶴父」）諸如此類。

但除此以外，還有些極不相干的事使我躊躇許久，這是我的一個毛病。比如說吧，給人物取的姓名，不願使牠的筆劃太多，這仍是由於我的懶，有一次，我使我的——一個人物姓龔，寫起來真麻煩，要是讓他姓丁，寫起來可以省掉許多時間了。於是另外一篇的主人公就姓丁，或姓卜，但老是那樣子卜卜卜下去，也得單調似的，彷彿我連「百家姓」捨不得買一本的樣子。還有，我想把他們的姓名用些僻字，有些比較特別的姓氏，祇有某地方才有的，我也不大想用他。

再呢——說來簡直是個笑話了——我實就心到這個名字讀來拗口不拗口。因此，白費了許多功夫去對付這些玩意。三個字都是同屬一聲，那怎麼也要取掉牠。有一個人物說他叫做「丁長齡」，一個陰平，兩個陽平，越想越不中意，後來改做「丁壽松」才舒服了些。重要人物的名字，常常要出現的，還硬要牠讀得響亮，而三個字假如是雙聲，或是疊音，也想法換掉。

這裏我順便把我的這個毛病公開出來，以後我自己看了也好提醒我自己一下。免得再弄得拘拘束束的，為這麼一丁點兒麻煩事自尋麻煩。

至於地名——大都是虛構的，那怕省縣也許是用了真地名，但街名總得隨便取一個，如果寫這主人公住在某市某街某號，全用的真地名，那麼真住在那一家的人說不定要寫信來更正。查本宅並無此種情事發生，各處語，那麼一個

小說家憑空添出許多新業務來了。

雖然地名是虛構，可是地點都要大致確定一下，除非是寫「立立波特」「金鵝島」那樣的國家，不大大要考慮這一層，否則總得想一想那地方背景：是在浙東，抑是江北，抑是在長江中游的省份，抑是在平津，抑是在西南等等。

各地方有各地方的特徵，各有其風俗，氣候，以至氣氛，要是以廣東為背景，而把東北的八月飛雪移到這裏來，就不合理。而杭州的一般人是不會把高粱麵當做正餐的。諸如此類，總得好好生想一下。

我決不相信什麼福建人有福建人的氣質，山東人有山東人的氣質等等，但某地人的一些生活習慣，却要想想得到的，我有一個朋友，每餐非有辣椒不可，而如果是以麵食，則不論吃了好多，吃得撐住了他總覺得他還沒有用過飯，必須吃這麼一口米飯，才放得下心來，我這麼一說，那你可以想想他大約是那一帶地方的人，這些各地的習慣，是要養成了那個人物的一些偏見，那麼這地點的確定就更重要了，阿Q看見城裏人把葱碎了燒魚頭，就認為可笑，這就是村莊與城裏的懸殊處，同屬一縣，尚且如此，而況他乎，有些人物多跑了一些地方，這些為某地方所養成的習慣，容許已沒有了，但也有些以四海為家的人，在他鄉住定了多年多年，仍非吃家鄉菜不可，這也是因人而異的。

還有一點，似乎也可以放在這一條上附帶扯到一下。我一想到我的人物，總要決定他是那裏人，什麼口音，他是不是會說「家鄉話」以至國語，而他對他的同鄉是不是用方言，有些人是家鄉話說不完全了，但有些人人在外面跑了一輩子也還是一口土話，再呢，也有不屑學外江話的，也有自己以為「京白」說得頂刮刮，而其實全是鄉老腔的，又有的則要擺擺腔，對家鄉人也調腔掛板地說「官話」弄得誰也聽不懂，等等。

我並不打算把那些很土的土話寫進小說去，要不然——比如寫一個杭州人的對話，那麼除開懂杭州土話的讀者就看不懂，而且有許多話是有音而寫不出字，勉強寫出來，那恐怕連杭州人都看不懂，如果要加上許多註，或是要特別編一冊字典，才能夠讀這一篇小說，也太麻煩了。

然而無論誰說起話來，我認爲都會有方言傾向的，就是作者的行文（即作者所用的語言）也如此。除非是洋八股——而那也是外國話傾向，所以真正的普通話倒底存在不存在，我頗爲疑懷，就說國語話，那是很明白的北平話傾向，我們各人也許有那麼一套所謂「普通話」，但其實是帶方言性的「普通」，這可以從各人的咬字的腔調聽出來：不過這在文字裏是表現不出的，要灌片子才行，還有是各人用的字眼之有方言性，那是在一寫到的時候就自然而然會想到，比方有一個客人敲門，屋子裏有人問——

「誰？」

還有一個人問——

「啥人？」

另一個人問——

「哪一個？」

這三種問法，大概讀者都能夠看懂，在這些地方，我們每個人一開口，一寫到，就會用自己說慣了的說法，這就自然帶上了方言傾向。

順便要提一句。我以爲一篇小說所用的言語，人物的對話等等，如果硬寫出完全的「普通話」來，那就一定不會生動，並且也不可能。我看，每一種方言總有牠最生動，最神氣的東西，有許多地方故事和笑話，一譯成他種方言，就會減少了牠的趣味。要是能夠把各地方言的精彩部份採出來，語彙就可以豐富些。但當然寫時得有所取捨，要叫讀者看得懂才行。像「九尾龜」那樣，決不是個辦法。即使有讀者看得懂，但那一整篇地賣弄那套蘇白，真令人生厭。我也懂得蘇州話，可是這樣的小說，我却沒有這耐性看下去。

再說檢語。

有些臉譜是跟那人物之爲人命運等等，有拆不開的關係的。則一寫這個人物，就同時想像到了他那副模樣。我要寫的人物是一個憂鬱易怒的脚色，就想到他大致是個瘦瘦的，臉色有點蒼白，有一雙細長的手，手指現出了分明的青筋。如果他凡事不肯隨便，又弄得很孤獨，則我還會想像到他有潔癖，這些，他性格上祇要多一個特徵，他臉譜上就可能有多一點特徵。這兩點不能亂配。假如把這個主人公寫成一個胖子，臉上紅潤潤的發着油光，可就寫得牛頭不對馬嘴了。或是營養不良的，或是保養得很好的，這也是憑他的臉。

我看見有一本關於演劇化妝術的書上，說到某種性格的人，眼如何，嘴如何，皺紋該如何畫。我不知道這其中是不是有必然性在。但看到畫出某些名演員演漢姆列特，麥克白斯，諸角而裝出的臉，覺得這些臉也與那脚色的性格頗爲一致的。我想，這當然是會有的。那麼也值得我們去想想了，而且這也是一件很有興味的事。

但臉譜並無一定的譜，寫日本軍閥必令其戴眼鏡，支出一排長板牙，寫財閥必令有個大肚子，則大可不必，上面所談，不過說有些外表與其爲人是有些關係的，不得不領略到這一層而已。有時還想想那個人物，怎樣處置他的臉部。有一個人兩三個月不理髮也不修臉，另外一位臉上却光光漫漫，頭髮也理得極其整齊。有的近視眼不肯帶眼鏡，而有的並非近視眼，到弄付近視眼鏡裝飾。這些，也多多少少可表現其爲人之某一面。不單是臉部，整個裝飾也往往表現出那人物大概是那一流，甚或寫出了他某一點個性。假如有一個人穿了一套灰布中山裝，布鞋，而旁邊有一個人則緊身綢袍，外加黑緞背心，頭頂瓜皮帽，足踏雙樑鞋！你一看就知道這完全是兩路人物。

還有這方面一些小習慣。這個人物每逢坐下之先，要看看椅上髒不髒，要把衣裳拉一拉。那個人物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無論在那裏，會一屁股坐下去。我讀到這篇小說，寫一個人看見他太太生了急病，連夜趕馮車去找，到醫生家裏，而他在這忙亂焦躁之際，却沒有忘記把他弄亂了的頭髮抹一抹整齊。這些小舉動不單寫得很生動，而且也是把這個人物寫出了一筆。我聽見有人講過笑話，說扇扇子有三種方式：文人扇臉部，武人扇肚皮，粗人則扇屁股。這樣的觀察，我覺

得還可以學學的，但當然不止這幾種，如同爲女人，我就把晴雯、李香君、濯得米亞太太她們各人扇扇子派頭，都想像她們是一色一樣的，那就不對了。即以扇扇子而言，如果詳細一點討論起來，則材料之多，要寫一部博士論文是綽綽有餘的。

話說回來，雖然我這麼對你撩了一陣，但我却未必把每個人物都寫上他的臉嘴裝束等等。有時簡直不寫：我自以爲可以毋庸寫牠，即不寫牠。假如寫呢，則我得顧到上述那些問題。

此外，一個人物的臉上有些特徵，跟他的爲人並沒有什麼大關係。這位主人公給他一個高鼻子，歸是給他一個塌鼻子？——這我可就不大考慮了。雖然這在相法上說來，可以推斷他這部鼻運如何，但在這些相術的靈不靈還沒證實以前，我對於這些地方則儘不妨處理得隨便一點。如果我也寫了牠一筆的話，那又是在筆底下跳出來的。但是，我想信你不會附會我的話，以爲我說凡是鼻子皆與其人無關。假如那個主人公不大走運時，就會怪他自己的鼻子不爭氣，而總是恨不得要修改自己的鼻子才好，這情形就又可當別論，因爲這裏他與鼻子長相如何，跟他爲人的表現發生關係了。

至於場合，那是爲了我的登場人物而設的：這裏發生的那些故事，無非是想拿來表現出一個人物。對一個人物，我常常去想像想像——要是在另一個場合裏面，他會怎麼樣，他在這個場合裏會有這樣的反應，會有這樣的發展，而他到了另一場合即會有別的反應與別的發展。而在同一場合，這個人物的反應、發展等等，又與那個人物的不同。

據我想，所謂場合，是包含了某一時間與某一空間而言的，場合有多種多樣，複雜而多變化。而人物也多種多樣，複雜而多變化。要是問怎樣的人物安插在怎樣的場合裏，是憑什麼來決定的，則我的打算是憑那個人物的爲人來決定，是不是爲了寫出主人公的爲人，則任何場合都是虛設。

這於我不禁要想到關於寫景的事，景也是一種環境，這也是構成場合的要素之一，有許多朋友都說過我，我太少

寫景了。的確這是我的偷懶。要是遇到一些景是與人物有密切關係，那就逃不掉，只好硬着頭皮來寫幾筆。例如室內寫這屋子裏的行頭或陳設等等，是可以一部份地顯出主人公的身份、脾氣、興味之類的，或者是這自然景——與人物的生活和命運，或是與他們的心情發生關係了，那可不得不涉及一下。除開這些情形而外，就一筆不寫，一個朋友說：

「比如寫一個人物坐在這裏，而地下有一隻螞蟻走過，你是不是去寫牠？」

而我則認爲，假如這主人公在自怨自艾無氣可出，恨恨地踏死了這個螞蟻，或是其他有相關之處我才寫他，否則不寫。

那個朋友笑了起來：

「你太吝嗇你的筆墨了。」

不錯，我承認這也是我的一個毛病。不要那麼吝嗇，不要那麼偷懶，有時也穿插幾筆，讀起來大概比較好些。

可是無論任何，那種爲寫景而寫景的寫法，我總不喜歡看。一篇小說裏寫得景自景，人自人，這麼堆起來，實在沒有什麼意思。容我說一句迂話，則我以為一篇小說裏這地方的寫景，要是在別個地方或別一篇裏，也可以完全抄去嵌起來應用的話，都可不足爲訓。景也可該是一篇小說的有機構成的一個部份。

還有一點我也要順便談一談。我們學寫小說的人，有一種很容易患的毛病。這就是對於我們陌生的場所，一經探訪，找到一些材料之後，常常喜歡把所有的材料都寫進去，不問必要不必要，假如有一個作者，從來沒有進過學校生活，就不免把那一類的東西也都詳細寫上，例如註冊的手續，上課規程，等等。他也許要少見多怪地寫到學校裏有一種鈴而不要鈴子搖，先生是不去上課的，上課時必帶講義和粉筆，因爲叫做教室的屋子裏掛有一塊漆得烏黑的板子，名曰黑板。諸如此類。這在我們看來，那簡直會覺得可笑了。我們就會要想，這位作者大概是因爲新奇，或者是爲了想賣弄他對於這方面的知識。要我們寫來，這些人人都知道的东西實在是不必說的，只要把這個學校的特徵、個性（一個學校

也有一個學校的個性）爲寫這個人物，這事件而必要寫的東西，寫出來就夠了。

我知道我舉的例子太極端了一點，因爲你我都進過學校生活，不會這麼賣弄的去寫這些東西，但由此而推到別的場合上去，我們就該自省一下。初次坐過一回電車，就喜歡詳細寫到電車的形狀，買票的手續等等。而在都市裏長大的人，一跑到鄉下看一看，就忍不住多寫些自然風景，村屋的構造，以及各種農具的樣子和用途等等了。據說清高宗南巡時做的詩裏有「風吹草低見浮豬」之句，有人就說，如果不是皇帝，則必不會以豬爲新奇，以之入詩的。

反之我們最熟悉的場所，就以爲這是天下人都會知道的，一筆也不寫，有時可會顯得不够。連那些特徵，那些爲發展人物與故事所必要的東西，都不寫，這也不對。

我現在記下了這一點來，以提醒提醒我自己，同時也說不定可借你做一個參考。

五、寫作之際常常翻閱筆記簿嗎？

不大翻，倒是在平時，在並沒有想到一個題材的平時，偶然翻翻。如果有了一個題材，在寫了，則從來沒有翻開筆記簿來找找所要用的東西過，我的所謂筆記簿，簡直是備而不用，但有時，筆底下跳出來的東西，正是筆記簿裏有的東西，但那是偶然，要碰運氣。於是在筆記簿上，把那一條橫掉，表示這已是用了的，其實寫時並未經查閱。

人名。有時要在筆記簿上找一找，但談到人名，我還要告訴你我所感到的整件事。筆記簿上的人名，大部份是從報紙上找來的，發見有大批某界人士的名字時，就剪貼上去。然而這都是別人的真名字，在小說上用來，頗有未便之處。所以還得另外想人名。

我的筆記簿上極少地名，寫的時候，臨時想一個。

寫險譜也不翻筆記簿。如果這險譜是與人物之爲人有關係的，則筆記簿上所有的未必那麼適當。我祇要聽憑我

的人物，他自己要長個什麼臉就長個什麼臉，不強迫他去遷就筆記簿裏的東西。

對話也是如此。這個人物到了這個場合，他自己該要說出什麼話來就讓他說什麼話，不拿他的嘴巴去遷就我的筆記簿。筆記簿裏所記下的方言、俗諺、歇後語等等，寫小說時也沒有翻出來臨時檢用過，也是讓人物說到就說到，要是翻開簿子，由這些俗語而製造出些對話來，這辦法我總不贊成。這也像用字典一樣，我們寫文章時大概總沒有去翻過字典的。至於翻到字典上的一些字來，爲了要用這幾個字而硬造出句子來寫進去，那可不成話了。

筆記簿各有各人的記法。我的祇是些零碎東西。那一條一條就像字典上一個一個的單字一樣。要是我也記下了什麼整個東西，則我寫時大概也會要翻翻的。不過不一定逐字逐句照抄進去就是了。

雖然我執筆之際，懶得翻我的筆記簿，但這要在簿子上隨時記一點東西，即使不用入小說，却也給了我許多益處。這大概可以繳卷了，我祇就我個人的習慣擦上幾句，算做答案的，請你千萬不要以爲小說就非如此不可。我答得能不能及格，我不知道，那怕是六十分五十分以下，但壞的也能給人做個參考，因此，就老實寫記了下來，專此，即請編安。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 現代作家文叢第九集 •

張天翼文集

初版一——二〇〇〇冊
定價國幣

著 者 張 天 翼

版權代表者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主 輯 者 梅 林

發 行 者 陳 冠 英
春明書店代表人

發 行 所 地址：
上海四馬路中盤錦里口
春明書店有限公司
長沙南陽街中市

特 約 發 行

南京 狀元廟聚珍書局
廣州 光復中路二二八號東方書局

•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分售 •

73-3750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玖拾玖年肆月拾陸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4038330



• 現代作家文叢第一輯 •

魯迅文集 • 郭沫若文集

茅盾文集 • 穆連夫文集

葉聖陶文集 • 巴金文集

老舍文集 • 丁玲文集

張天翼文集 • 魯巖文集

胡風文集 • 梅林文集

• 共

3-3

籍